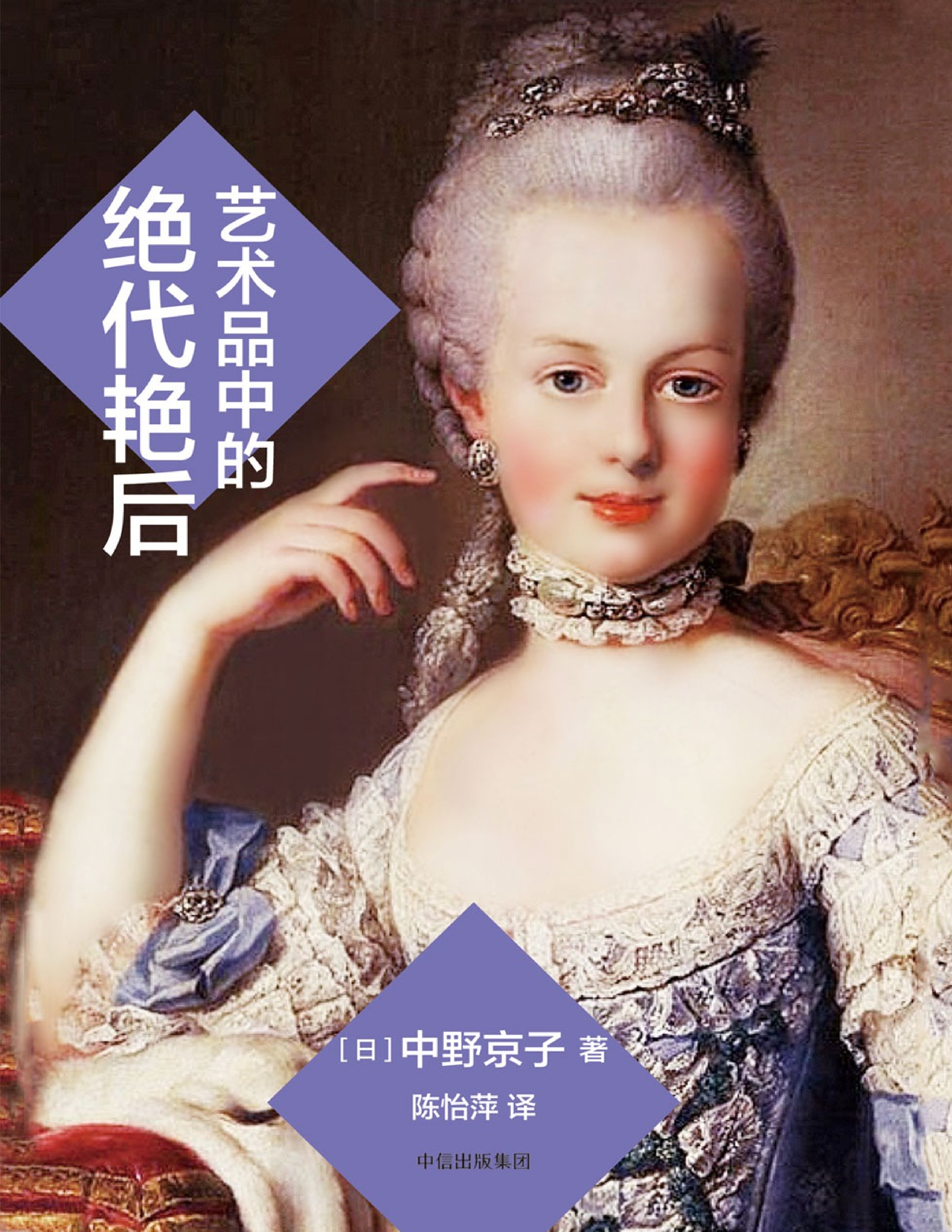


艺术品中的绝代艳后

[日] 中野京子 著

陈怡萍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艺术品中的绝代艳后

作者:[日]中野京子

译者:陈怡萍

ISBN:978750864678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言

提到拿破仑，无论好坏，他都是男性中的传奇人物。而说到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分对错，也不管你是喜欢还是厌恶她，可以说女性都能在她身上感受到某种“女人的宿命”。

出生于大王朝哈布斯堡家族的公主，嫁到了原本应该是姐姐去当媳妇的家族。对方在当时也是鼎鼎豪奢的文化大国——法国。在此之前，玛丽就是个“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的幸运儿。自从嫁入波旁家族，虽没有遭遇恶毒婆婆，但丈夫身有缺陷，玛丽在远离娘家的宫廷生活中不断被毒害中伤。再加上她遗传了父亲贪玩的性格，花钱总是大手大脚，一方面被大家盛赞为“洛可可玫瑰”，而另一方面又不断树敌。

后来好不容易生下了期盼已久有继承人身份的儿子，玛丽也根本体会不到些许的幸福。法国陷入财政危机，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状态也愈发明显。虽然安托瓦内特不关心民众，但大家却想起了一个事实：她是敌国之人，没有比她更适合做替罪羊的王族人选了。于是，犹如怒涛之势的变化围绕她展开了：欧洲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接连不断的幽禁，亡命失败，战争，最后被送上断头台……

并且，其间还发生了令人头晕目眩的恋情，有作为妻子和母亲身份的情感纠葛，同时还有与秉信王权神授、作为被选中者的那份矜持奋战。安托瓦内特在所有的“战役”中可以说是输得体无完肤，经历到了任何时代的王后都不曾经历过的残酷和屈辱。

这条毁灭之路，她却是傲然昂首一路走来。

让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品，追寻她那38年的短暂一生。

本书也是在NHK（日本放送协会）出版社加藤刚先生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借此机会，深表感谢。

第1章 哈布斯堡家族的公主

A Habsburg Princess

金色摇篮中的婴儿/舞蹈才能尽显/没想到当上了法国太子妃/前往本该是姐姐去的法国

金色摇篮中的婴儿

哈布斯堡家族有一则著名家训："当别人都在忙着打仗的时候，你，走运的奥地利，结婚去吧！"而将这条家训在国内外亲身实践的人，就是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也作玛丽娅·特蕾莎）。她经历了在王侯中极为少见的先恋爱后结婚，且与深爱的丈夫弗朗茨一世（Franz Stephan von Lothringen）竟然育有5个儿子11个女儿［其中，在成人（当时是15岁成人）之前夭折的有4人］。而且，她都是在战争、外交、政务繁忙期间"抽空"生儿育女的，只能说这真是一位重义轻生的烈女啊。

宫廷画家马丁·凡·梅滕斯（Martin van Meytens，1695—1770），为在各种意义上都极尽丰饶的这位女王的一家，画了四幅画，其中三幅送给了有可能联姻的友邦。这些画的构图虽大致相同，但里面的孩子人数不同，从这点差别可以知道该画作的创作年份。法国所收藏的版本《1755年的皇帝一家》（第4~5页）中，有12位皇子皇女（1756年，玛丽亚·特蕾西亚又生了一名男孩儿，至此她的漫长生产结束）。画面中央稍稍靠里、在前面座椅上的幼女斜后方的位置，躺在金色摇篮里的婴儿正是玛丽亚·安东尼亚（Maria Antonia），也就是后来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画家在作画时，应该丝毫没有想过，这个小宝宝将来会成为史上大名鼎鼎的法国王妃。他用浅色薄淡的色调，把她当作"其他配角"来表现。

当然，这幅画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圆润丰满、时年38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她的丈夫和儿子们都以若无其事的动作指向她，而她本人也指着自己的胸部。谁都清楚，整个帝国就是靠特蕾西亚支撑起来的。即使丈夫头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说到底也只是徒有虚名，实际上他对

政治既没兴趣又不具备胜任的能力。重要性仅次于特蕾西亚的人物，是身穿红色礼服的皇太子（后来的约瑟夫二世），时年14岁。这些兄弟姐妹之间年龄差距甚大。孩子们都对他们这个过于厉害的“教母”抱有不少畏惧心理。

安托瓦内特的生日，是1755年11月2日。这一天是万灵节，是追思亡者的祭日。天主教做弥撒，教会以黑布覆盖起来。因此，一些传记作家把玛丽出生于这个日子看作不祥之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不可思议的是，前一天即11月1日，葡萄牙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据推测，震级在8级以上），夺走了3万人的生命。出生日、死亡、祭日，三者竟不可避免地汇聚在一起……



《1755年的皇帝一家》
马丁·凡·梅滕斯（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最重要的人物是哪位？

1. 长子，后来的约瑟夫二世（指向母亲）

2.38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威风凛凛地指着自己）

3.三子，后来的利奥波德二世

4.出生不久的安托瓦内特

5.丈夫弗朗茨・斯蒂芬（1708—1765）。名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手指着妻子）

6.玛丽亚・卡罗琳娜（Maria Carolina），安托瓦内特的姐姐。本来她才是法国太子妃的人选

在维也纳，一场生日庆祝会正在按计划举办。婴儿取名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约瑟芬·约翰娜。公主必须以玛丽亚作为名字，这是从玛丽曾祖父那代开始制定的规矩。由此，哈布斯堡家族与天主教圣母之间的关联之深可见一斑。特蕾西亚的名字自不必说，安托瓦内特的所有姐妹都叫玛丽亚。欧洲国家与日本相比，名字的种类非常之少。大多数以圣人名字取名，而且不少人从父母或者再上一辈那里沿袭名字，因此会出现同名“排排坐”的现象。这算是学习西方史的一个难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也许并不觉得有何不便之处。由于到处都是相同的名字，周围人不会直呼其名，而是会称呼固定的昵称。安托瓦内特在法语里的昵称叫作安托万（Antoine）。

舞蹈才能尽显

公主降生，意味着什么呢？况且她是出生在坐拥大片领地的名门中的名门望族。

自打记事开始，这位少女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人上人，极其特别的存在。家人以外无论是谁，就算是爱刁难人的老臣，也毕恭毕敬地尊称她为“安托万夫人”。“阶级”这个词也好，王权神授这一思想也好，公主在学习这些东西之前早已习以为然，融入了日常生活。有如自己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之命一样，她认为其他人也必须绝对听从自己的命令，而且人数多到数也数不清，比宫殿中1441间房间还要多。

小公主在美泉宫的左翼，与她的姐姐们一样，被分配给了大小5个房间作为闺房，开始了在那里的生活。父母和其他兄弟住在宫殿右翼，与她们之间的关系不那么亲密。有种说法，说是小女儿安托瓦内特受母亲溺爱，这就难以理解了。在她迎来一岁生日后不久，她那强健的皇后母亲经历了第16次生产，生下了一个男孩儿，至此膝下儿女已达10人以上。她自己又政务繁忙，对之后生下的孩子们不够关心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安托瓦内特孩童时期的逸闻趣事之所以较少，一方面因为她个性不鲜明，不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父母不够在意她吧。

对年幼的安托瓦内特来说，伟大的母亲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与年长自己许多的姐姐们也在各个方面意不相投。也许，她也因此感到寂寞，不知不觉有了低人一等的感受。尽管如此，因为有奶妈、老师等代替母亲的角色，而且她又渐渐习惯这样生活，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不幸。宫中偶尔会举办欢乐的家庭活动，但总的来说，她一直过的是一种普通公主的普通生活。

皇帝夫妇希望女儿拥有高贵的教养，为了正确教导她们作为宫廷贵族的礼法，他们费尽了心思。比如，要求她们时刻意识到于举手投足中所蕴含的教养，学会全欧洲宫廷的标准语法语，还有舞蹈、音乐、刺绣等等。日耳曼民族总体而言爱好音乐，哈布斯堡家族也一人不落，个个都会弹些乐器（安托瓦内特擅长竖琴）。他们也经常邀请专业的音乐家举办演奏会。

安托瓦内特即将年满7岁的那年秋天，被赞誉为“神童”的一个男孩在美泉宫出色的羽管键琴演奏表演，赢得了大家的喝彩。不消说大家想必知道是谁——莫扎特。这时候有一件著名逸事——演奏结束后，6岁的莫扎特在地板上滑倒了，安托瓦内特伸手扶起后，他谢道：“谢谢，你真好。以后我一定娶你做新娘。”恐怕这只是后世之人的即兴发挥吧。但是，在这个“剧本”里，目中无人的天才男孩和对平民都很亲切的安托瓦内特，形象与现实匹配。而两人这唯一一次的联系，也不得不让人想到二人悲剧的末路——都是30多岁英年早逝，遗体也都是埋葬于公共墓地中，尸骨具体所在都无从知晓。

关于舞蹈的逸事，约翰·格奥尔格·魏克特（Johann Georg Weikert）记录在了画中（第10页）。安托瓦内特自己也觉得这是段开心的记忆，她非常喜欢这幅画。画作所描绘的场景，是在哥哥皇太子约瑟夫的再婚庆祝宴席上，10岁的安托瓦内特打扮成牧羊人，正跳着舞蹈《爱的胜利》。比起音乐或其他方面，她在舞蹈上表现出了极佳的天分。即使后来变成王妃，她走起路来的姿态任谁都感觉有种独特的优雅韵味，这无疑就是儿时舞蹈训练的功劳。



约翰·格奥尔格·魏克特，《跳起〈爱的胜利〉的安托瓦内特》（凡尔赛宫美术馆）从右起：安托瓦内特，弟弟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en），哥哥费迪南多（Ferdinan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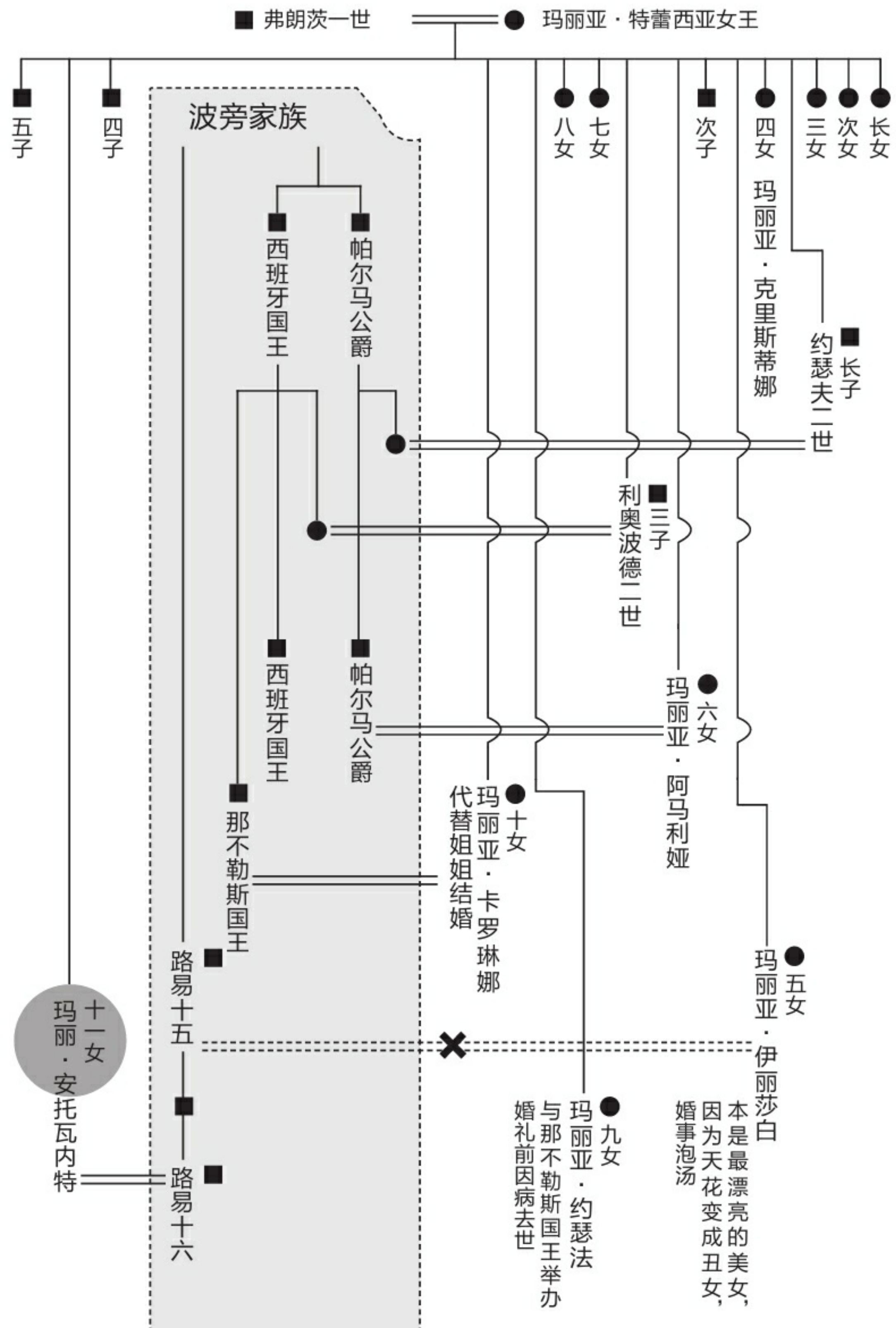
步态、姿势、流利的言谈，无论哪方面都使安托瓦内特看上去可爱极了，让人觉得这真是个美人儿啊。而人美不美，不能光看脸。如果是看肖像画暂且不论，但当亲眼见到眼前人的时候，这个人的整个气场才能决定美丽与否。光论安托瓦内特的长相，不一定称得上五官端正，从她10岁的肖像画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她额头过宽，眼距略开，有着哈布斯堡家族遗传的下唇突出，地包天特别明显（“哈布斯堡唇”：下颌前突畸形）。长长的鼻子宛如鹰钩，牙齿也并不整齐漂亮（不过前者作为王者之鼻的象征，并不被认为是什么缺点，后者也通过矫正治好了）。但是安托瓦内特其他部分的美丽，能让人忘了这些缺点：肤白透亮，那双蓝眼睛炯炯有神，头发也流金溢彩。再加上独具魅力的举止，安托万夫人无论走到哪儿，一点儿都不丢份儿，是位真正优秀的公主。

没想到当上了法国太子妃

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王子、公主都是被政治摆布的棋子，唯此令人无可奈何。被别人伺候着，过上骄奢淫逸生活的代价，就是得听从父王、母后之命，接受政治联姻。

玛丽亚·特蕾西亚膝下儿女多多，她也是用尽了身边那么多的棋子。所谓温柔国母只不过是对外维持形象的战略，实际上，这位彻头彻尾的政治家，比起自己孩子的幸福，一向是把国际政治安定作为优先项（君主之人，必为之）。当时正处于与普鲁士和英国对抗的阶段，因此与仇敌波旁家族建立友好关系对于奥地利来说乃第一要义。哈布斯堡家族至今已经让家中三个孩子与波旁家族成员成亲了。在把九女儿作为第四人嫁到那不勒斯王国（波旁家族领属地）之后，第五个人终于也将“进入要塞”。他们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路易十五的继承人路易·奥古斯特（Louis Auguste，后来的路易十六）那里做妃子。

与仇敌波旁家族的政治联姻



但是就在这个关头，发生了一桩连玛丽亚·特蕾西亚都束手无策的意外事件。本来应该嫁去那不勒斯王国的九女儿，在婚礼举办前突然得急病去世，于是只好将十女儿顶替上去。好比“达摩落”游戏一般，最后落在法国太子妃位置上的，是十一女儿安托瓦内特。以女王看人的眼光，本来应该是十女儿玛丽亚·卡罗琳娜来坐这个位置的。她觉得卡罗琳娜与自己的气质相像，无论从其聪颖达理还是政治能力来说，都最适合当大国王妃。虽然女王一直考虑想让安托瓦内特嫁到某个小公国去，但这命运之舵既然已经突然转向，也不好再唠叨些什么。

母亲重新对安托瓦内特严加管教，从头管到脚。

最后得出结论，完全交给老师来管根本不行。这个讨人喜欢的少女爱撒娇又会偷懒，由于学习不行，总是想尽办法逃课。虽说不必具备男孩子那种程度的教养，但安托瓦内特文章写不好，法语会话水平也不行。读书也是中途立马觉得厌烦，连读完一本书都做不到。肩负着搭建法奥（法国与奥地利）友好关系的搭桥人的重任，她却只是因为自己能成为华丽凡尔赛宫中的主角而沾沾自喜。离嫁人还有一年时间，无论怎样都得让女儿锻炼提升上去。特蕾西亚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COLUMN专栏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前往本该是姐姐去的法国

先来看一看安托瓦内特十个姐姐的命运吧。

长女——三岁时夭折。

次女——体弱多病，被认为不适合结婚，去当了修女。

三女——一岁时夭折。

四女——受母亲溺爱，只有她是恋爱结婚。

五女——姐妹中的第一美女，原本已确定作为路易十五的再婚对象，但因患天花变丑，最终解除婚约。后来成为修道院院长。

六女——与帕尔马公爵结婚。

七女——出生后不久夭折。

八女——十二岁时病逝。

九女——与那不勒斯国王举办婚礼前突然病逝。

十女——原是太子路易（后来的路易十六）的妃子候选人，后紧急代替姐姐与那不勒斯国王成亲。由此，十一女安托瓦内特前往本该是姐姐去的法国。

十女玛丽亚·卡罗琳娜，正如她母亲所说，和自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在那不勒斯架空自己的丈夫，掌握着政治实权。她如果能顺利当上法国王妃，也许革命爆发的时间会来得晚一些。就算不是这样，也有可能救得了王子、公主。

第2章 风云突变的国际地图

Storms in Europe

守护哈布斯堡家族的母亲/不断变换的策略/不知父母心的孩子/无忧无虑的14岁

守护哈布斯堡家族的母亲

玛丽亚·特蕾西亚对过着飘飘然、无忧无虑的公主生活的女儿们，尤其是安托瓦内特，真是心烦得牙痒痒。她总是感叹：现在的年轻人，真让人无语。

这位女王的童年时期，同样是在宫廷的茧缚中被层层保护着。唯一有所不同的，就是她7岁时就已被钦定为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女继承人。另外一个更大的区别在于，不管是不是无意识的，在成长过程中，她总能感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预想——王族中不会有男丁诞生。虽没有受过特别的帝王教育，但到了十三四岁，对于没有接班人的王族的存续问题有多么危机四伏，她通过学习历史已然充分了解。



安东•冯•马龙（Anton von Maron），《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玛丽亚•特蕾西亚丧夫之后，穿着丧服的样子

父亲查理六世（Karl VI）的表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卡洛斯二世（Carlos　II），由于不断地近亲结婚而深受其害——生无子嗣最终离世。当时的西班牙虽说没落了，但也坐拥包含意大利各城市在内的庞大领地。法国波旁王朝，则以路易十四的首位妻子乃西班牙公主为由，一直在主张王位继承权。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当然不会同意。于是，经历了长达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奥地利与西班牙近200年的“亲戚关系”算是彻底断绝了。按哈布斯堡家族的说法，波旁家族采取了不正当方式横夺财产。而这一切的纷争，就发生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出生的三年前。

经历一番痛苦的查理六世，希望趁自己还活着，想尽办法也要解决继承人问题。首先，他同意了邻近诸国关于长子继承法的《国事诏书》，接着指名自己的大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哈布斯堡家族继承人。而问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相当长一段时间由哈布斯堡家族独占）如何继续。根据《萨利克法典》[注]，女性继承权是得不到承认的，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加冕女皇帝。因此，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孙子，即特蕾西亚的孩子们身上。

有趣的是，对于特蕾西亚的夫婿候选人，曾经认真讨论过普鲁士王子的可能性，也就是之后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又译腓特烈二世）。要是这两人结婚，我可以断言，他们不仅不会有孩子，跟着就连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悲剧也不会发生。要说原因，是因为除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之外，弗里德里希二世讨厌其他所有女性，他就是个出了柜的同性恋。如果这样的人有妻子，她一定会被无视而晾在一边（事实上做了他王后的女性，命运确是如此）。

玛丽亚·特蕾西亚非常走运，18岁结婚，并且是王侯贵族中鲜有的因恋爱而结婚。对方是来维也纳留学的小国洛林家的公子弗朗茨·斯蒂芬，与特蕾西亚还是姑表兄妹关系，但与大王朝哈布斯堡相比等级实在太低。这本来是一桩不可能结成的姻缘，但是弗朗茨·斯蒂芬性格阳

光、讨人喜欢（安托瓦内特身上继承了这一点），使特蕾西亚彻底坠入爱河，就连查理六世也很中意他。

婚后，特蕾西亚迅速发挥“好生养”的能力，接连生了三个孩子，但都是女儿。怀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查理六世病逝，享年55岁。意外来得太快，女儿和女婿立马失去了来自父王的庇护。接着，他们一直以来都在恐惧的事情，仅在父王病逝两个月后就发生了。普鲁士王国看不起特蕾西亚是个女的，二话不说就攻占了哈布斯堡领属地西里西亚（现波兰南部）。那片富饶的土地，被弗里德里希二世麾下的两万人马完全占领。这一事件没有任何可辩解的，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侵略。

随后，周边国家也一齐追随而至。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把以前与查理六世约定的《国事诏书》等干脆当成废纸，暗地里带有敌意地认定，断了男丁香火的哈布斯堡家族等于不存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由此爆发。

玛丽亚·特蕾西亚是一个天生的优秀政治家。这场战争，证明了她过人的胆量。虽然当时形势极为不利，但她决不屈服。有一段时间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曾被萨克森选帝侯夺取，但玛丽亚没过多久就夺了回来，并使自己的丈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弗朗茨一世。弗朗茨一世作为丈夫非常完美，也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对理财在行（曾经买下小村子振兴本地产业，获得可观的私有财产）。于是，他把政治大权交给妻子负责，他则爽快地提供军备资金。



约翰·海因里希·弗兰克（Johann Heinrich Franke）原画，《弗里德里希二世》（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好对手

战争期间，盼望已久的儿子（后来的约瑟夫二世）也诞生了。时年24岁的特蕾西亚怀抱着孩子，加入匈牙利议会进行请求支援的演讲。自16世纪以来，匈牙利就是哈布斯堡领属地。虽然地主贵族们的反对声相当厉害，但他们都被特蕾西亚的眼泪和奋不顾身的诉说所打动，最终被说服，表明参战的态度（这个故事让人想起大约120年后俄国的伊丽莎白皇后。也许匈牙利人都对高贵的气质美女没什么抵抗力吧，毕竟特蕾西亚年轻时也非常可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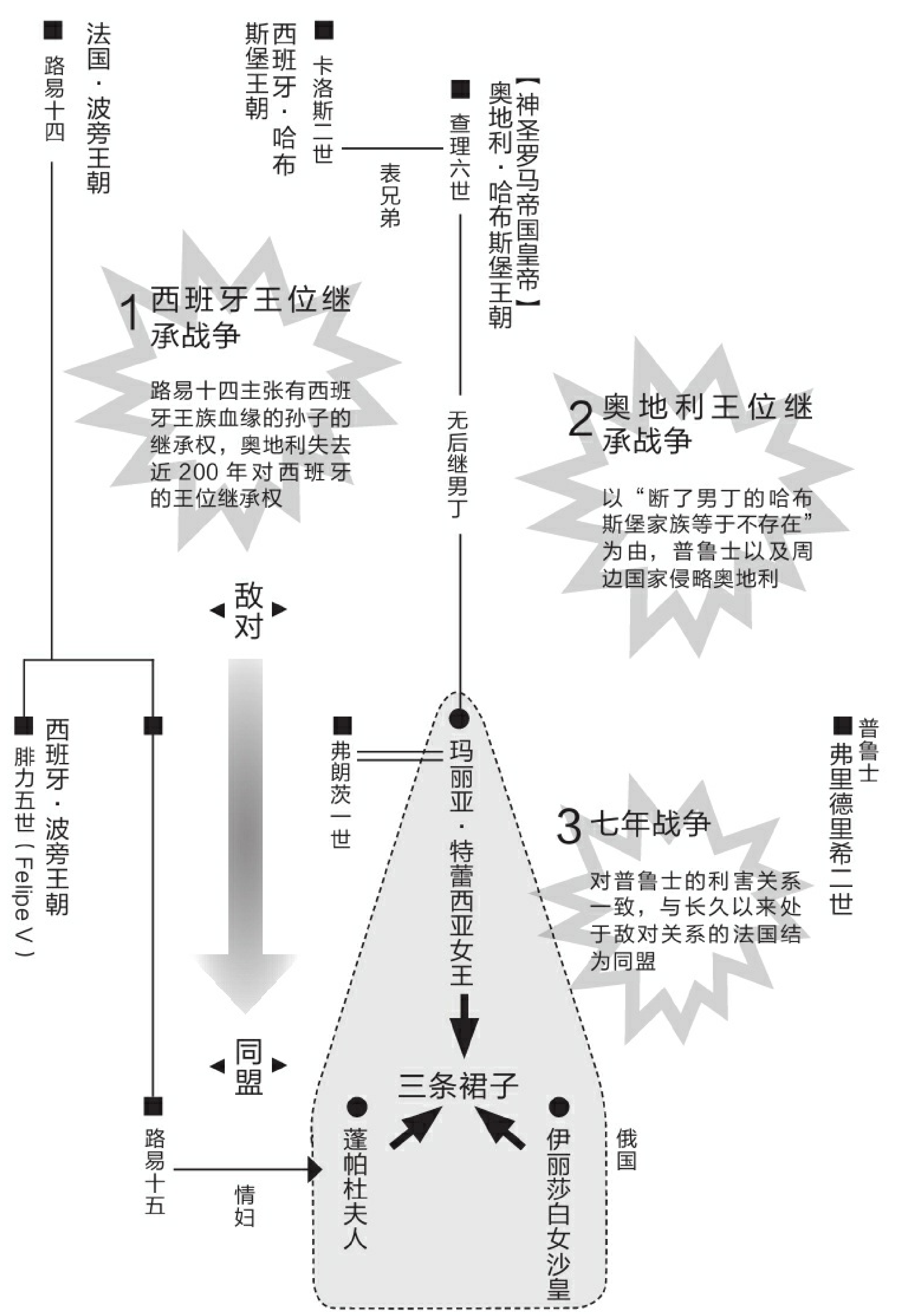
1. 《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又称《萨利克继承法》，是起源于古代西欧法兰克人萨利克部族中的通行法典。——译者注

不断变换的策略

8年过去了，战争终于结束，以缔结《亚琛和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而终结。奥地利仅仅失去了一部分领土，但关键的——玛丽亚·特蕾西亚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继承者的身份，为世界所认可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国内外所有人，都开始对作为君主的她抱有一种敬意。可是，这位女君主的复仇心强。她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仇恨已深入骨髓，不止是随口骂骂“西里西亚小偷”“恶魔”就会善罢甘休的。终于，在缔结《亚琛和约》8年后，为了夺回被“偷”了的西里西亚，她再次发起战争。这，就是“七年战争”。

稍早之前，国际地图就已经开始重新拼版。玛丽亚·特蕾西亚也听取了有才能的宰相考尼茨的谏言，下定决心对外交政策进行革命性的改变，与一直以来保持交好关系的英国彻底分手，与长期以来处于敌对关系的法国结为同盟国。要说法国为何同意，除了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遏制住国力急速扩张的邻国普鲁士之外，还有一个理由：水火不容的英国是亲普鲁士的一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母亲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妹妹）。而且就连俄国，也觉得自己与英国的同盟关系被普鲁士所干扰，于是紧随奥地利一方。

从仇敌到同盟国



法国·波旁王朝
路易十四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
卡洛斯二世
表兄弟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查理六世
无后继男丁
1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路易十四主张有西班牙王族血缘的孙子的继承权，奥地利失去近 200 年对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权
2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以“断了男丁的哈布斯堡家族等于不存在”为由，普鲁士以及周边国家侵略奥地利
敌对
同盟
西班牙·波旁王朝
腓力五世（Felipe V）
弗朗茨一世
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
普鲁士
弗里德里希二世
3 七年战争
对普鲁士的利害关系一致，与长久以来处于敌对关系的法国结为同盟
三条裙子
路易十五
情妇
蓬帕杜夫人
伊丽莎白女沙皇
俄国

就此，反普鲁士同盟正式结成，稀奇的是这些同盟国的领袖都是女性。奥地利是玛丽亚·特蕾西亚，俄国是伊丽莎白女沙皇，法国这边由于路易十五对政治毫无兴趣，于是让其情妇蓬帕杜女侯爵代其领导。因此，这次战争也被大家以女性内衣的名字取名，称作“三条裙子”。三人在政治手腕上不输男性，步步紧逼擅长制定战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但还差最后一步的时候，幸运之神眷顾了弗里德里希，最终他攻克了“裙子”。由于伊丽莎白突然去世，俄国也罢了手，战争就此收尾。

结果，收复西里西亚的愿望没有实现。玛丽亚·特蕾西亚从中吸取了一个教训——该收手时要收手。虽然气得不得了，但她也只好承认军事大国普鲁士的存在。更气人的是，这厚颜无耻的强盗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启蒙君主的名号还真把国家治理得很不错。不知从何时起，大家都叫他“大王”了。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连玛丽亚自己的儿子约瑟夫二世（虽然是后来的事了）也崇拜这个“大王”，一副衷心景仰的样子。

但是，如果说有什么让她觉得痛快的话，那就是大王无子嗣这件事情了。和没有自己亲生孩子做继承人的他比起来，特蕾西亚切身体会到自己有多幸福。在自己领土上打仗已经不敢了（进攻别国另当别论），她决定今后遵循哈布斯堡家族家训，集中实行联姻外交政策。

放弃争夺西里西亚之后，奥地利进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稳期。这是玛丽亚·特蕾西亚靠自己坚韧战斗的结果，虽然确实挺令人感慨的，但也因此更加不敢掉以轻心。她在政治上不断变换着策略，总处于紧张状态，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就变成敌人，见有机可乘就想要瓜分哈布斯堡的领土。这样虎视眈眈的人哪里都有。在被攻占之前，也许有必要先下手为强（事实上，特蕾西亚晚年对以“瓜分”波兰为名的掠夺行为予以支持）。

不知父母心的孩子

在这样的形势下，嫁入别国的公主，职责就是成为两国间和平的搭桥人。换句话说，就是外交官的角色，注入血脉之人。在这件事上，长年交恶的波旁家族，特别需要慎重再慎重。至今为止，特蕾西亚已把两个女儿送到同属波旁家族的帕尔马公爵和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国王身边。由于它们势力较小，即便发生什么事，带来的影响也很小。但是，安托瓦内特的对象是法国太子，未来的法国国王，因此必须让她对自己今后的作用铭记在心。

面对将前往法国而不胜雀跃的女儿，特蕾西亚在其出发前的几个晚上，都让女儿住进她的卧房，不断给予教导。“如今的欧洲势力版图并不会永远保持如此，想要和平和延续王族，需要君主的努力。知道我们下了多少功夫才有的今天吗……”但是，如同无论老人讲述多少关于战争的过往，对于只关心眼前享乐而缺乏想象力的年轻人的内心都没有丝毫影响，母亲的话就像在安托瓦内特眼前飘过的一阵风一般，转瞬即忘。这也不怪她。作为最小的女儿，自打安托瓦内特记事起，周围的世界一片和平。对于普通的14岁孩子来说，20年前的历史太过遥远，和自己也没多大关系。

看着表面认真的女儿，想必当时的特蕾西亚一定有过可怕的预感。所以她直到弥留之际，都执着地不断给女儿写信，耐心教导，给予她忠告和激励。那么，这到底是认为女儿之后也许会毁灭的出于母亲本能的直觉呢，还是预测到法国与奥地利的关系将再次崩盘、陷入战乱的作为政治家的敏锐第六感呢？……



《皇帝一家的圣诞礼物》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维也纳美术史美术馆馆藏）
姐姐所画的“普通”家庭

1. 父亲弗朗茨一世。身披长袍，头戴头巾式帽子

2. 壁炉中的火苗，传达着家人之间温暖的亲情。与公式化传统的家族肖像画完全不同，这幅画中是一派普通家庭迎接清晨的和谐气氛

3. 安托瓦内特。7岁。手里拿着她的圣诞节礼物——时装娃娃，笑脸盈盈

4. 费迪南多。8岁

5. 母亲玛丽亚·特蕾西亚。46岁。就是一位平凡的母亲

6.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比安托瓦内特年长13岁的姐姐。由于有绘画天分，除了本作品之外，她还画了兄弟姐妹们的肖像画

7. 马克西米利安。6岁。他在玩兵团游戏

COLUMN专栏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无忧无虑的14岁

安托瓦内特1岁时，欧洲各国关系发生了惊天变化。被称为“外交革命”的事件，指的就是奥地利与法国结为同盟国的事儿。

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国家毕竟处于敌对关系已超过200年的时间。就算交换了条约，进行政治联姻，沉淀在两国人民心底的对对方的不信赖和厌恶感，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抹去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希望即将嫁过去的安托瓦内特谨记这一点。一旦发生什么事，法国人也许就会想起安托瓦内特本是敌国之人，因而露出獠牙。

这对于14岁的安托瓦内特来说，根本就是毫无现实感的假想而已。法国还是会定期送来最新流行的时装娃娃，嫁去波旁族系的公国的姐姐们也相安无事地生活在那里。自从懂事以来，她从未亲身感到过来自他国的威胁。因为所谓“一旦发生什么事”的“什么事”竟然会是一场大革命，这连特蕾西亚也未曾料到。



弗朗茨·克萨韦尔·瓦根歇恩（Franz Xaver Wagenschön，捷克洛可可时期画家）所作的《弹羽管键琴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维也纳美术史美术馆馆藏）。14岁的安托瓦内特

第3章 婆家波旁家族

Marrying into the Bourbons

母亲的不安、不祥的预兆/初见太子/“虚无”之夜/万万想不到，丈夫有缺陷

母亲的不安、不祥的预兆

玛丽·安托瓦内特14岁时结婚。

多么年幼的妻子啊，还只是个中学生呢！我想，现代人对此一定很震惊。但同时代成为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卡洛斯四世王妃的玛丽亚·路易莎更年轻，结婚时只有13岁。在平均寿命短、人口多产多亡的时代，结婚适龄期和现在截然不同。根据中世纪教会法等记载，女性结婚的最低年龄为12岁（顺便一说，就连日本明治宪法草案阶段规定的也有14岁，后来最终决定时考虑到医学方面变为15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行民法则是16岁）。

王侯贵族的婚姻，目的在于维系家族。尽快多生几个男孩的任务被放在优先位置，十五六岁就嫁人的例子有很多。对于女性来说，结婚生子是一桩大事业。一旦离开故土，有生之年再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公主，都祈求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之旅起码过得无苦无忧——她们从小就有一定的觉悟。将之与现代同龄中学生做比较，本身就是不对的。

因此，玛丽亚·特蕾西亚所担心的，除了安托瓦内特的年幼，更忧心其精神上没长大。她喜欢玩继承者游戏，对读书、祈祷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如果不克服性格轻薄、懒惰等缺点，她将来会吃大苦，哪里还能成为两国间的搭桥人，恐怕都会变成炸桥的炸弹。特蕾西亚在女儿的嫁妆里放了自己写的“心得之书”，反复叮嘱每个月的固定日子要读一读。一切就绪后，特蕾西亚才把女儿送上了前往凡尔赛1570公里的旅途。

算上母亲的这个预言，其实安托瓦内特的婚礼也出现了几个凶兆。首先，交接仪式位于奥地利与法国国境处流淌着莱茵河的河中沙洲（如今已在水下）的临时宅邸。在新娘换上新衣裳的重要场面，无能的官员把编织有神话《美狄亚》的挂毯挂在了墙上。这是个异国公主背叛丈夫、杀死亲生孩子的可怕故事画。亲眼看见这一幕的年轻歌德，在其自传《诗与真实》中，表达了愤慨之情。

接下来，是在新娘一行人最初在法国的临时停留地——斯特拉斯堡。最开始宣述欢迎辞，引领入教堂的神职人员，正是之后“项链事件”中对安托瓦内特的人气造成致命贬损的罗昂枢机主教，真是太讽刺了。而且，本来应该是凡尔赛最盛大节目的烟花大会，晴好天气突变狂风暴雨，只好延期；之后在巴黎举行的面向贫民的布施大会上，发生混乱而造成大面积伤亡。这些事，都让周围人对未来感到不安。

而被认为最最不祥的预兆，是在凡尔赛宫宫内礼拜堂中的婚姻登记本。她的亲笔签名——“玛丽·安托瓦内特·约瑟芬·约翰娜”，恰如寓意着命运衰退一样，字迹向下倾斜。似是预言最后的下场一般，羽毛笔滴出的墨水在“J”字上面形成一块大大的黑色印迹。这些迹象在谁看来都不能说是好兆头吧。

当然，这些逸事也许都是在知道了安托瓦内特被送上断头台斩首的史实后，大家才拿来说事儿的：“这么说起来，当时……”话虽如此，这么多巧合重复发生也太巧了……

在安托瓦内特被送上断头台几年前，在法国出版的一本名为“Anagrammes renversantes”（叹为观止的字谜）的书，成了畅销书。其中“Marie-Antoinette d’Autriche（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改变了文字排列顺序，写了段短诗“Reine, ta tête a dû choir matin”（王后哟，您的头颅会在清晨落下）。真是会联想啊。与前面提到的凶兆逸事一样，会让人联想，坏心眼的命运女神似乎也在想着字谜，是不是已经周密地做好了安排呢。

初见太子

让我们回到安托瓦内特的出嫁队伍里吧。

1770年4月21日，一行豪华队伍从维也纳出发，纵贯欧洲中部，于5月14日到达距离巴黎东北部80公里的贡比涅。原来的计划，是在这片森林中与即将成为新家人的波旁家族的人们初次会面。两边的随从以吹响喇叭作为暗号。且不说也算是闯入了敌人阵地，14岁的异国新娘，不得不独自面对丈夫（已完成了代理结婚仪式）以及他的家人、一众臣下。不知道碰到这样的架势，各位是否会临阵怯场呢？

但是，安托瓦内特完美闯过了第一道关卡。她展现了13世纪延续下来的哈布斯堡家族公主该有的仪态，优雅、淡定地从特别定制的马车上下来，在人们的注视下，缓缓行走于铺设的红地毯上。她那独特轻盈的步态，如跳舞、似滑行的步伐，任谁都无法不为之赞叹。

et très puissante princesse [illegible] de france [illegible] et très haut et très [illegible] puissant prince [illegible] [illegible] de france [illegible] de très haute et très puissante princesse Sophie Philippe Elisabeth [illegible] de france, de très haut et puissant prince Louis philippe duc d'orléans premier prince du sang, de très haut et puissant prince Louis philippe joseph d'orléans duc de chartres, prince du sang qui ont signé avec nous

Louis

Louis Auguste

Marie Antoinette [illegible] Jeanne

Louis Stanislas Xavier

Charles Philippe

Marie Adelaide Clotilde Xaviere

Marie Adelaide

Victoire Louise Marie Therese

Sophie philippe elisabeth Justine

L. Phil. d'Orléans

L.P.J. d'Orléans

[illegible] grand aumônier de france

[illegible] curé

安托瓦内特与太子路易的婚姻登记本（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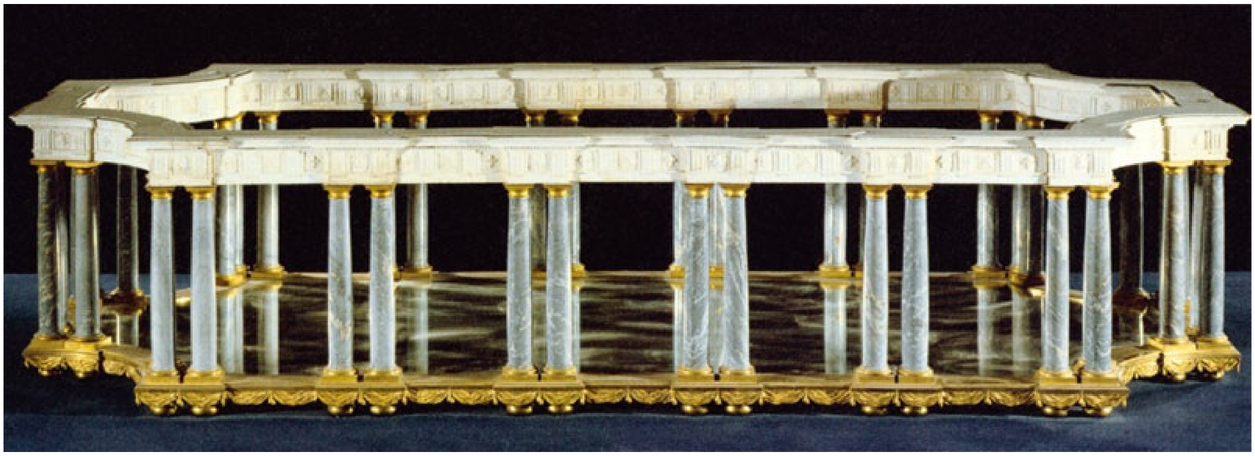
签名顺序依次为：国王路易十五，太子路易·奥古斯特，新娘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约瑟芬·约翰娜”的“J”（Josepha）上面有一块大大的黑色印迹

停靠在对面的马车，车门也打开了，60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走了下来。曾被称为“美男国王”的他，仍旧保持着当年的风采。跟在他身后一声不吭的瘦弱少年（变胖是过了很久之后的事），就是国王的孙子——太子路易。与俘获了宫中女人心的年轻时的路易十五相比，这位瘦小的少年显然缺乏对于异性的魅力。但是关于这一点，安托瓦内特早有耳闻，因此一点儿都不惊讶。总之，这就算夫妇俩的初见了。从这一刻开始，两个人结为命运共同体。

很明显，路易十五对安托瓦内特的表现很满意。他情绪高昂，说了很多话。相反，关键人物太子依旧沉默寡言，面无表情。但他还是遵循礼仪，在新娘的脸颊上短促地吻了一下。

正常来说，如果是年轻又可爱的女人，男人应该会立马坠入爱河，爱得死去活来。因此，一直有个说法，说太子因为安托瓦内特太有魅力而胆怯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即使是外表长得不好看的公主，不也是怕了吗？但是这位太子，不是被安托瓦内特所吸引，也并非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他从小与人相处就没自信，常伴于作为国王的祖父身边，总是战战兢兢。对女孩子也没什么兴趣，他哪会想到15岁就要娶老婆啊。

实际上，他连太子都不想当。原本这个位子是他父亲的，但由于父亲突然去世，年仅11岁的他成了太子。所有事情都是赶鸭子上架，被迫背负一身重任。并且，他还有早点儿结婚生子的使命。结婚对象是父亲生前反对的敌国的公主，所以恋爱火花迸发不出，也不无道理。话说回来，这在政治联姻中倒也不稀奇。路易与安托瓦内特在之后长时间的婚姻生活中，甘苦与共，是那种日久生情的夫妻。



太子路易的结婚礼物，桌面装饰品（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出自皇家塞夫勒瓷器厂的特别定制品



结婚纪念折扇

扇面绘有丘比特、路易、安托瓦内特



折扇的背面（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平淡无味的初见的第二天，安托瓦内特被允许休息一下，以缓解长途之旅的疲惫。然后从16日开始，凡尔赛宫举行了冗长的结婚庆典。晚餐会、歌剧、舞会、会客、烟花大会等，路易十五接二连三地举办各种奢华活动。从上一代“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统治后半期开始，国库就处在慢性赤字状态。即便是为了不让别国察觉到也好，也绝对要弄得足够豪华绚烂。

成为炫目的黄金主角的安托瓦内特，对法国的财政状况了解多少呢？在如此豪奢的宫殿中，过着那么豪奢的生活。假如跟她说这个国家正走向衰败，想必也只会认为是开玩笑吧。舞会上翩翩起舞的新太子妃，享受着周围人的赞叹。也许当时的她，回想起了妈妈的话：“如果论地位高低的话，你比你姐姐们和其他所有公主都更幸福啊。”

“虚无”之夜

但是，履行义务的夜晚终将来到。

首先是内部的晚餐会。在长8米、宽4米的大餐桌上，端坐于上座的路易十五，见到太子把端上来的所有菜吃得精光，一顿责备：“今晚不能给胃太大负担！”而孙子竟然还问为什么，并回答说吃饱了才能睡得好。

这段著名的逸闻，可以想见太子有多郁闷。有些说法，认为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初夜入洞房”的义务，我想也不难相信吧。妻子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丈夫也被老师强行灌输自己的义务。今晚自己能否“造出”维系王朝血脉的男孩儿，马上就要考试了。虽然太子外表看上去笨笨的，但他其实酷爱读书，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当时可能是对祖父说的话十分反感，所以才回答要好好睡觉。可以说，这是出于他的一种小小反抗吧。

饭后，新婚夫妇回到卧房。不管什么事都搞得夸张无比的凡尔赛风格，现场竟然跟来了一大批贵族。一进卧房，兰斯大主教对床榻进行了献祭仪式（洒圣油，给予祝福）。接着，太子从国王手里接过睡衣，太子妃则从地位较高的贵妇手中接过睡衣，然后在众人围观下更衣。随后两人爬上设有华盖的床，拉上床帘后大家才离开。

太子路易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虚无（rien）”。似乎意思是说那天没有进行喜欢的打猎活动，但从关键点来讲，那天也是“虚无”。


1
2
3
4
5
6

《法国太子路易·奥古斯特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结婚仪式》
克劳德·路易·德尔（Claude Louis Del）（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祝福一对年轻璧人！

1. 可以看见一点点管风琴的下部

2. 凡尔赛宫宫殿内的皇室礼拜堂

3. 兰斯大主教拉罗什·埃蒙赐福

4. 太子妃安托瓦内特

5. 太子路易牵起新娘的手

6. 步上祭坛前，首先各自坐在天鹅绒的垫子上，翻开《圣经》

COLUMN专栏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万万想不到，丈夫有缺陷

安托瓦内特非常清楚，这场婚姻是哈布斯堡家族与波旁家族的结合，知道自身被赋予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下延续两家血脉的男丁并使其成为法国国王。而且，她也并不觉得这有多难。不管怎么说，母亲玛丽亚·特蕾西亚在处理政务期间忙里偷闲生了16个孩子。上面的姐姐们，也各自生了7个和18个宝宝呢。因此，安托瓦内特认为自己身体健康，一直是孩子想生多少就能生多少的乐观想法。但是，万万想不到，问题却出在了太子身上……

政治婚姻的房事基本上是半公开的。关于造人这件事，安托瓦内特事先就有人教。虽说如此，是要以男女双方身体健康为前提的，他们应该没有想到万一对方身体有缺陷的情况吧。玛丽亚·特蕾西亚是与初恋对象结的婚，婚姻幸福美满，不了解除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所以总是一个劲儿地给安托瓦内特写信催促。那么安托瓦内特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路易-米歇尔·范·洛（LouisMichel van Loo），《贝里公爵，日后的路易十六》

（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15岁的太子路易，当时还很瘦

第4章 太子妃的生活

The Life of the Dauphine

生活在奢华与纤美之间/与杜巴利夫人的争执/要强招来的麻烦/维也纳宫廷所没有的情妇制度

生活在奢华与纤美之间

历代法国国王，长期以来都十分憧憬意大利，迫切希望可以超越后者。凡尔赛宫，可以说是“太阳王”路易十四顺应历来君王们的意愿而创造出的一个光荣的新世界。由于它将绝对君主制的权威大大方方地呈现于世，其他各国国王自然也开始竞相模仿起来。安托瓦内特出生并长大的地方——美泉宫也是如此。它原本就是为了与凡尔赛宫抗衡才建立起来的（实际与当初计划的规模相比缩小了，不到计划1/3的大小）。

君临天下72年的太阳王，其行事风格与所处的巴洛克时代非常相符——豪华、奢侈、夸张。他把大量使用大理石、青铜和黄金而建造起来的宏伟大庭园，当作自己的舞台，每天24小时，每年365天，终年不休地大张旗鼓。王侯不是作为个人而存在于世的——出于这一信念，他的日常生活活脱脱像演戏，这也成为凡尔赛宫的向心力。关于什么时候将什么活动按照怎样的步骤进行，他事无巨细地确定了一套严密的“宫廷规矩”（礼节），并向国民公示，让他们鉴赏。

路易十五，是太阳王的曾孙。父亲和祖父已经去世，他年仅5岁就被加冕为王。他生在凡尔赛宫，长在凡尔赛宫，对于约定俗成的宫廷礼节没有丝毫的疑问或抵抗。可是他又被照顾得实在太好（出生在平安之世，不需要被派往战场，长得英俊又健壮），拥有别人想要的一切。他想干的事情只要自己能做到，他就会整年都不知疲倦地去做。他只能靠与年轻美女短暂的逢场作戏，来排解内心的无聊。

处处富足的路易十五，除了有一个顺从、多子的王后之外，还有一个貌美、有政治能力的情妇蓬帕杜。由于她后来在宫中成为实质上掌权的第一女性，凡尔赛宫从上一代的男性文化转变为女性文化，从巴洛克

风格优雅地切换到洛可可风格。粉色系和猫脚家具潜移默化地流行于世，那是一个充满女性时尚的时代。

安托瓦内特坐进新娘轿的时候，美男国王路易十五时值60岁，蓬帕杜夫人则早已病逝（如果这位贤明的女侯爵当时还健在，说不定年轻太子妃的行动也会发生变化……）。而且王后也已去世，安托瓦内特从抵达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已经算是这里的女主人了。


3
1
2
4
5

《法国太子妃玛丽・安托瓦内特》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是不是有点儿过于美化了？

1. 蓝色质地之上绣着金色百合的波旁家族的坐垫上放着王冠

2. 安托瓦内特手持其代表物件——玫瑰花

3. 太子妃的脸看上去朝气蓬勃，因为是按照7年前的肖像画所作的。虽然太子妃本人当时确实也年轻，但画家的笔触也很稚嫩。整体容貌多少给人美化过度的印象

4. 画布的质感并不完美，白色缎子有像塑料布一样的膨胀感（流传有一说法：此画有共同创作者）

5. 流苏的表现，已经成为后来绘画界名手都会参考的样式

在凡尔赛宫的生活，简直如同居住于奢华与纤美绝妙杂融的美术馆当中。每每目视那些绚烂无比的各式镜子、塞夫勒烧瓷餐具、布歇（弗朗索瓦·布歇，1703—1770）设计的室内装饰，安托瓦内特的心中都会腾涌起一股自豪感。

另一方面，安托瓦内特早就受不了那些繁文缛节了。一周数次被观摩用正餐的样子也就算了，每天晚上还要在别人的围观下进行换睡衣、钻床铺的“就寝仪式”，从他人手里接过物品时也要按照在场最高地位的人开始顺位而下。总之都得等着。如此这般不合理的规矩，她打心底里感到厌烦。

维也纳宫廷原来多么有家庭氛围，安托瓦内特后来才对这一点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凡尔赛宫这样一个戏剧空间里，场合毫无公私之分。别说有什么分别了，连一点点隐私都没有。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古板愚昧的所谓礼节，礼数之多如山倒。后来，安托瓦内特接连废除了好几项礼节

规矩，以至于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反动事件。当然在之前她肯定没有预料到结果，等事情发生只能后悔莫及了。

与杜巴利夫人的争执

然而，对安托瓦内特而言，比起那些繁文缛节，最令她震惊的是情妇这样一种制度习俗。不单单是拥有国王情妇的虚名，而是从为数众多的情人中只选出一位公开确认其地位。在凡尔赛宫中备有比王后的房间更宽敞的屋子，更会被赐予贵族称号、领地、薪水和年金。由于外国大使都知道对于国王来说，情妇有多大影响力，他们会列队表示敬意地进行访问。当然，上贡的物品也相当奢华。情妇是背后的真正权力者。

在安托瓦内特的祖国，是没有公开情妇制度的，况且之前她生活的母国宫廷都是女王的天下。玛丽亚·特蕾西亚如同掌管婚姻的希腊神话女神赫拉一般，绝不会容许破坏神圣婚姻的女人们。她将所有妓女都从维也纳驱逐了出去。关于法国这一恶劣的制度，特蕾西亚大概是一时疏忽，忘记和要出嫁的女儿详细说明了。更甚的是，蓬帕杜夫人过世之后，路易十五看中的新情妇竟然是比自己女儿年纪小很多，还是妓女出身，爱享乐的杜巴利夫人。

在宫廷里，杜巴利夫人的言行举止似乎在说“这地方就是老娘的”。安托瓦内特还有一点儿少女般的精神洁癖，眼见这一切，感到极为愤慨。她心想，如果父亲把这样的女人招进维也纳皇宫，母亲会怎么想呢。于是，安托瓦内特利用了之前自己讨厌的一条礼节规矩——在宫中，身份低的人不能向身份比自己高的人搭话。也就是说，只要安托瓦内特不主动开口，她就能让杜巴利夫人颜面尽失。结果，安托瓦内特对其他任何人都会亲切地对话交谈，唯独对杜巴利夫人闭口禁言，绝不张开哈布斯堡那张地包天的嘴。

情妇怒上心头，向国王告了状。国王一筹莫展，整个宫廷中掀起了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大家各自为营，煽风点火。收到风声的特蕾西亚给女儿写了信，告诫女儿对国王陛下重视的人要表示敬意，这才让安托瓦内特主动“停战”。距离第一次见到国王情妇一年半后，太子妃在新年的大型庆祝会宴席上，与对方没有眼神交流，只是简短地说了一句：“今天凡尔赛宫也很热闹呢。”



皇家塞夫勒瓷器厂的盘子“日本”（巴黎，个人收藏）

在凡尔赛宫举办的拍卖会上，安托瓦内特自己挑选购入

对于聚集在宫廷里，只会嚼舌头、讲八卦、游戏情场的几千名贵族人士来说，杜巴利夫人的胜利可谓是一桩大事。从奥地利来的小姑娘，被出身卑贱的“伯爵夫人”彻底降伏。真是太有趣了！

虽然看上去只是女人之间小小的争执，但事后证明，这却是桩产生长期恶劣影响的重大事件。路易十五看这个太子连自己的妻子都控制不了，更把他当作无能之人对待。太子则越发萎靡不振。“切勿干政，莫要评论人际关系。”特蕾西亚虽然之前进行过教导，但对于不久就采取了愚蠢行动的女儿几乎感到绝望，对法国的外交也稍稍示弱。而且，在居住于凡尔赛宫的人看来，被来自曾是敌国的少女否定自家的正式情妇制度，谁都不会开心吧。



皮埃尔-菲利普·托米尔（Pierre-Philippe Thomire，1751—1843，法国雕刻家），凡尔赛宫王后寝室烛台一对（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安托瓦内特对自用家具的品质状态格外注意。这件物品，因其考古学上的正确性和美观度而闻名

实际上，情妇这套制度也不全是坏处。在许多方面，从异国嫁过来的王后也被情妇这一制度保护着。如果说生出继承人是王后的工作的话，那么情妇的任务就是在身心两方面安慰国王。在大部分情况下，王后虽然地位高但外表略逊一筹，而使宫廷华光异彩的恰是情妇。由于“打扮得美美的”是情妇的工作，需要巨额的金钱花在外表方面，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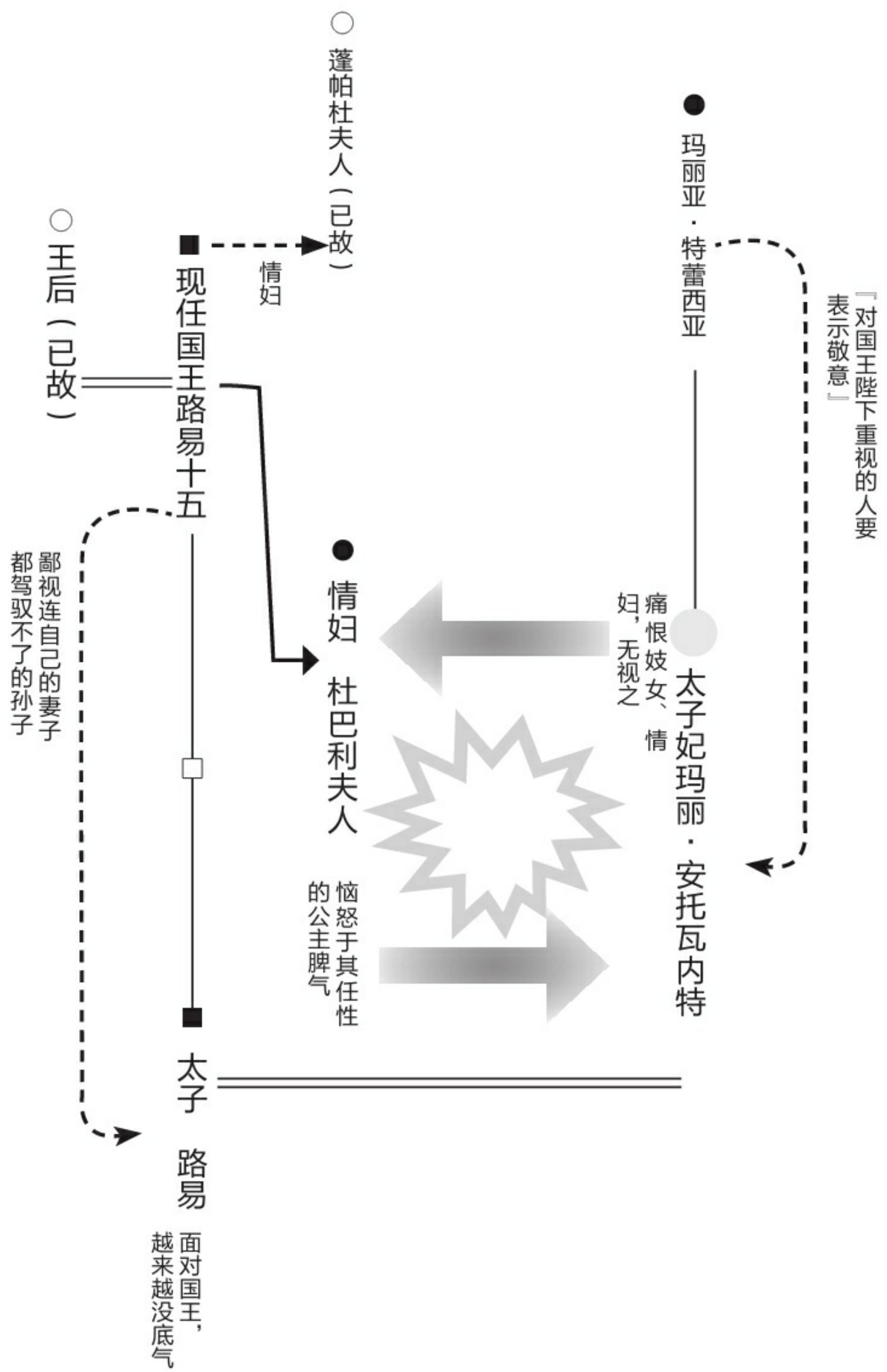
情妇浪费钱的状况遭到大家的非难。另外，一般情妇都想把自家的亲属提至宫廷要职，这一点也会招致反感。于是，情妇独自承受着被他人憎恨的角色，相应地，王后得以待在了安全区。

要强招来的麻烦

安托瓦内特不走运，之后加冕成为路易十六的丈夫对女性几乎不关心，别说是王后了，就连情妇都没有。于是安托瓦内特只好兼任情妇的作用，成为众矢之的。但这都是后话了。不管怎么样，这次和杜巴利夫人的纷争，是安托瓦内特犯下的最初的一大失误。本应该给国王撑下面子，让一让就能过去的事，竟将事态搞到如此复杂。这样的要强态度，任谁都对她留不下好印象。后来，确定安托万内特是不受欢迎的时候，不少人都回忆起这次的事件。

不懂得“以退为进”的战术，也许不全怪年纪轻吧。正如大家所感受到的一样，看到这里，安托瓦内特的性格特点已经相当明显了。她绝不容许自己受侮辱，自尊心强。只有不自信的人，才会极端地外露出来。

情妇vs.太子妃



蓬帕杜夫人（已故）
王后（已故）
现任国王路易十五
情妇
玛丽亚·特蕾西亚
『对国王陛下重视的人要表示敬意』
鄙视连自己的妻子都驾驭不了的孙子
情妇 杜巴利夫人
痛恨妓女、情妇，无视之
太子妃玛丽·安托瓦内特
恼怒于其任性的公主脾气
太子 路易
面对国王，越来越没底气

结婚前接受的特训，以及定期收到母亲寄来的信，都让安托瓦内特了解到自己其实是缺乏教育的。而母亲只会一味地训斥、责怪、埋怨。这样下去还怎么拥有自信？她的法语还说得不溜，和别人谈话偶尔会结巴，她可能也猜想自己被人在背地里嘲笑。不对，确实发生过她被别人笑话的事情。为什么就没注意到呢？结婚将近两年，还没有孩子。而在这之前，连“造人”的行为都没有过。在毫无隐私可言的凡尔赛宫，谁都知道这件事。当然，问题出在太子路易的男性生殖功能上，但他就一直这样“无作为”。而即便如此，周围人对于安托瓦内特依然施以无声的压力，母亲又在另一边严厉地催促。这对年轻夫妇在床第上的努力毫无收获，两个人甚至都讨厌过夜了。

安托瓦内特属于那种不给自己设置与外界的屏障就不行的人。正是知道自己可能被人嘲笑，所以才会过度保护自己。对于因为床上功夫好而被宠爱的杜巴利夫人这样的女人，她相当看不起，非常嫉恨。

如果不能生孩子怎么办？……安托瓦内特的焦虑与不安，绝对超过现代人的想象。法国与奥地利的友好邦交，光靠联姻还不行，只有她生下继承人才算完成。如果有负期待，不能生下男丁，也就等于自己再无存在价值了。

安托瓦内特为了排解自己的恐惧情绪，半夜里溜出凡尔赛宫，到巴黎游玩。她乔装打扮，跳跳舞，这时候的她才能忘却所有烦恼，让自己喘口气。就算宫中的人给她打下爱玩儿的烙印，也阻止不了她，她就这样一直陷入恶性循环。

COLUMN专栏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维也纳宫廷所没有的情妇制度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借腹生子”的风俗思想，无论是正室还是侧房生的，只要是国王的孩子，都有继承王权的可能性。德川时代的大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被毒杀的男孩儿也由此增多。

而另一边，在欧洲王室中，只有王后所生的孩子才有王位继承权。与情妇所生的孩子最多只会被授予贵族爵位，成为一名廷臣。由于王室对这一传统贯彻始终，所以国王和别人生再多孩子，王后都大可放心。相应地，对情妇的存在就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保证了王后的“名号”，但在这华奢的宫廷生活里，掌有实权的却是情妇。

关于杜巴利夫人这个人，虽然安托瓦内特事先已经得知不少信息，但实际亲眼看见宫廷中的她，还是感到了一种文化冲击。如果维也纳宫廷中的“首席”不是母亲而是父亲，对情妇的存在习以为常的话，可能不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了吧。



弗朗索瓦-休伯特·德鲁埃（Francois-Hubert Drouais），《以花装点的杜巴利夫人》（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第5章 被神选中的王后

The God-Chosen Royal Consort

从太子妃到王后/如果安托瓦内特……/婚后第八年生子/剔除所谓的“礼仪”

从太子妃到王后

1774年春天，路易十五罹患天花病，没过多久便驾崩了。大约60年前，在他5岁被加冕为王之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的情景，国民们早已忘却。这是因为他与之前的路易太阳王统治国家的时间差不多一样长（太长了），大家早已厌烦，对他们只知享乐而不理朝政的行为感到既失望又愤怒。

这下好了，接下来总该可以迎来好时代了吧。人们对于认真的新国王路易十六寄予厚望。他那18岁的美丽王后也非常有人气。安托瓦内特不仅仅是连接法国与奥地利友谊的桥梁，还是一个和平的象征。她与困于深宫之内的前任王后们都不同，不让堕落的情妇靠近国王半步（前一章中已经写到，这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恰恰是个陷阱）。



让-米歇尔·莫罗（Jean-Michel Moreau，1741—1814，法国版画家），《兰斯大教堂举行的路易十六加冕仪式上的装饰，1775年6月11日》（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加冕仪式效仿历代国王，在巴黎城外的兰斯大教堂举行。正值19岁的路易十六从大主教手里接受了王冠。当时的他，会不会因自己太早登基而备感不安呢？还是会觉得总是鄙视自己的祖父这块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没有了而感到开心？从他茫然的表情中看不出任何线索。他已然长成体态优雅的样子，与这庄严的仪式氛围相契合，堂堂正正。据传，目睹这一幕的安托瓦内特感动得热泪盈眶。

安托瓦内特是站在国王身边吗？

并没有。在法国，王后没有任何官方职权。无论是受大主教赐福也

好，加冕戴冠也好，都轮不到她的份儿。她只能作为列席者中的一员，在一旁观看庆典（拿破仑为皇后戴冠的画作非常著名，但这是他为了切断与波旁家族的干系，刻意改变的方式）。看看这幅名为“兰斯大教堂举行的路易十六加冕仪式上的装饰，1775年6月11日”的画作，可以发现大主教和国王身边围着众多教士，就算再向外一圈也被许多地位较高的男性贵族围绕，两旁是华丽的音乐演奏队。以极少数较高地位的女性从二楼俯视下来的情景，就能明白了。

尽管如此，身着华服的安托瓦内特依然十分引人注目，而她本人也别无他求。新晋王后抑制不住此次庆典的兴奋之情，在给母亲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信中这样写道：“作为母亲大人最小的女儿，上帝把这样的我送到了欧洲最美丽的国家。得到如此厚爱，我惊讶万分。”

特蕾西亚这位女王清楚地感受到女儿高兴的心情，在信中的说教比之前更厉害了，还对从祖国派去的心腹——梅西伯爵，下达了加强监督女儿的命令。特蕾西亚认为，如果王后没有政治权限的话，那么情妇就会替补上位，在私下应该会给国王带去影响。虽然太子妃时代禁止干政，但既然现在成了王后，就必须让国王继续走亲奥地利的路线。为了这一目的，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应该变得紧密，生出继承人的任务更是迫在眉睫。

根据梅西伯爵的谏言（其实就是特蕾西亚的意思），路易十六加冕后不久，夫妇卧房的中间设了一条长长的秘密通道。通过这条通路，国王可以掩人耳目地前往王后的房间，这样他们的压力也能减轻不少。

如果安托瓦内特……

然而事态并未好转。婚后第四年了，夫妇俩的“房事”依然很痛苦。路易把精力全都放在了打猎上，而安托瓦内特则是沉迷于跳舞和赌博。

现在的宫廷，已经完全变成了王后的天下，杜巴利夫人也被赶出了宫。不成熟的安托瓦内特举止骄奢，大手大脚，从小耳濡目染认为这正是王侯贵族的标配。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享受着随心所欲的快感。作为丈夫的路易，一方面出于未尽到丈夫责任的内疚感，再加上他本来就对宫中的事情毫不关心，于是也就随着王后的性子。连梅西伯爵的忠告都令她厌烦，和太子妃时期不喜欢指指点点的人一个道理。

对于年长者，安托瓦内特很是疏远。她觉得他们只会让她心烦，是无用礼节的化身，最无聊了。就连当初结婚时十分依赖的姑姑们（路易十五的三个女儿）也不例外，冷淡对待。她把游手好闲的同好们聚拢在自己身边，甚至从他们中间选了几个人，和她一起坐在本应是王侯专用的正式餐桌上用餐（这必然导致她身边净是些马屁精）。就寝仪式也废除了（只有国王在革命后依然继续进行这项仪式，而这在之后的瓦雷讷逃亡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却增加了舞会和戏剧表演的活动日。凡尔赛宫俨然变成了到处可见王后的游乐设施的地方。

宫廷这样一个闭塞的世界，对于法国贵族们有多重要，或许对安托瓦内特而言——与情妇制度的意义同样——她并没有好好理解。从前的王室每换一季就换个住处，巡回国内（移动宫廷），以向全国展示自己的权威。而到了路易太阳王这一代，转变为各地的人们专门跑来看国王的方式。凡尔赛宫开放给下层人民，也是出于这个理由。

贵族不再居住在自己的领地，而是交托下人找住处，只要地租定期送来就行（在这一点上，与喜欢住在乡下自领地的英国贵族正好相反）。在凡尔赛宫得一屋可住，待在神一般存在的国王身边伺候他，这对于贵族来说就是一种荣誉，而这样的想法已经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因此也能够理解，如果被宫廷放逐，等同于一死。安托瓦内特习惯了将年长者视作敌人。他们对这位异国而来的小姑娘把宫中弄得鸡犬不宁感到愤恨，动不动就散布恶评。而且，安托瓦内特带来的一群年轻贵族，后来也证明，他们并不全是她的有力伙伴。这些赌徒之辈，一旦失去了资助人的慷慨大方，就自动作鸟兽散去。



假面舞会的邀请函（复制品，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但如果至少有来自国民的支持的话……

安托瓦内特一直坚信自己是受国民爱戴的。而事实上，她在那段时

间确实还处于这样的状态。往返于巴黎与凡尔赛的时候，以及在剧场和舞会会场时，新王后只要一现身，民众们就反响狂热。她近距离感受过好几回如此受欢迎的热潮，无论母亲特蕾西亚教导多少次“民众之心，十分易变”，她都没有实际体会。安托瓦内特错以为受人民喜爱的就是如此天然的自己，并没有考虑过，这其实是人们期待她将来成为亲切、伟大的国母而表达的热情。

如果安托瓦内特——像戴安娜王妃那样——定期慰问受病痛、贫困折磨的人们，未来的结局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然而，对于巴黎和凡尔赛以外法国其他的地方，贵族身份以外的法国人，她全无兴趣。就连法国的大自然也好，大学、医院、工厂、农村都毫不关心。“如果没面包可以吃点心呀”这句话虽然并非出自她口，但从她的品行而言，任谁都会相信她是说得出这种话的。

如果安托瓦内特婚后很快怀孕，像母亲和姐姐们一样生下许多子嗣的话，肯定又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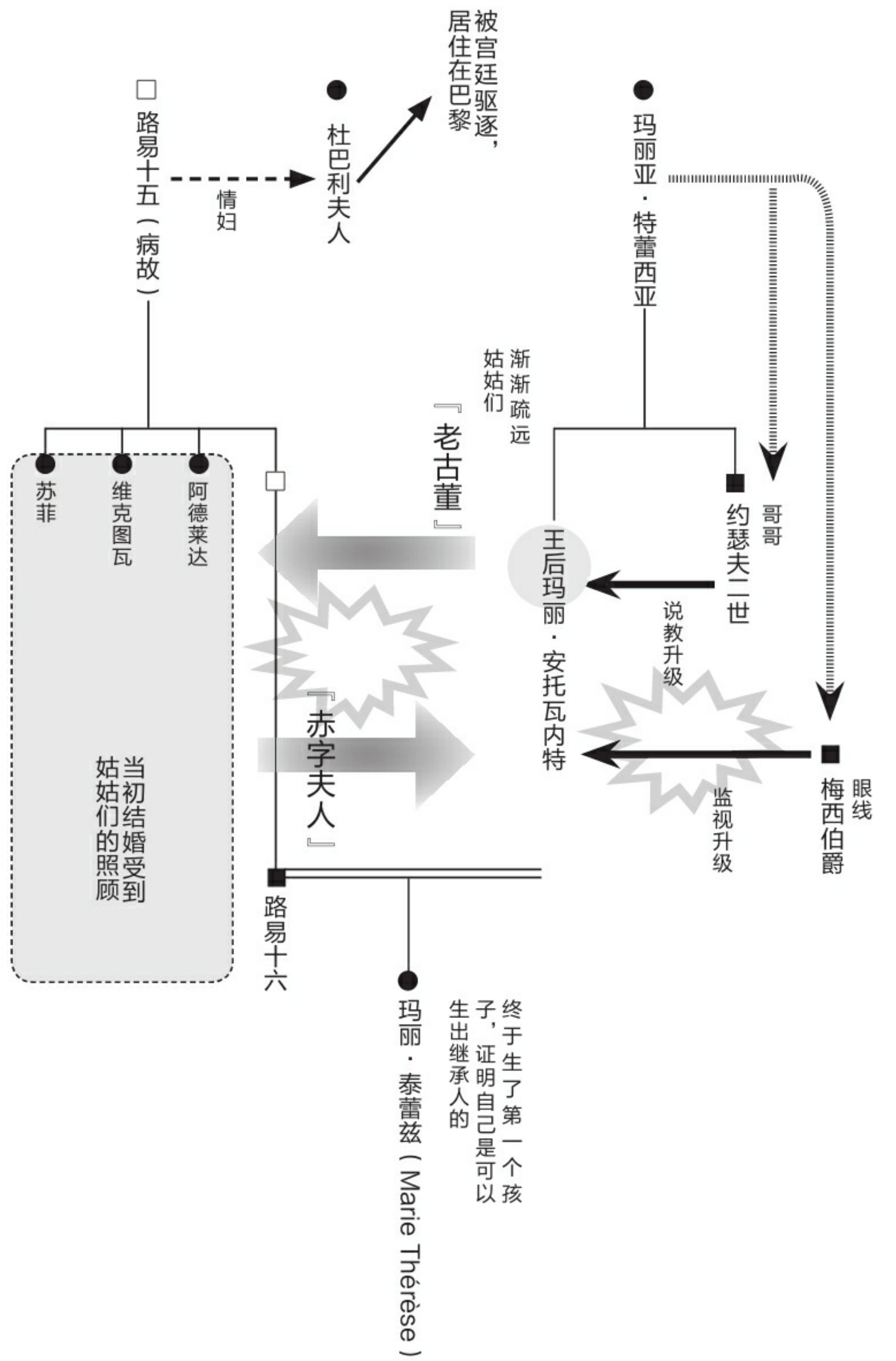
婚后第八年生子

1777年，从奥地利突然来了位宾客。他是安托瓦内特的哥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母亲玛丽亚·特蕾西亚一样是统治者）约瑟夫二世。由于从王后故乡很少有近亲来访（一般来讲，无论哪里的王后，一旦嫁去别国就不会再与亲兄弟碰面），法国小心翼翼地进行了款待。

此次访问，表面上是向同盟国法国表示敬意。然而宫中心思锐利、了解内情的人，想必都知道其中的真正目的。都过去7年了，为什么还没生小孩儿？这一问题的答案，约瑟夫为了亲自查明才来到这里。哥哥眼见妹妹夫妇俩的没出息样，以比母亲都唠叨的程度对安托瓦内特进行了说教，并且还留下了说教书。

说教的效果立竿见影。但不是对妹妹，而是妹夫。这两位男性同胞，进行了掏心掏肺的密谈，约瑟夫建议路易做一下生殖方面的手术。而路易性格优柔寡断，之前也不是没从臣下那里收到过这样的谏言，可就是迈不出这一步。这回他彻底心服口服，听了劝，只此机会刻不容缓，立马决定做手术。

与年长者的争执



路易十五（病故）
情妇
杜巴利夫人
被宫廷驱逐，居住在巴黎
玛丽亚·特蕾西亚
渐渐疏远姑姑们
『老古董』
苏菲
维克图瓦
阿德莱达
当初结婚受到姑姑们的照顾
哥哥
约瑟夫二世
说教升级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赤字夫人』
眼线
梅西伯爵
监视升级
路易十六
玛丽·泰蕾兹（Marie Thérèse）
终于生了第一个孩子，证明自己是可以生出继承人的


1
2
4
3
5

《1781年降生的长子——太子路易，以及装扮成维纳斯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奥古斯丁·帕茹（Augustin Pajou，1730—1809，法国雕塑家）（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雕像比绘画更真实

1. 与二次元的绘画相比，雕像作品展示出更为清晰的容貌特点。高耸又圆润的大额头

2. 略微显长的鹰钩鼻

3. 刚出生不久的太子路易·约瑟夫。因为在法国，太子被称作海豚，在台座上也刻有海豚形象

4. 下唇稍有突出（哈布斯堡家族的特征）

5. 海豚看着像鱼，因为大部分会像这样雕上鱼鳞图案



安托万·弗朗索瓦·库里（Antoine François Curry，1741—1823），《路易十六》（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之后，安托瓦内特和特蕾西亚一直保持着通信，交流内容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都是相当“诚实”露骨。虽然原本就明白，床笫之事无关情色，可以说就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但表达出好不容易可能会怀上孕的喜悦之情的安托瓦内特，实在是惹人怜爱。可想而知，她一路走来有多烦恼。国王与王后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夫妻。

次年，1778年12月，安托瓦内特生下了长女玛丽·泰蕾兹。虽然不是王子，但并不成问题。这起码证明了她有生育能力，向世人证明了今后也还是能继续生孩子的。成为父亲的路易——与自己加冕成王时安托瓦内特的样子一样——感动得泪眼婆娑，骄傲地将自己的小宝宝抱在怀里。

此时的安托瓦内特有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路易的弟弟普罗旺斯（Provence）伯爵。比起哥哥路易，普罗旺斯一直自豪于自己优秀的政治能力。他以为安托瓦内特没有生育能力，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认为王冠在下一轮就会戴到自己的头上。而这个念想被颠覆了，他的一只脚也踏入了敌对阵营。

COLUMN专栏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剔除所谓的“礼仪”

安托瓦内特一向认为那些所谓的礼仪、繁文缛节都是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因此一直在进行简化、废除。即使某项礼仪在道理上讲得通，她还是会一味地给予高压政策，不由分说地打击，挫伤以这项礼仪而保持荣誉的人的自尊心。如果是老练的政治家，一般会想办法以其他什么补偿来掐掉周围不满的新芽，可年轻的安托瓦内特的心思根本不会这么周到。

而且，因为她自认为是时尚弄潮儿，就对老贵妇们的老土裙装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她给她们取外号叫“立领”（以前的流行），背地里嘲笑“过了30岁还老在宫里晃悠，真是不可理喻”。

如此言行，对方都看在眼里。人们怀恨在心，巴黎的大街小巷不久便流传开这样一首小曲：

可爱的20岁王后殿下

待人真残酷

请快回到自己故乡吧

不知不觉中，她的声望突然开始走下坡路了。



马歇尔·丹尼斯（Martial Denis）根据克劳德·路易·德尔的原画，创作的版刻作品，《着盛装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第6章 洛可可玫瑰

The Rococo Rose

游戏人间、奢靡无度的顶峰期/与保守派为敌/王后依赖的“情妇”/与勃利家族的关系

游戏人间、奢靡无度的顶峰期

安托瓦内特23岁时生下大女儿玛丽·泰蕾兹，25岁生下大儿子路易·约瑟夫，29岁生下二儿子路易·夏尔，成为名副其实法国王后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她“此乃吾之天下”的顶峰时期，同时她也更纵情于奢侈玩乐。

不绝于耳的赞美和阿谀奉承，会吞噬掉一个人。拥附权贵者不知羞耻的谄媚，安托瓦内特全盘接受，并视作理所当然。她迎来了女人最好的年华，全身上下自信满满，迷醉在可谓“毫无所缺”的“望月”（满月）心态之中，沉浸于花枝招展的欢愉里。这种状态，与有着亲戚关系的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卡洛斯四世王后——玛丽亚·路易莎（后来她被痛骂为“西班牙史上最恶王后”）如出一辙。她们都是看到宫廷里情妇不在了，而自说自话觉得自己必然得作为一国之花，担负起时尚领军人物的职责。



弗朗索瓦·马纳乔（Menagot），《1781年10月22日，太子路易·约瑟夫·泽维尔·弗朗索瓦的诞生寓意》（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由巴黎卢浮宫美术馆寄存）

安托瓦内特对衣装嗜好的讲究，在重用意大利人发型师莱奥纳多和女性时尚设计师创始人罗斯·贝尔坦（Rose Bertin）以后，越发高调。“坐垫”（puuf）式的发型，把头发堆得如高高的小山堆。宝石、缎带、羽毛，最后还有仿照船、庭园之类的装饰，成了一个乱七八糟、什么都往身上堆的怪人；用鲸鱼骨做的下装与巨大蓬起的裙子一样（参考第89页），曾在宫中掀起一阵流行风潮。



诺曼底公爵路易·夏尔（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花在衣装上的年度预算，在她刚成为王后的1774年还是12万里弗，9年后竟然倍增至26万里弗。即便如此她仍不知足，据说曾经缠着路易买下了一件60万里弗的裙子和26万里弗的手镯。另外，根据梅西伯爵交给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报告，1776年安托瓦内特的个人负债达到了40万里弗，想必这其中也包括了赌牌赌输的部分。

王族中的女性比男性还要容易感到生活无聊，所以历代王后中基本上没有不赌博的。来自西班牙的路易十四王后逢赌必输，对宫中其他人来说就是冤大头一枚，因此只有当她坐在赌桌上才受欢迎。来自波兰的路易十五王后也经常赌输，甚至会拜托原本是情敌的蓬帕杜夫人去找国王说情，让他帮忙还债。而安托瓦内特爱赌，当时只看作宫廷内务之事，并没被认为是什么大问题。

关于巨额的置装费也是相同的情形。从前本是王后和情妇两方需要的服装经费，可以说如今全部用在了一个人身上。而且，如果王侯贵族为了穿得漂亮而开支的话，里昂的丝绸工厂之类的进出口业者的日子也会好过。原本来讲，时装产业在法国乃作为一项国家政策而备受重视，时尚杂志、时装娃娃等输送到各国宫廷之中。在安托瓦内特看来，她自然觉得这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做贡献，确实有一番道理。

与保守派为敌

那么，她到底失败在了哪里呢？

第一，（又来了！）无视老规矩。流放那些制定凡尔赛宫廷传统的年长者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安托瓦内特频繁地把平民出身的贝尔坦叫到自己的私人房间。虽说关于每天更换多次的裙装事宜，确实需要商量，然而，对于一次都没有享受过被召见荣誉的其他较高地位的人，这件事完全就是一种侮辱。像这样胡乱树敌，并且对其严重性毫无察觉，也是搞不清自身立场的一个表现。而且，对于自己被当作时装模特儿也满不在乎。话说回来，王后身为宫廷中的时尚教主，这一点是可以的。但变成一间裁缝屋的广告板的话，王室的威严何在？

出于同样的想法，维热·勒布伦（Vigée Le Brun，1755—1842，法国著名女画家）所画的肖像画，也招致保守派的不满。1783年官方展出的肖像画《着薄纱服的安托瓦内特》，展示了与“坐垫”发型的不同风格。她头戴简单的草帽，身上仅有一根粗腰带作为饰品，身着薄纱棉裙。也许画中人是想表达“穿成这样的我也很美吧”。如果放在现代日本的环境中，这也是一件可以作为皇室公开照片，向世人展示皇族光着脚穿着宽大服装的形象照。法国官方展览上的达官显贵们谁都闭口不言，不发表任何感想。没过多久，这幅画就从会场上撤下了。对于这一点，安托瓦内特并没有提出任何抱怨，她应该也明白这次自己“走岔”了吧。

于是，维热·勒布伦立马画了另外的替代作品——在所有安托瓦内特肖像画中最为著名的《手持玫瑰的安托瓦内特》。这幅画才是“天时地利人和”，萦绕着安心感的作品，与王后的外号“洛可可玫瑰”十分契合。顺带一提，安托瓦内特在所用香水上也展现出自我个性，在以麝香

等动物性烈香为主流的环境中，她偏爱玫瑰、草本等有隐约植物香气的味道。就连自己的手袋，也渗入了郁金香的香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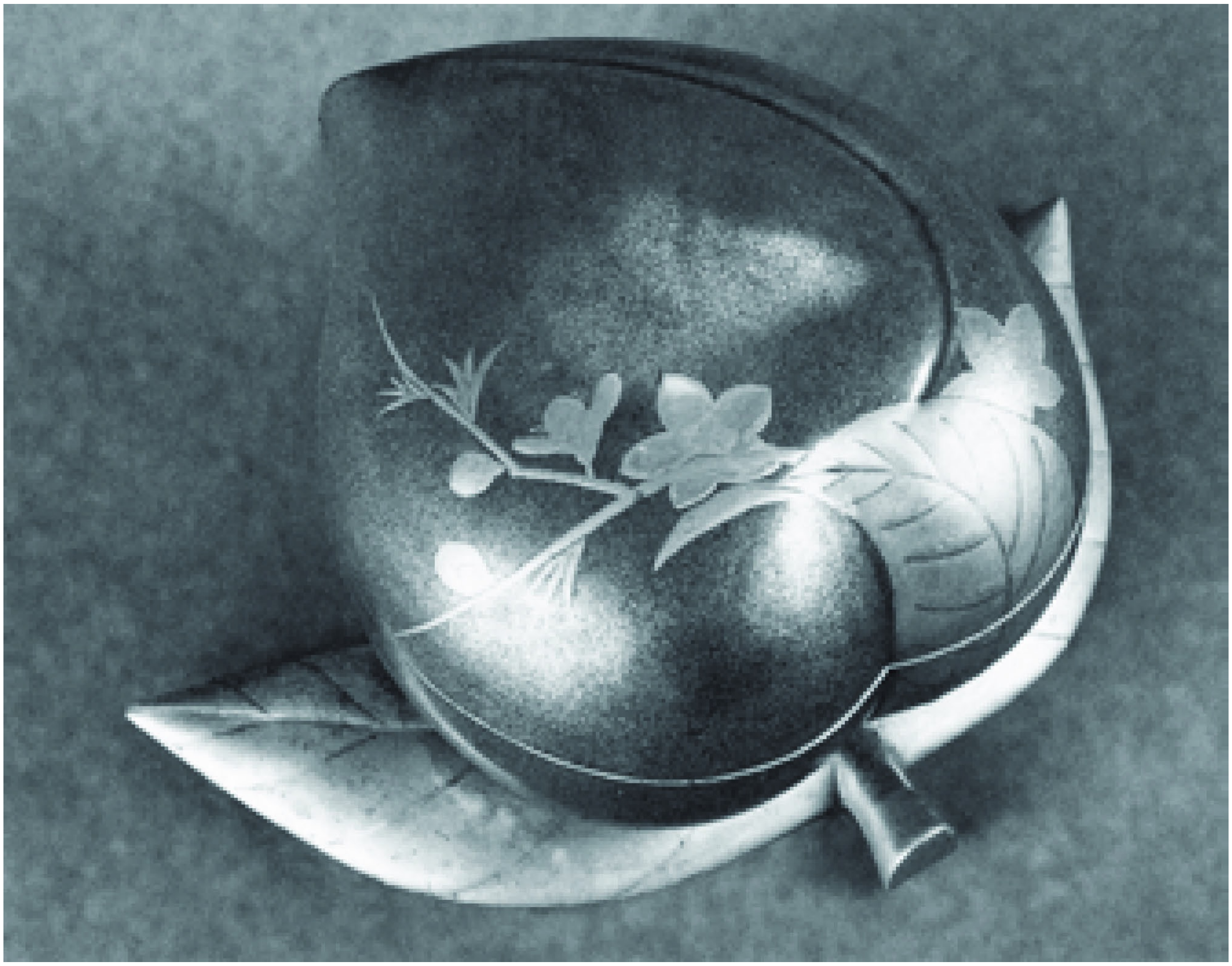
另外，来自音乐国度的安托瓦内特，据传面对结婚典礼上演奏的法国交响乐团，忍不住连连打哈欠。她自己说是累了，我想应该是觉得无聊吧。在来自故乡的克里斯托弗·威利巴尔德·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巴黎首演的现场，安托瓦内特坐在贵宾席上，发出的掌声尤其热烈，引起周围人的侧目。与厌恶阉伶歌手的法国相反，安托瓦内特与她的哥哥约瑟夫二世［阉伶歌手界的超级明星法里内利（Farinelli，1705—1782，意大利著名阉伶）的忠实粉丝］同样热爱宛如天使般的歌声，爱到甚至曾邀请歌手到自己房间唱歌的程度。关于音乐，当时的她肯定瞧不起法国。无论怎样掩饰，对方都能感受到这种态度，再说她也并不想遮掩。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着薄纱服的安托瓦内特》（达姆施塔特博物馆馆藏）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手持玫瑰的安托瓦内特》（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作者不详，《桃形描金画盒子（桃子小箱）》（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由巴黎吉美博物馆寄存）

令人意外的是，安托瓦内特与日本也有些关系。她从母亲那里继承的遗产包括一些日本漆器。她非常喜爱，后来自己也慢慢买了不少。

《桃子小箱》《背篮形香料盒》，这些完全是女性所爱的小巧又精美的工艺珍品，在革命战乱中并没有散落于天涯，而是幸运地全都被保存了下来。在赝品泛滥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件假货混进来，这证明了安托瓦内特的审美眼光。

王后依赖的“情妇”

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80年去世，安托瓦内特时年25岁。接到通知的安托瓦内特精神崩溃，甚至吐了血，一整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停地哭。

当时她的心里一定五味杂陈。本来想趁母亲在世时能告诉她太子诞生的喜讯，可到最后都没有尽到孝道。对于这样的自己，她充满了自责。而另一方面，这位严厉的母亲所写的信中有过这样的内容：“我实在见不得自己的孩子（指安托瓦内特）死去或是遭遇其他不幸的事情，我想爱这个孩子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我向神明祈祷，最好尽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安托瓦内特也算是解脱了。

而她重振旗鼓起来相当快，连梅西伯爵离开法国也没有阻止。自从发现他是母亲派来的间谍，她一直很疏远他，把他归为“无聊老人”那类人而冷眼相待。大革命之后，即便汉斯·阿克塞尔·冯·菲尔森（Hans Axel von Fersen，1755—1810）主动请求王室救援，梅西伯爵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行动。从这点来看，想必是因为他对安托瓦内特已经失望至极（也许应该说是厌恶透顶）。如果不是这样，对玛丽亚·特蕾西亚如此忠诚的梅西，不可能不顾虑到女王的想法。

对原本应该能成为自己最好伙伴的人，净说些刺耳的话，使他们敬而远之，却只把取悦自己的人放在身边——安托瓦内特的这个弱点，在对待勃利夫人（Duchess de Polignac，1749—1793）的态度上显得尤为典型。与这位美貌的勃利夫人相识，是在安托瓦内特即将成为王后之前。一直以来，凡尔赛被认为是这世上神明们所居住的地方，大家都疏远丑的事物。近卫兵也都选的帅哥，女性则被要求平时就得身着华服。

其中，勃利夫人的魅力仍是出类拔萃的水平（从第109页维热·勒布伦所画的肖像画便可一知）。

安托瓦内特主动与她搭话。勃利夫人的外表并不清秀、美丽，而是率真、活泼，富有机智的样子。面对安托瓦内特，她毫不避讳地聊起自己的事情：她比安托瓦内特年长六岁，有两个孩子，由于贫穷不能经常去宫里伺候。此时，勃利夫人自己并不知道一件事——安托瓦内特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值得付出真正友情的人。



漆器收藏《竹篮孔式栗鼠描金绘六角箱》
作者不详（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由巴黎吉美博物馆寄存）
王后喜爱日本货

1. 有内盖与外盖的六角形编篮中放有7个苹果，极具匠心

2. 草丛中隐约可见的蚱蜢

3. 不仅网纹图案，一个个苹果也镶了金

4. 外盖上有只松鼠，但制作者感觉好像没见过真的松鼠，样子不写实却也挺可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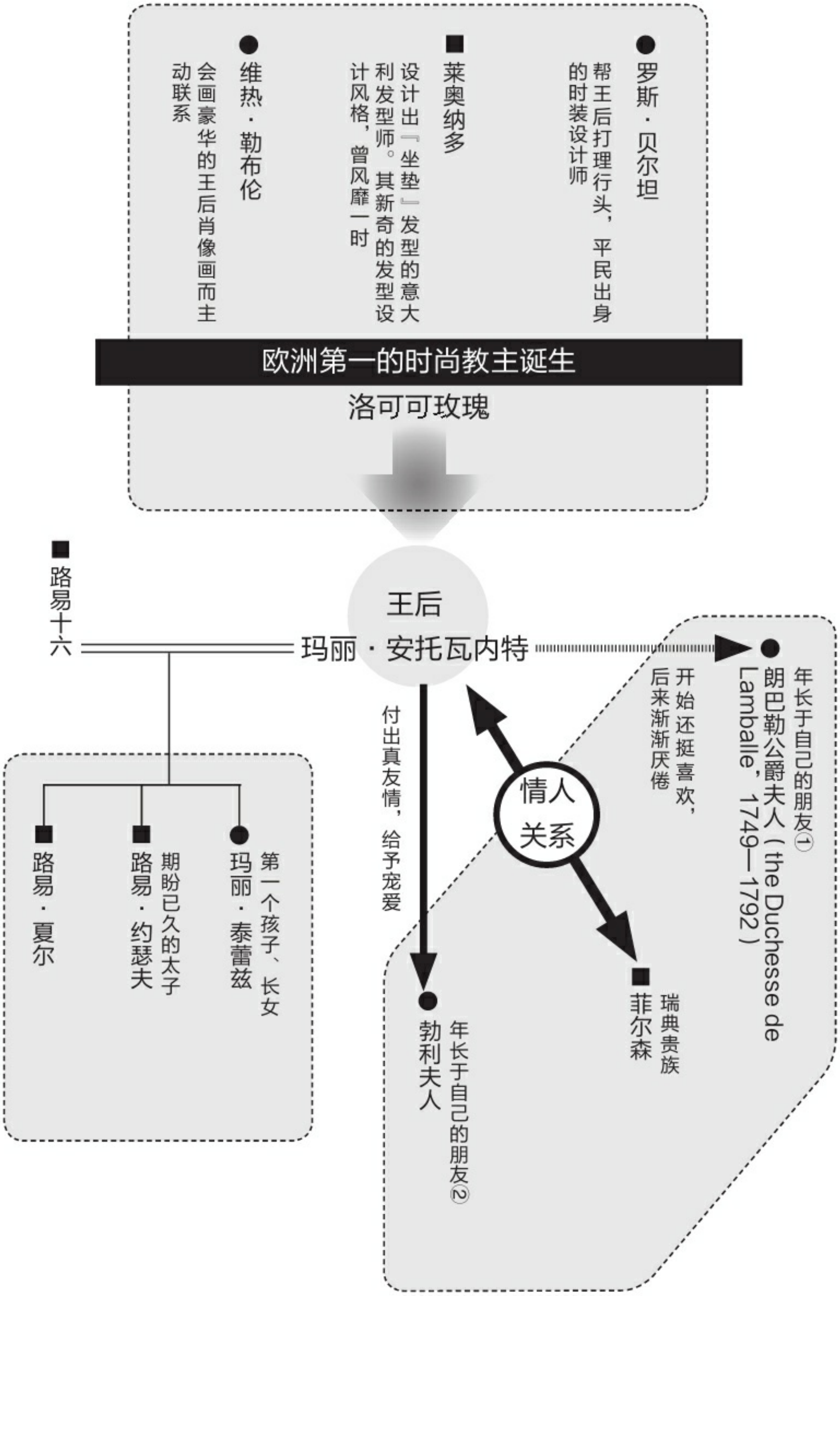
5. 置于手掌上，越看越小巧可爱的描金绘（在漆器上“涂撒”金粉、银粉的技法）。安托瓦内特的描金绘收藏品全都是小尺寸的

对于把勃利夫人纳入宫中一事，梅西伯爵曾认为有失妥当而提出反对意见。然而安托瓦内特充耳不闻。她觉得只要能和勃利夫人待在一起就很开心。这位年长于自己的朋友，在自己怀孕生孩子的时候给了不少建议，在与丈夫、情人的关系方面也直截了当地教了她很多。勃利夫人既是交谈高手又善于倾听，还有许多玩乐上的想法，总之拥有能使对方放松的招数。安托瓦内特片刻都不愿离开她，只要自己能力所及，什么都给她，以她的快乐为乐。

勃利夫人的“发迹”之势非常惊人。她在宫中被分配给宽敞的房间，年收入8万里弗。后来从伯爵夫人晋升为公爵夫人，甚至成为安托瓦内特的孩子们的老师。

连国王都没有情妇，王后倒是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情妇似的。情妇勃利夫人是个贪婪之人，而且会把自己的贪婪隐藏在可爱的表情之后，堂堂地要求配属领地，为自己的亲戚强要个一官半职、提升官阶，甚至还让安托瓦内特给自己的情人发钱。梅西伯爵之前的担心应验了。对于这样明显的不公而表达不满的人越来越多，发展出了一批反王后派。即便如此，安托瓦内特还是继续依赖着勃利夫人，终生奉献出自己的真诚。而勃利夫人那一边，在革命爆发后立刻对安托瓦内特不管不顾，选择了亡命天涯……

安托瓦内特喜欢的人



罗斯·贝尔坦
帮王后打理行头，平民出身的时装设计师
莱奥纳多
设计出『坐垫』发型的意大利发型师。其新奇的发型设计风格，曾风靡一时
维热·勒布伦
会画豪华的王后肖像画而主动联系
欧洲第一的时尚教主诞生
洛可可玫瑰
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
路易十六
玛丽·泰蕾兹
第一个孩子、长女
路易·约瑟夫
期盼已久的太子
路易·夏尔
付出真友情，给予宠爱
情人关系
开始还挺喜欢，后来渐渐厌倦
朗巴勒公爵夫人（the Duchesse de Lamballe，1749—1792）
年长于自己的朋友①
勃利夫人
年长于自己的朋友②
菲尔森
瑞典贵族

COLUMN专栏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与勃利家族的关系

被安托瓦内特宠爱的两位年长于她的女闺密——朗巴勒公爵夫人和勃利公爵夫人——碰巧生日是同一天。然而她们的命运却分岔出明暗交错的不同的路来。

前者性格朴实、认真，与安托瓦内特渐渐疏远。但是她对安托瓦内特一如既往的忠诚令人动容，革命爆发之后仍没有背弃。也正是这个原因，她成了暴徒们发泄忿恨的众矢之的，最后被人残杀，头颅还被挂在了枪尖上。

后者性格活泼，是个享乐主义者。安托瓦内特开始铺张浪费的生活，正是从与她结识起变本加厉。对于她，王后单方面倾注奉献了满腔的爱。但是这位勃利夫人，革命一发端便抱着所有的财产逃离法国。过了三十几年后，没想到勃利夫人的儿子竟然成了王政复辟期的首相，谋划强化王权，诱发七月革命，最终使整个波旁王朝寿终正寝（他本人非常长寿）。

也许勃利家族就是波旁家族的瘟神。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勃利伯爵夫人》（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第7章 潜伏的革命

The Looming Revolution

王后的圣域——小特里亚农宫/负面宣传的风暴/价值160万里弗的项链/致命的“项链事件”

王后的圣域——小特里亚农宫

在拥有广阔用地的凡尔赛，以绚烂豪华的宫殿为起点步行二三十分钟的距离，有两个大小不一的行宫（贵族们把中间的路程叫作“旅行”）——大小特里亚农宫。后者为路易十五为情妇蓬帕杜所建，但她没能目睹竣工就病逝了。下一代国王路易十六在自己继位之时，将其作为礼物赐给了安托瓦内特，后来成为她的专用城堡——未经安托瓦内特本人允许，就算是国王都无法踏入一步的圣域。

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改造小特里亚农宫及其周边区域，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例如行宫阶梯扶手上设计有组合了M和A字样的装饰，改建室内、庭园，建设小剧场、小村庄等，花费了好几年才初见雏形。如果革命没有爆发，可能这里的工程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看来筑城的梦想，并非只是男人的专属特权。



作者不详，《汉斯·阿克塞尔·菲尔森》（1755—1810，瑞典名门贵族，安托瓦内特的情人；（诺尔雪平，东约特兰美术馆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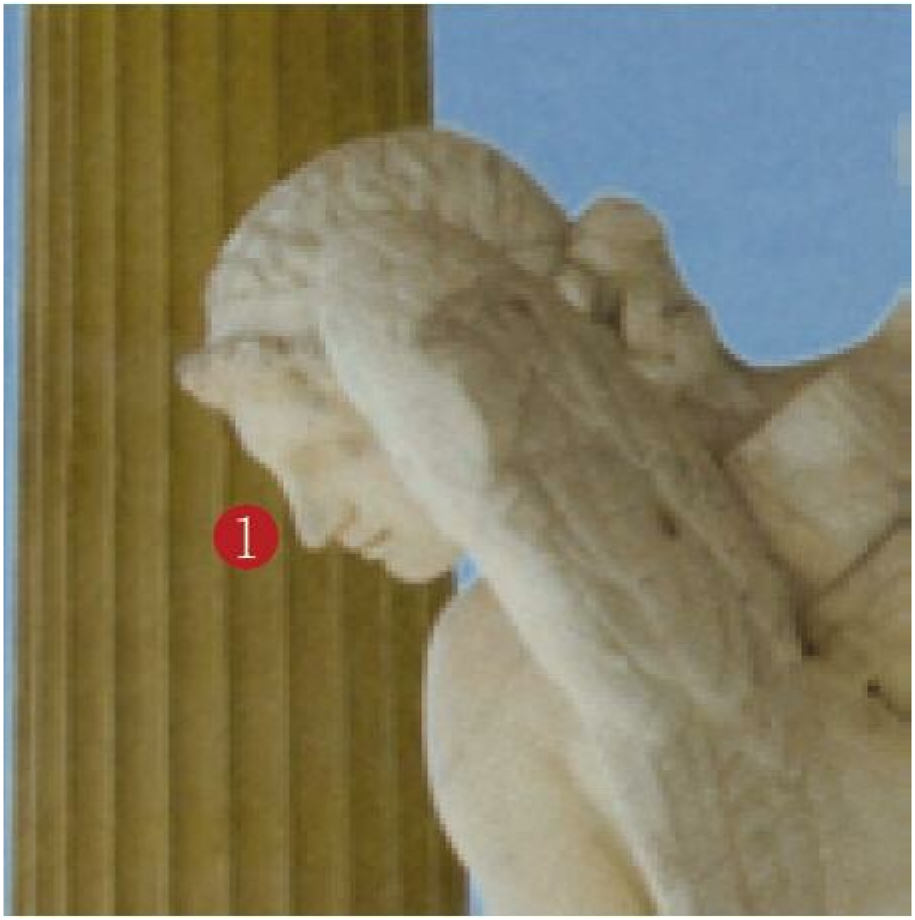
以美貌受赞的菲尔森，生前由知名画家所画的肖像画连一张都没有，很可惜

本馆小而紧凑。正方形的两层建筑，正立面只有五扇窗户。除了大客厅，房间有七八间。但是内部空间以纤美的洛可可风格装点，而且也优先考虑到了居于其中舒适的家居感。这里正是安托瓦内特需要放松身心的空间的一个证明。不管怎么说，凡尔赛宫以路易太阳王的政治意图为出发点，展现出豪奢、庞大、金碧辉煌，是一处用来威慑观者的地方，根本不适合人每天居住在里面。安托瓦内特光是为了习惯就很辛

苦。她经常到小特里亚农宫度过自由的时光，不时回忆起娘家的温暖。由于还挂了许多幅亲兄弟们的肖像画，因此这里才会有“小美泉宫”的外号（这一点也变成了敌人们的话柄）。


1
2
3
4

小特里亚农宫之“爱之神殿”
安热-雅克·加布里埃尔（Angé-Jacques Gabriel，1698—1782，法国建筑师）设计（凡尔赛）
在这里，能够“做自己”



1.据传是模仿菲尔森容貌雕刻的这张天使之颜。由于菲尔森本身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肖像画，如果说这张天使面孔真的模仿的是他的话，那可是何等的美貌啊

2.竖列着古代罗马风格圆柱的圆形凉亭——“爱之神殿”。圆周围绕有六七级台阶，内部挑高，景致甚好

3.通向宫殿的这条小路沿河而建，蜿蜒曲行

4.安托瓦内特专用小城堡——小特里亚农宫。她经常说：“只有在这儿，我才能做我自己。”

安托瓦内特的卧房位于二楼，从窗户望出去能看见庭园里的“爱之神殿”。古代罗马风格的白色圆柱式凉亭，是她自己要求建在小河旁的。其内部竖立着一个巨大的丘比特像，据说是模仿菲尔森的容貌雕刻的，这个说法不见得是虚构，因为这是现存于卢浮宫美术馆馆藏的布沙东（埃德姆·布沙东，Edmé Bouchardon，1698—1762）作品的复制品，但是上面丘比特的脸完全不同。“爱之神殿”于1778年竣工，那时她与菲尔森之间的恋曲已经拉开序幕。

在同一时期，庭园中也建起了剧场。虽说只是个提供给贵族自演自赏的小剧场，但二楼看台座位也设计得十分正式，热爱戏剧的安托瓦内特自然也会喜不自禁地走上舞台表演一番。据说她演的是博马舍(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女主角罗西娜。关于演技方面，她的侍女康庞夫人（Jeanne-Louise-Henriette Campan，1752—1822，安托瓦内特的第一贴身侍女）曾写过这样的话：“就算是恭维，也说不上有多好。”关于音乐方面也是同样，被她邀约一同唱歌的维热·勒布伦曾如此评价：“安托瓦内特的乐感不是很好。”由于她们都是狂热的亲王后派，这些评价还是很值得相信的。无论如何，因为都是些类似“文士剧”（文人当演员演出的业余戏剧）的表演，观赏时才会有这样的乐趣吧。



克劳德·约瑟夫·韦尔内（Claude Joseph Vernet，1714—1789，法国风景画画家），《小特里亚农宫的村落》（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画面左侧就是马尔堡塔

1783年，小村落的建设工程开工。两年后，诺曼底风格的小型农村落成了。由水车磨坊、研磨场、厩舍、鸟屋、马尔堡塔（垂钓小屋兼展望台之用）等12处设施组成。房子都是稻草葺房顶，以木材、灰泥所造。只有“王后的房子”那幢稍大些的两层建筑是瓦屋顶。这里有水池、桥、农田、草地。农田里种着大麦、蔬菜，还饲养着牛、猪、山羊、兔子等。为此，也雇用了不少农夫。

当时，卢梭“回归自然”的理念在贵族中间大为流行。因此，原本对大自然没有任何兴趣的安托瓦内特，也享受起了在“模拟农村”里的生

活。当然，都是玩玩的“大型过家家”。即便屋顶上灰泥剥落、墙壁开裂，原本最初就是这样造起来的。而且“王后的房子”内部，与其外观截然不同，放着豪华家具，甚至还有台球桌。一部分农夫原本职业是演员，把自己捯饬得特别干净，村子里的家畜竟然也都喷上了香水。

这里是富翁们的主题乐园，与农民们没有任何干系。在寒风凛冽的贫瘠之地诺曼底，农民能活下来都很不容易。革命爆发后，贫民发现了这片小村庄的存在，当然又再次燃起了对王后的痛恨之火。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中，有一位梦幻般美丽动人的地上人登场。故事开头，主人公——一位时间旅行者，认为到达的地方就是未来的乌托邦，而后终于知道了真相。为了供养地上人，存在着其他长相丑陋、接受重体力劳动的地下人。他们变身为食人族，一到夜里便出来袭击地上人，以家畜为食物……

---

1. 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 aumarchais，1732—1799），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等。罗西娜（Rosina）是《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女主角。——译者注

负面宣传的风暴

安托瓦内特的作风还是一如既往，只邀请自己喜欢的人去小特里亚农宫。对于没有收到邀请的贵族们的嫉妒也好愤懑也好，她毫不在乎。刚开始她还会被中伤她的宣传单、戏谑小曲感到伤心，但没过多久，她便开始认为，也向外界解释道：“法国人是刀子嘴豆腐心。”由于身边都是些会这样安慰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辈，她这样想也无可厚非。

渐渐地，安托瓦内特自己也变成了“法国风格”。她叫国王的姑姑们（路易十五的女儿）为“老古董”，看不起她们，这就是个典型例子。

她的这种行为，终于遭到了报应。安托瓦内特除了有“赤字夫人”的绰号之外，“奥地利女人”的外号也很有名，好像是其中一个叫阿德莱达的姑姑给取的。在法语中，“奥地利女人”与“鸵鸟”的发音很像，因此立刻能联系在一起。而且，安托瓦内特正好喜欢在帽子和头发上，用些鸵鸟羽毛做装饰。

虽说鸵鸟羽毛象征着“正义”，但鸵鸟本身绝不是什么好词。这种长着翅膀却不会飞的鸟，伴随有伪善、言行不一、被神明抛弃之类的负面印象。最经典的就是关于鸵鸟的寓言：鸵鸟面临危机时从不逃跑，而是将头埋进沙地里，以为这样就能藏起来。被取了这样一个外号，谁都不会开心吧。然而，大家也许都觉得这个外号和安托瓦内特太配了，很快便传遍了法国，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讽刺画。可以说，安托瓦内特的一生都被这些讽刺所围绕。讨人嫌大抵就是如此吧。

安托瓦内特生下二儿子路易·夏尔的时候是1785年春天。她终于发觉自己有多不受欢迎了。举行了献祭仪式之后的巴黎，一般来说，在王

室诞生了第二个男丁应该充满欢呼雀跃的气氛才是。然而，她所真切感受到的，只有民众们因愤怒而“鸦雀无声”的气氛。这件事让她大受打击，不禁自语：“我到底对那些人干了什么呢？”她会说出这种话，本身也说明她把好不容易抬起的头又埋进了沙子里……

价值**160**万里弗的项链

“项链事件”发生于同年夏天。

这是一起欺诈事件。如果安托瓦内特本身没有恶评，这次罪案也不会成功。所以在此意义上，她也绝对是有过错的。至少玛丽亚·特蕾西亚、蓬帕杜夫人是绝不可能被卷入这种事情中去的。

让我们回到10年前。对于宝石的狂热一点儿不输于安托瓦内特的杜巴利夫人，下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项链订单：总额达160万里弗，上面镶嵌有550粒钻石。可是没等到项链制作完成，路易十五便驾鹤仙去，杜巴利夫人更是被逐出宫廷。于是宝石商人找到安托瓦内特，要求她买下这条项链。也许是觉得这条项链的品位实在太差，她拒绝了。

时光如梭，如果再不快点儿解决，宝石商人将会面临破产，因而焦急万分。有一天，罗昂枢机主教给宝石商人带去了好消息。



小特里亚农宫里的座钟。皮埃尔·菲利普·托米尔，《通称“雕有两只雏鹫的”座钟》（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透雕工艺的台座，令人联想到格子的造型

说是王后决定买下宝石，他来作为中间人。宝石商人从枢机主教那里看到了有安托瓦内特签名的文件后，彻底放下心来，把项链交给了枢机主教。不可思议的是，没过多久，项链竟然不翼而飞了！罗昂说是已经转交给王后。宝石商人前去王后官邸拜访，王后却说什么都不知道，还把宝石商人轰了出去。

让我们来看看真相是什么。原来，愚蠢的罗昂被德拉莫特伯爵夫人这个骗子彻底欺骗了。德拉莫特伯爵夫人自称与安托瓦内特关系要好，于是罗昂把项链交给了她，连签名也是伪造的。居心不轨的罗昂，夜里在庭园中与“安托瓦内特”密会，然而那只是假扮成王后的妓女，后来她被抓住了。虽然德拉莫特伯爵夫人也被捕了，但是她的同伙已经把宝石带去英国，分赃分得一点儿不剩，如今早已去向不明。被骗的罗昂枢机主教也被逮捕，虽被判无罪，但被下令必须付钱给宝石商人（托他的福，枢机主教子子孙孙香火甚旺，时间跨度达百年，一直在偿还欠款）。

这次事件被揭露后，安托瓦内特写信给哥哥约瑟夫二世，告诉他文件上的签名与自己的笔迹不符，而且名字后面写“de France”也绝不是她的习惯。她冷静地在信中写道：“希望您能帮我查明事件真相。”但是，罗昂被判无罪这一结果使她慌了阵脚，因为这样一来，世人就会觉得连法官都在怀疑王后。于是，安托瓦内特给好朋友勃利夫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自己已绝望到泪流不止，希望勃利夫人快点儿过来安慰她。

即使在人们“清楚了解了事件真相全貌”之后，他们对安托瓦内特依然残存着怀疑的念头。就连报纸上也绘声绘色地刊载这样的内容：“她这么淫荡的女人，甭管和谁，都挺享受逍遥的夜生活吧。肯定就是她骗了罗昂，拿到项链后现在一定藏在某个地方。”

安托瓦内特立刻成为法国第一讨人厌的人物。此时，革命的苗头越来越近。

COLUMN专栏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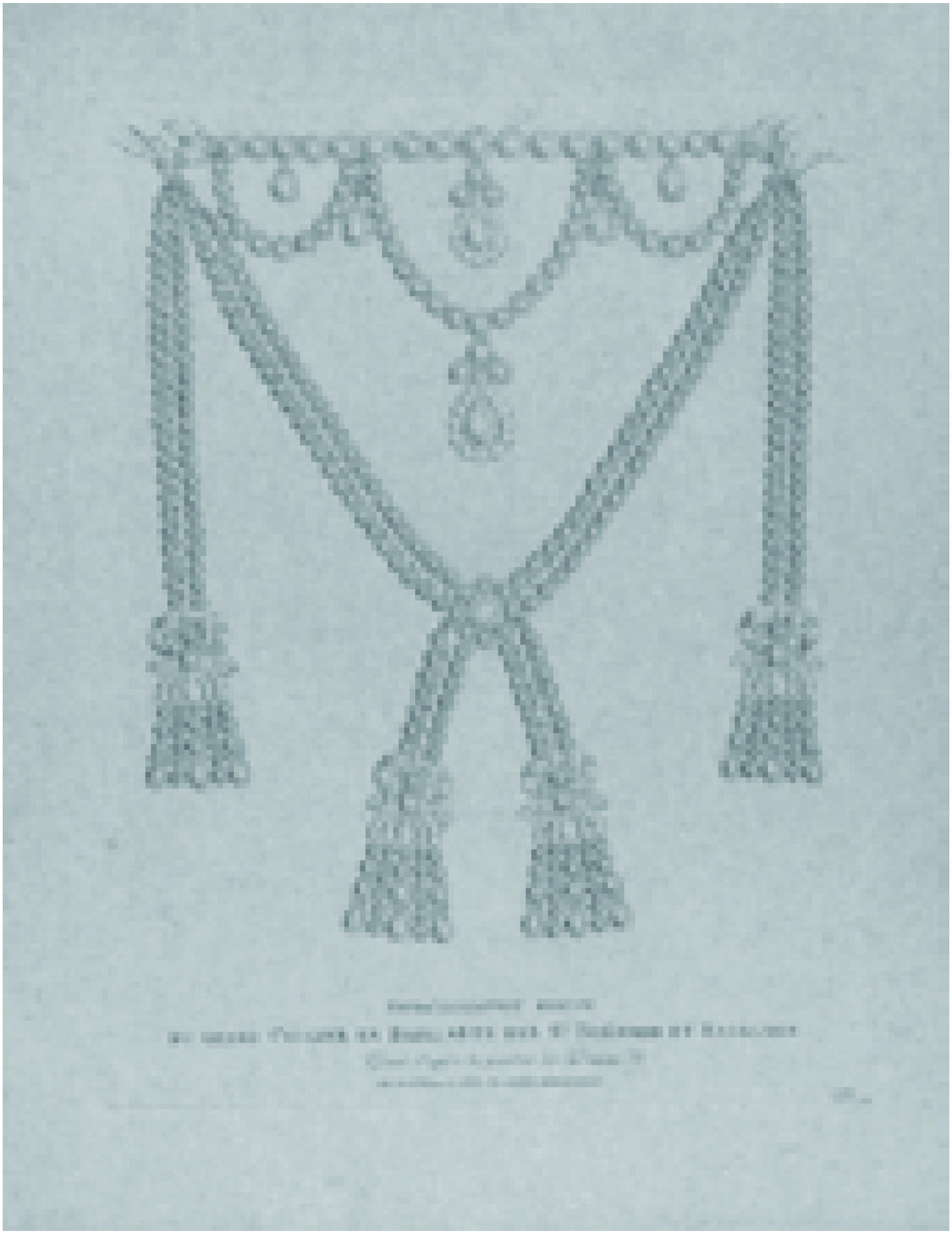
致命的“项链事件”

毫无疑问，国王夫妇对“项链事件”的处理不当成了致命伤。安托瓦内特没有听从大臣认为应该采取秘密处理措施的谏言，而是逮捕了罗昂枢机主教。巧的是，还是在圣母升天节他马上要主持弥撒仪式之前，在人满为患的凡尔赛宫内采取的行动。这下，这个事件立马天下皆知。由于这个故事有如三流小说一般，报纸都进行了配图报道，闹得整个巴黎沸沸扬扬。

最后，法院查明了事件真相。主犯德拉莫特伯爵夫人被公开鞭刑之后，被判终身监禁。而枢机主教因为只是被她欺骗，判决其无罪释放。

国王夫妇却坚信是枢机主教单独作案，通过大臣向法庭施加压力。结果发现，自己作为国王的神通之力早已归零。之后，路易解聘了“无罪的”枢机主教，招致更激烈的反抗。再加上德拉莫特伯爵夫人越狱，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荒唐的《回忆录》。安托瓦内特不用说解除舆论疑惑了，这下彻底沦为绯闻主角。

夏尔・奥古斯特・贝梅尔与保罗・巴桑鸠共同完成的写实临摹作品，《王后的项



夏尔・奥古斯特・贝梅尔与保罗・巴桑鸠共同完成的写实临摹作品，《王后的项链》（巴黎，卡纳瓦雷美术馆馆藏）。过度装饰的差品位，并不是安托瓦内特的喜

好

第8章“逃亡巴黎！”

“Escape from Paris！”

王室费用花去2570万里弗/命中注定的7月14日/被群众团团围住的宫殿/图文并茂的中伤传单

王室费用花去2570万里弗

项链事件之所以如此动荡人心，要追溯到4年前的1781年，财务总监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1732—1804）出版的《给国王的会计报告》一书，也是一个诱因。内克尔来自瑞士，是一名新教徒，而且后来成了富有的银行家，因此被赋予了振兴法国经济的重任。然而，这却引来了完全不想付税款的贵族阶层的强烈反对。由于被他们诽谤中伤说是他造成了国家赤字增加，还中饱私囊，他才以数字加以反击。

万万没想到，这条遮掩秘密的垂帘就这样被扯了下来。实行绝对王政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外隐瞒的高额花费，被赤裸裸地晒在大太阳底下。根据这份报告，国家总收入约为2.64亿里弗。支出方面，士兵佣金6520万，道路建设费500万，贫民安置费90万。然而，包括宫廷费用在内的王室费用竟高达2570万，阿图瓦领地维护费用也有800万。对于一年最多只能挣到12~20里弗的劳动人民来说，这个数字简直超乎他们的想象。这次安托瓦内特购买的（虽然实际上不是她）项链，一条的价值就是160万里弗。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人们终于对她的花销有了具体概念，也难怪他们会愤怒。

安托瓦内特并不知道法国财政出现了问题（毕竟她的工作就是要生出继承人而已）。此时，她才渐渐开始对贫民们有所着想，只是仍然有些离谱：给孩子们奢侈至极的玩具，所付的钱施舍给贫困者。她说出这样的方案，也能了解有多荒谬。

国王亦是如此。出外狩猎时，他花钱如流水。想必也是出于对无力感的一种逃避吧。可他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准确掌握着从太阳王时期延续至今的负债状况。内克尔被罢免后，其后任卡洛纳重振财政失败，

1787年左右逃亡到伦敦。从此以后，国王一直处于抑郁状态（也许是波旁家族的遗传）。他对政治越来越不关心，越发优柔寡断，还总酗酒。甚至有传言说，他还总是找王后哭诉。

眼见路易十六这么一副狼狈相，安托瓦内特开始振作起来。自从生下男丁继承人以来，使自己的孩子在法国处于昌盛状态的前提下继承王位，是她的首要目标。于是，她开始鬓角暴着青筋，积极地游说国政。“不知者”做决断总是特别快，下一任的财务大臣也由她来决定。这些动作遭到周围人嫌弃，还传到了老家约瑟夫二世的耳朵里，后者寄来了一封内容极为尖锐的信。信上是这么写的：只晓得穿花衣裳到处玩儿，什么都没学过还不听他人意见。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干涉政治？你倒是给我懂点儿分寸啊！

即便如此，安托瓦内特并没有罢手的意思。她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无论哥哥怎么说，她都要替代国王。现在，她是真正的法国王后了，不再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员，更不是“奥地利女人”。

命中注定的7月14日

令人担心的事越来越多。太子路易·约瑟夫的健康状况逐年恶化，二女儿出生后不到一年就病逝了。

安托瓦内特又找到维热·勒布伦，委托她给自己和孩子们画肖像画（参见第136~137页）。画面中，太子指着空无一物的摇篮。失去女儿的王后，表情也十分空洞。作为对抗反王后运动的“国母”肖像，这样一幅画本该能唤起人们的同情心，但即使这件作品被认为是维热·勒布伦的代表作，都没能挽回多少安托瓦内特的人气。就连官方展出的时候，人们也担心过会不会有闯入者对画作进行破坏。

在短时间展出之后，这幅画被装饰于凡尔赛宫的玛尔斯厅。两年后的1789年6月，年仅7岁的太子夭折了。为了不再让国王夫妇伤心，画被移走了。



作者不详，《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逮捕司令官洛奈》（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洛奈被抓后马上就被杀害

命中注定的7月14日悄然逼近。

住在凡尔赛宫的人，长期困在宫廷这个“茧笼”里，怎么都无法预想到外头形势的风起云涌。法国市民们强烈坚信，前几年将这个国家从饥饿、破产窘境中救出的人，就是内克尔。于是路易十六让内克尔复职。然而，1789年6月末，听闻王后想要再次罢免内克尔，大批市民聚集在宫殿门前表示抗议。此时，还是由内克尔本人出面安抚，事态才得以平息。

为革命派的动员能力所震惊的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和巴黎集结了军

队，以示权威。对此，内克尔表示抗议。国王顺势又把他罢免了，此举再次引发市民们愤懑的呼声。路易十六见状，又一次恢复内克尔的职位，真是畏缩胆小至极。而且，这么做不但没有平复骚乱，7月14日那天，群众“变身”为暴徒，袭击了象征专政的巴士底要塞。他们杀了司令官，夺取武器弹药，扯下了波旁家族的旗帜。

这起事件传到国王那里时已是夜晚。国王与亲信之间有一段非常出名的对话——

“是暴动吗？”

“不是，陛下。是革命。”



《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孩子们》

基于伊丽莎白・维杰・勒布伦原作的挂毯（巴黎，戈伯兰制作中心收藏）
潜伏的命运

1. 哥白林式挂毯可以说就是挂毯的代名词。精彩的原画复原能力

2. 空空的摇篮，表现的是刚过世不久的二女儿

3. 大儿子路易・约瑟夫。体弱多病，革命爆发前夭亡4. 二儿子路易・夏尔。临终最为凄惨

5. 顶级黑貂毛皮做镶边

6.大女儿玛丽·泰蕾兹。后来与阿图瓦伯爵（夏尔十世）的儿子成婚

被群众团团围住的宫殿

好似从沉船中逃窜的鼠辈一般，许多宫廷中人慌慌张张地逃离凡尔赛宫，离开了法国。为王后宠信的勃利夫人、作为玩伴的国王弟弟阿图瓦伯爵（35年后成为夏尔十世），搜罗完金银财宝第一个逃跑。

三天后，路易十六不顾安托瓦内特的反对，认为应该与革命派达成和解。他前往市政厅，交出了作为王室与巴黎和解的象征的三色印章。就此，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奇妙的暂时性停战协议达成。

有件事经常被人误会，其实国王和王后并不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就立刻被处刑的。

巴士底狱陷落后，局势究竟会如何，充满相当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在这个关键时刻能采取什么有效手段（假设有这样的方法）的话就好了。但是，路易十六还是和以前一样外出狩猎，王后也照常在小特里亚农宫里休养生息。凡尔赛宫依然一派安逸的样子，除此以外，乍一看和从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日子照样过。可以说，这些景象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吧。

馆藏》



作者不详，《哈耳庇厄[注]》（巴黎，卡纳瓦雷美术馆馆藏）。

女人脸配鸟身的哈耳庇厄乃贪欲的象征。非常符合安托瓦内特在世人眼中的形象



艾萨克·克鲁克尚克（Isaac Cruikshank，1762—1811，苏格兰讽刺画家），《国王沦为奴隶，臣民变国王。女性的爱国之心。1789年10月31日》（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右侧为恶魔在吹喇叭

不出所料，两个半月后的10月5日，从巴黎来了8000名女子，以“给我面包！”为口号开始游行。不用说，其中肯定混进了一些男扮女装的煽动者。这个时候，国王正在打猎；安托瓦内特正在小特里亚农宫的人工洞窟里（可能和菲尔森在一起）。使者跑来报信后，她就慌慌张张地回到了宫殿（和小特里亚农宫永别，再也没回去过）。

趁群众还未完全围堵住宫殿，还有不少时间，朝臣们商量着如何让王室成员暂时躲一躲，庭园里也准备了大型马车。然而，当军队提出镇压游行的方案后，优柔寡断的国王决定按兵不动。在有冷静头脑的人身上经常能看到这一幕，然而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觉得有一定道理，于是迟迟不下决定。最后，凡尔赛宫的庭院也好，大小道路也好，挤满了贫民（4岁的路易·夏尔看到那些破衣褴褛的女人们，光着身子一副要打要杀的样子，吓得不轻），水泄不通。于是，国王就想他们只是想要面包罢了，给他们应该就会消失吧。抱着如此乐天的想法，他只留了人数很少的近卫兵在身边，拒绝了军队严密的警备力量。

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重新评价路易十六的说法（当然主要还是在法国），但维护绝对君主制以及无法保护妻子都是事实。如果他认真考虑过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此次历史上的败笔，也就不可能硬推到安托瓦内特身上了吧。

无论怎样，这个夜晚的决断也是大错特错。黎明时分，正当野宿在外的女人们（其中也有男人）手里拿着枪、斧子和鹤嘴锄冲进宫殿的时候，近卫兵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毫无还手之力，被残忍杀死，头颅还被挂在长枪枪头上。嗜血兴奋的一群杀人者径直去往安托瓦内特的卧房，一边愤怒高喊着“杀死王后！”“把她的头用围裙包起来！”正当卧房厚厚的门板快被鹤嘴锄敲破之前，安托瓦内特从床铺旁边的隐秘阶梯跑去了路易十六的房间。真是千钧一发啊。后来有证言说当时面对这种情况，安托瓦内特依然沉着冷静，但如此直冲自己而来的惨案，得有多么

恐怖啊。

暂且不说暴徒们对“奥地利女人”是否有杀意，他们连杀死国王的勇气都没有。他们要求国王在阳台上现身。国王一挥手，他们喊完“国王万岁”后，立刻开始大合唱《前往巴黎》。接着，安托瓦内特也出现在阳台。她孤身一人，即便很有可能会被枪杀，还是试着以威严不低头的态度，优雅地行了一礼。一瞬间，空气如凝结了一般。接着，大家又开始继续唱起“前往巴黎！前往巴黎！”国王携家带口三代人离开首都，对民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在另一个世界——凡尔赛宫里极尽享乐。对此，平民们爆发了强烈不满。

当天下午，载着国王一家的马车被奇怪的同行者团团簇拥，向巴黎行去。据说里头有人得意扬扬地叫嚣道：“我们已经不会再挨饿了，因为面包店的老板和老板娘都抓到了。”

在巴黎，与卢浮宫相邻的杜伊勒里宫（已遭焚毁），被作为了王室新的居所。由于超过一个世纪没人用过，这座长期被抛弃的建筑内部也是一片狼藉。从小长在光辉耀眼的凡尔赛宫中的路易·夏尔说：“妈妈，这里真脏呀。”安托瓦内特的回答非常棒：“这里是国王路易十四住过的地方哦，住起来感觉应该不错呢。我们可不能再多要求什么了。”

如此自豪的对话，下一句立刻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陷入不幸之后，才会真正明白自己是谁。”

---

1. 哈耳庇厄（古希腊语：“Αpπvia”，字面意思为“强盗，贼”，派生自希腊语单词äpπaξ，意为“抢夺”），古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物，即所谓的鹰身女妖。通常认为哈耳庇厄是海神陶玛斯和大洋女神厄勒克特拉所生。——译者注

COLUMN专栏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图文并茂的中伤传单

由于内克尔的披露，王室贵族在建城、造园上浪费了多少钱，所有人都一清二楚。其中，安托瓦内特的小特里亚农宫为人所憎恨的，是其对外的封闭性。

原来太阳王路易十四是将凡尔赛宫向所有人开放的。换句话说，住在那儿的王侯贵族相当于站在剧场舞台上的演员，民众就是看戏的观众。后来，路易十六也效仿了这一做法，他的日常生活于公于私，谁都知道。

但是，安托瓦内特却不喜欢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小特里亚农宫严禁闲杂人等进入，她只接待极少数自己喜欢的人。这么一来，里面到底进行着多夸张的活动，引起外人更多想要探秘的念头和臆测。

中伤安托瓦内特的传单不计其数。在充满色情意味的插图上，毫无根据地把她描绘成淫乱的双性恋。除此以外，她还被撰拟成非人形象——母鸡、豹子、鸵鸟，甚至希腊神话中贪婪的怪鸟哈耳庇厄……

而这一切的发生，距离她刚成为王后被人民夹道欢迎，从别人嘴里听到“这里聚集的，都是热爱王后殿下的20万人民”那天，才不到15年时间。

第9章 逃亡失败与菲尔森

The Failed Escape & Felson

重要人物的相继去世/神经紧绷，惶惶不可终日/以失败告终的逃脱剧/瓦雷讷逃亡失败

重要人物的相继去世

法国大革命约80年之后，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仁妮得知自己丈夫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虏获后，流亡到了英国。“打倒西班牙女人！”（欧仁妮是西班牙人。）在围堵宫殿的民众如怒涛般的吼声中，她回想起了安托瓦内特的命运。从前她就非常迷恋安托瓦内特，收集她的遗物，甚至要办展览。亡命天涯期间，欧仁妮曾经留下过这样一句话：我死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怕那些巴黎女人会对我做什么，所以才要离开法国。

西班牙历史事件的残虐程度，并不输于法国。即使如此，与安托瓦内特同时代的，也是极尽玩乐奢侈之事而为百姓所恨的玛丽亚·路易莎（卡洛斯四世王后），在拿破仑侵略期间出逃后还是享尽了天年。因此，欧仁妮选择走这条路也是理所当然的，她并不是那种能受得住像安托瓦内特受到的侮辱而仍毅然坚定的王后类型。

法国大革命那一年，被从凡尔赛宫“押送”至杜伊勒里宫的路易十六一家，由于形式上属于自发性的“搬家”行为，在这座老旧的宫殿没多久就花去了28万里弗进行重修。新政府会如何处置国王尚不确定，因而最初的一年时间，国王的自由度还是相当高的。安托瓦内特仍旧可以问贝尔坦购买衣服。次年初夏时节还能去到圣克鲁宫（SaintCloud）避暑，在那里国王可以享受打猎乐趣。她还有人数不少的仆人在身边伺候着，用餐菜品数量、公开的正餐以及国王的就寝仪式都是原封不动按照昔日以往的规格来进行。

可即便如此，国王沦为俘虏的事实没有任何改变。原本护卫在身边

的、贵族出身的近卫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常在旁边站着的，是那些邋里邋遢的国民卫兵在监视自己。杜伊勒里宫的庭园里，这些士兵的家人或是来历不明的贫民都会住进来，如同混入野营场所的人似的，时常令人觉得有些危险。此外，她每周必须和国民议会的议员同坐一张餐桌吃一次饭，听他们聊聊外面世界风起云涌的变化。路易十六经常会被叫去议会那里，他就以打瞌睡、行使否决权、打太极推脱或者让步的态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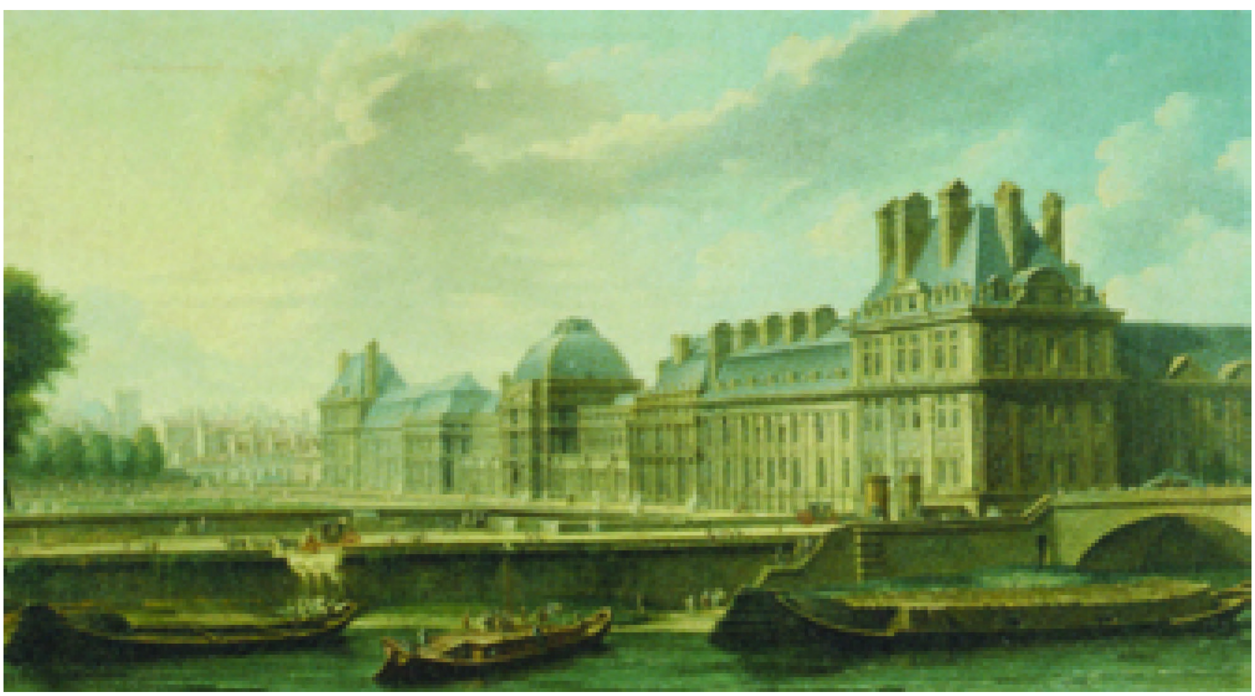
从前一直“害怕无聊”的安托瓦内特，再也没有空感到无聊了。一方面觉得既难过又烦恼，另一方面却有了某种生存的意义，一天一天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公主和波旁家族的王后，在这场保卫神授王权的战役中，她逐渐燃起了熊熊的斗志——等于是对于外人想要推翻君主制的战斗起了斗志。她对太子的老师指示说：“我们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关爱，必须要更加严厉。千万不能忘记，今后是要把他培养成国王的。”由于大儿子病逝了，现在年幼的路易·夏尔成为太子。

被人带到巴黎以来，安托瓦内特被暴徒们威胁取命，她将娘家奥地利、同为波旁家族亲戚关系的西班牙，以及俄国和瑞典视作了救命稻草。临阵磨枪地连暗号都学会了，在假装是给外国的礼物的巧克力盒子上面写下数字，或者用特殊的墨水写信。路易也与外国进行通信，把信藏在了利用擅长的开锁技术所造的密门中（后来被发现，在法庭成为不利证据）。

无论哪里的王室，都不希望革命出现任何连锁效应，也绝对想要避开波及自身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还是在犹豫，为了救别国的王族，犯得着让自己国家的士兵们流血吗？他们只想用一点点资金上的援助搪塞过去。况且国王弟弟阿图瓦伯爵如果已经成功逃亡的话，现在的王室再勉强维持现状，往后阿图瓦若能加冕成王，波旁王朝就不会覆灭——安托瓦内特正是忧心有这样想法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她才会如此拼命。最靠得住的还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娘家。

然而，命运女神再也不会站在她这一边了。怪异的事情接二连三，身边重要的人相继去世。大革命发生以前，她已经失去了刚出生不久的二女儿和当时为太子的大儿子。1790年2月，又突然接到哥哥约瑟夫二世病逝的噩耗。一年后，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法国政治家）也病逝了。这位人称“革命雄狮”的米拉波伯爵，控制大革命的过度之举，力图实行政治软着陆，秘密与王室家族接触，互相构筑起信任关系。他是唯一一位连接国王与民众的黏合剂般的人物。

在这之后，死亡的阴影依然不断。逃亡失败的第二年，即1792年3月，仅仅约两年之前，才继承约瑟夫二世王位不久的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也走了（有传闻是被暗杀）。于是，哈布斯堡家族皇位由其年轻的儿子弗朗茨二世代为继承。真是无可奈何的重大打击啊。失去自己最好的伙伴约瑟夫二世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没想到紧接着，与安托瓦内特一起长大的哥哥利奥波德二世也不在了，她却连自己的外甥见都没见过。这位与嫁到异国的姑姑毫无亲近感的新皇帝，自己国家紧张的经济状况已经够忙活了，肯定不会主动想要给予帮助（后来，他把自己的女儿玛丽·路易莎作为牺牲品嫁到了拿破仑那里）。



尼克拉斯·琼·巴普蒂斯特·理格耐特（Niclas Jean Baptiste Raguenet，1715—

1793），《奥赛河岸所见的杜伊勒里宫》（巴黎，卡纳瓦雷美术馆馆藏）

杜伊勒里宫现已焚毁，如今正在讨论重建

如果约瑟夫二世还活着，如果米拉波伯爵还在世，然后要是路易十六死了的话……

是不是因为忧郁症尚无定论，1789年3月，路易十六曾经爬上凡尔赛宫的屋顶坠过楼。万一那时候死了，历史的朝向或许会发生改变吧。暂且不论大革命本身不会遭到挫折而反转，可能还在进行国王葬礼的过程中，王后和她的孩子们还是会落到亡命乃至流亡海外的结局。人心就是如此。而且，如果是这样，今后王政复辟、王朝复兴的时候，路易十七不是国王的弟弟而是自己的儿子路易·夏尔，安托瓦内特也一定不会作为悲剧的王后角色而为人们所铭记于心。

神经紧绷，惶惶不可终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杜伊勒里宫的生活过去了一年多，人们对国王夫妇的反感也越发强烈。原本他们被人数多到令人目瞪口呆的臣下们所抛弃这件事本身，就已证明了两人不受人爱戴。而到了现在，连亲王党派的民众都不来亲近、拥护他们。因为去剧院看戏等外出活动没有被禁止，国王夫妇本应该做好会被奚落嘲笑的觉悟而走出去见人，做好展示国父、国母形象的本分，但是他们却固执地闭门不出，向其他国家表示自己已经被囚禁了的处境。不用说，要转变为和英国一样实行君主立宪制等，也不值一提了。

在划分权力归属上，王权的范围越来越小。前些年还被允许可以前往圣克鲁宫，如今也被民众们暴力阻止。他们开始觉得，是时候考虑逃跑了。而这个行动，本应该早点儿采取。因为不久之前就有写着下面内容的小册子传播开来：国王受王后唆使，准备出逃投靠外国军队，让他们攻入法国。于是，城内的警戒力量越来越严格。终于，连优柔寡断的路易也赞成逃跑计划了。

计划由安托瓦内特和菲尔森主导，在她宫殿中的房间里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开始，杜伊勒里宫的房间分配确定了的时候，她就在一楼自己的卧房与二楼儿子的房间中间造了一段秘密阶梯，可以来回穿梭。钥匙只有她自己和儿子的老师托尔泽尔夫人有（国王被排除在外）。另外，菲尔森还从宫殿管理人拉斐特那里拿到了庭园后门的钥匙。他可以大半夜隐人耳目地进入王后房间。变装用的衣服、假护照等也是以这种方式运送进来的。

逃亡，某种意义上对于恋人们来讲，可以说是充满闪光点的日子。在紧张的情绪中，共同拥有明确目的，坚信能够成功，战斗着、互相激励着，身体和灵魂始终在一起。在菲尔森所写的日记中，与安托瓦内特具体关系的关键段落全部被其子孙删除了（可以说这就是一种证明），而在给妹妹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她经常会哭。我们实在太不幸了。为什么我们无法相爱呢！”

以失败告终的逃脱剧

1791年6月20日半夜，为后世称作“瓦雷讷逃亡”的一场王室家族逃脱剧“上演”。

这个计划后来还被革命派所嘲笑，因此绝非杜撰之事。国王、王后、太子路易·夏尔、公主玛丽·泰蕾兹、国王妹妹伊丽莎白、老师托尔泽尔夫人一行，逃过戒备森严的宫殿警备，各自乔装后悄悄溜出房间和城堡，跳上了菲尔森假扮马车车夫的大型马车，逃离巴黎。光走到这一步已经是奇迹。逃亡行动等于成功了一半。

如此已经成功了一半。然而，放松警惕会成为绊脚石。一行人在最开始的驿站邦迪换马匹的时候，路易命令菲尔森接下来单独前往比利时。菲尔森和安托瓦内特好说歹说，试着劝服路易都没用。但他们也并不是不了解路易的想法，因为前面许多地方都有忠诚的亲王党派的军队待命。路易不愿意让那些士兵们见到自己向外国人求助的样子（也许那时他已经知道王后和菲尔森之间的关系了）。

可以断言，菲尔森被赶走，就是这次逃亡行动失败的主因。路易过于乐观，以悠闲游玩的心情总是在中途停下休息，然后才到达士兵们等待着的约定地点。竟然迟到了5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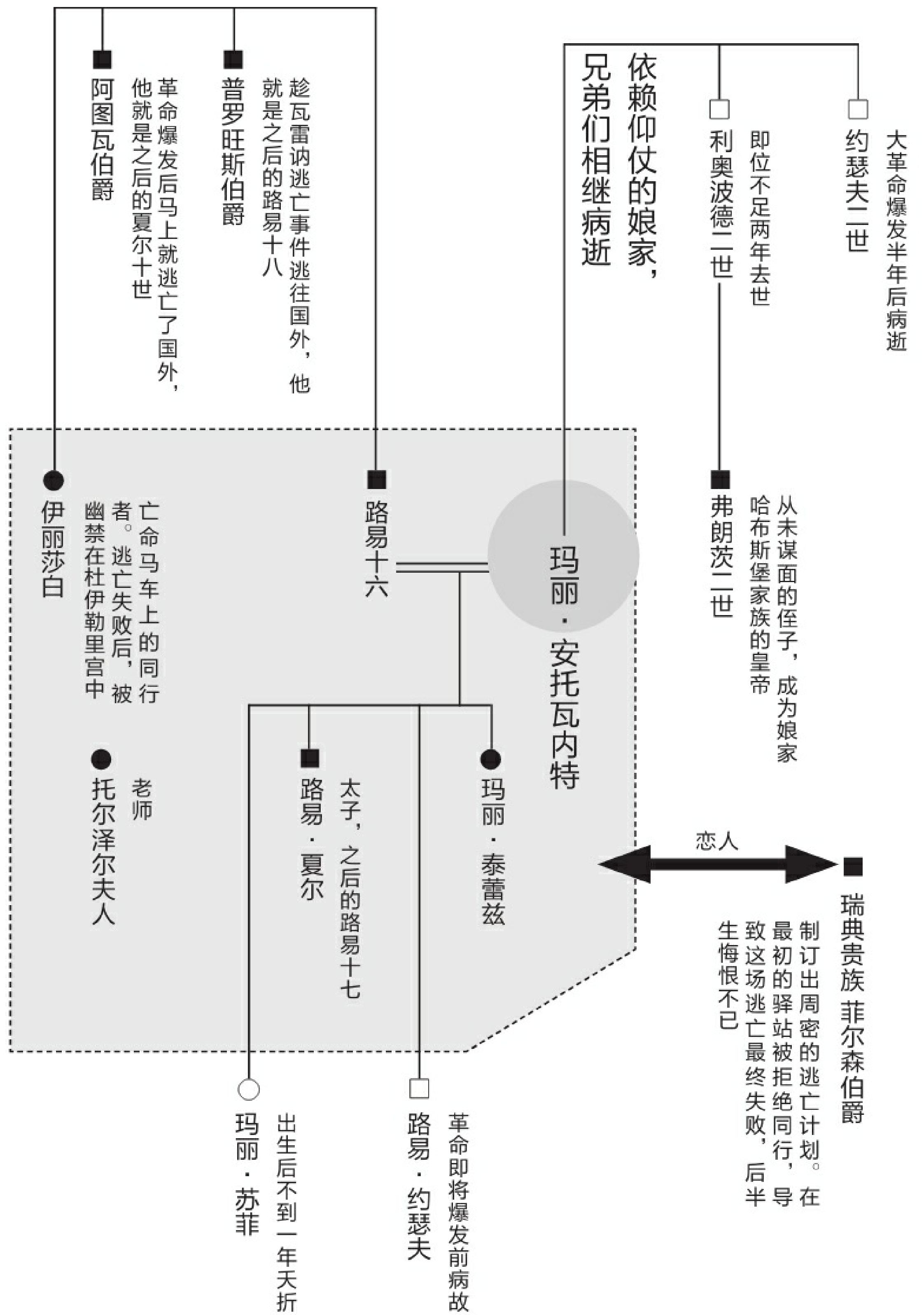
到了那里，空无一人。原来，由于计划不知道变更过多少次，士兵们想可能约定时间已经改成其他日子，于是就解散了。国王一行着急地赶夜路，奇怪的样子被人所怀疑，不小心在国境附近的偏僻山村瓦雷讷被识破真身。

由巴黎派来的使者领队，从瓦雷讷到杜伊勒里宫这段漫长的返程之

路，比起之前从凡尔赛宫被押送到巴黎的时候要屈辱得多。国王每到一个休息地点，遇见来打招呼的地方上的名士们，虽然都会谎称自己不是在逃命，只是暂时离开巴黎，前往距离国境较近的蒙梅迪，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说辞。安托瓦内特遭到人们憎恨，饱受着毫不留情的咒骂。

这本该是绝对、必须、彻底逃脱的危险局面。失败是致命的。通过这次事件，人们确信，王权与革命水火不相容。这次阴谋由身为奥地利人的王后与瑞典贵族策划，护照是由俄国批发的正式文书；隐藏马车的地方在英国人的宅邸；军人们密谈的场所在葡萄牙人的家里；西班牙则是给予经济援助。不仅如此，从路易隐蔽的柜子中不断搜出他与外国势力合谋的证据。这样的国王，法国到底需不需要？

围绕逃亡事件的群像图



阿图瓦伯爵
革命爆发后马上就逃亡了国外，他就是之后的夏尔十世
普罗旺斯伯爵
趁瓦雷讷逃亡事件逃往国外，他就是之后的路易十八
依赖仰仗的娘家，兄弟们相继病逝
利奥波德二世
即位不足两年去世
约瑟夫二世
大革命爆发半年后病逝
伊丽莎白
亡命马车上的同行者。逃亡失败后，被幽禁在杜伊勒里宫中
路易十六
玛丽·安托瓦内特
弗朗茨二世
从未谋面的侄子，成为娘家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
托尔泽尔夫人
老师
路易·夏尔
太子，之后的路易十七
玛丽·泰蕾兹
恋人
瑞典贵族 菲尔森伯爵
制订出周密的逃亡计划。在最初的驿站被拒绝同行，导致这场逃亡最终失败，后半生悔恨不已
玛丽·苏菲
出生后不到一年夭折
路易·约瑟夫
革命即将爆发前病故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旅行箱
金银制手工艺品：琼-皮埃尔·夏尔普纳（JeanPierre Cherpuna）/装饰家具：琼·菲利普·帕尔马（巴黎，卢浮宫美术馆馆藏）
里面放的是些必需品

1.据传这是安托瓦内特“瓦雷讷逃亡”时携带的大型旅行箱，内藏50件以上的物品

2.咖啡勺上有金银手工艺师夏尔普纳的刻印图章

3. 缝纫用具（小刀、剪刀、针线等）

4. 宽82厘米，长48.5厘米，厚19厘米

5. 小型炉灶

6. 王后名字的首字母组合MA。不仅这里有，其他大部分物件上都有



作者不详，《神圣家族的一小跨步——从杜伊勒里宫到蒙梅迪》（巴黎，卡纳瓦雷美术馆馆藏）

瓦雷讷逃亡的失败，任谁所见都是极其不像样的。国王最后之所以会迟到，竟是因为吃多了圣梅内乌尔德的特产——猪脚料理；任性的太子被捕时叽叽喳喳闹个不停；王后则是一副只关心自己妆容有没有花的样子。诸如此类，这些有趣可笑的逸事都被记录了下来。许多讽刺漫画流传开来，其中甚至有被赶入猪圈里的一群猪这种场面的画。

身在比利时，了解整桩事件来龙去脉的菲尔森的震惊，以及觉得自己应该违背国王命令继续同行的悔恨，可想而知有多厉害。

随后菲尔森的举动令人惊愕，同时也让人感动不已。他再次化装，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跑去杜伊勒里宫见安托瓦内特。两人都明白这就是今生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们之间究竟互诉了什么样的衷肠呢？

菲尔森在日记及信件中一直在后悔，不断地自责为什么自己没有在6月20日那天死去。在安托瓦内特死后第17年，被人怀疑投毒杀害瑞典王室的他，被民众打死。那天，正是他想死的日子——6月20日。世间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事！

COLUMN专栏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瓦雷讷逃亡失败

国王一家究竟为何会逃亡失败呢？原因正是在菲尔森脱离大队伍之后，他们开始想要悠闲地游山玩水了。法国的道路（与现代的高速公路比较接近）设施非常先进，设有很多驿站，可以在那里解决食宿问题，更换马匹。由于驿站一般聚集着不少人，因此非常危险。但是，路易十六刚出巴黎没多久就放松了警惕，路上就差没野餐了，一到驿站下了马车就犯蠢，被人看到自己的脸。渐渐地，周围人越发对他们产生怀疑。他们可能是觉得路程后半段的几个驿站有菲尔森安排的军队等着自己，认为不会有事才掉以轻心。

什么军队，哪儿有啊！对于国王来说最多5小时，但对军队来说却是致命的。为了避开与各地方革命派发生冲突，他们只好从等待处离开。于是，安托瓦内特所乘的大型马车在没有任何护卫的情形下到达了瓦雷讷村，被群众就地团团围住。原本以为凡尔赛和巴黎就是全世界的国王夫妇，第一次在这里了解了一次都没视察过的农村现状。



琼-路易·普里厄（Jean-Louis Prieur）原画，《路易十六在瓦雷讷被捕，1791年6月22日》（维济耶，法国大革命美术馆馆藏）

第10章 被撕裂的家族

A Family Torn Apart

被封印的王政/路易十六世的处刑/移送至巴黎古监狱/接连的不利

被封印的王政

瓦雷讷逃亡事件之后，国王一家再度回归在杜伊勒里宫的生活。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稳健派，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与他们碰面，又再次处于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之中。当然，国王与王后也再次开始了秘密战斗。一边假装赞成稳健派建议的君主立宪制，一边做着这些动作：路易十六行使对各项法案的否决权；安托瓦内特向梅西伯爵送出机密文件，里面写着“现在正是奥地利以及诸国国王起身战斗的时机”。

他们迫切希望能发动战争，并固执地认为，想要阻止大革命进程，只有依靠他国的军事力量。他们丝毫不觉得这是背叛法国的行为。他们相信国家就是国王的所有物，排除异己理所当然。而另一边，革命一方的稳健派逐渐退出前线，激进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他们误以为大革命之所以没什么进展，原因在于安托瓦内特娘家人的妨碍。于是在1792年4月，法国终于向奥地利宣战。



让·贝尔托（Jean Berteau），《袭击杜伊勒里宫，1792年8月10日》（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也就是“8月10日起义”

等候已久的开战之时来临。国王与王后都非常激动。然而，被囚禁的王室家族之所以到现在还能毫发无损，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只要有他们做人质，就能避免战争这一最坏事态的发生。而如果现实中真的开战，说明抛弃这类顾虑的过激派的意见比重增加了。而且，他们也觉察到，安托瓦内特把革命军的作战计划等所有能知道的情报都透露给了敌方。



幽禁期间，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共同织的地毯，（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不论什么阶级，针线活都是女性做的工作

6月，路易十六罢免了吉伦特派的大臣。巴黎民众以此为导火索，冲进杜伊勒里宫。虽然这次袭击对于民众们来说基本上算是失败，但安托瓦内特非常明白，不光自己，连国王的性命都受到了威胁。当天夜里，她在给菲尔森的信中如此写道："还能活着，简直是奇迹。"

时间来到了7月。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军最高司令官布伦瑞克（Brunswick）公爵，回应了安托瓦内特的请求，发布了宣言。但这份宣言措辞、内容过于强硬，只不过是一次欠考虑的恐吓而已。宣言这样写道：要是敢加害法国王室，我就把巴黎变成灰烬！

这次宣言除了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别无他用。法国全国上下怒不可

遏，造成的结果就是“8月10日起义”事件。民众与联盟兵又袭击了杜伊勒里宫，逼得王室家族抱头鼠窜，只好躲到议会会场的角落里。三天后，革命政府终止了事实上的君主王权。路易十六、安托瓦内特、公主玛丽·泰蕾兹、太子路易·夏尔和国王妹妹伊丽莎白这五个人，被移送至圣殿塔（中世纪曾作为圣殿骑士团的要塞，后来被拿破仑拆毁）。大革命爆发过去了三年多，君主王政最终被彻底封印。塔里的窗户上嵌着牢固的铁格栅，加固过的大门一到夜晚一定会被锁起来，没有许可，谁也不得进入。这些举措也是为了保护他们。万一王室被民众所杀，那么真的会与整个欧洲树敌。而且，也不能让他们病死在这个牢笼里，因为会被怀疑是暗杀行动。总之，需要在法庭上做出合法的处置决定。

到了9月上旬，巴黎已然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地方，狂热的民众袭击了好几座监狱，虐杀贵族。安托瓦内特从塔上的窗户里，看见自己的老朋友朗巴勒公爵夫人的头被挂在长枪上摇摇荡荡，吓得昏了过去。同月下旬，正式宣布废除君主政权，建立共和国。

圣殿塔中的生活逐渐稳定了。然而处于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又怎能说是稳定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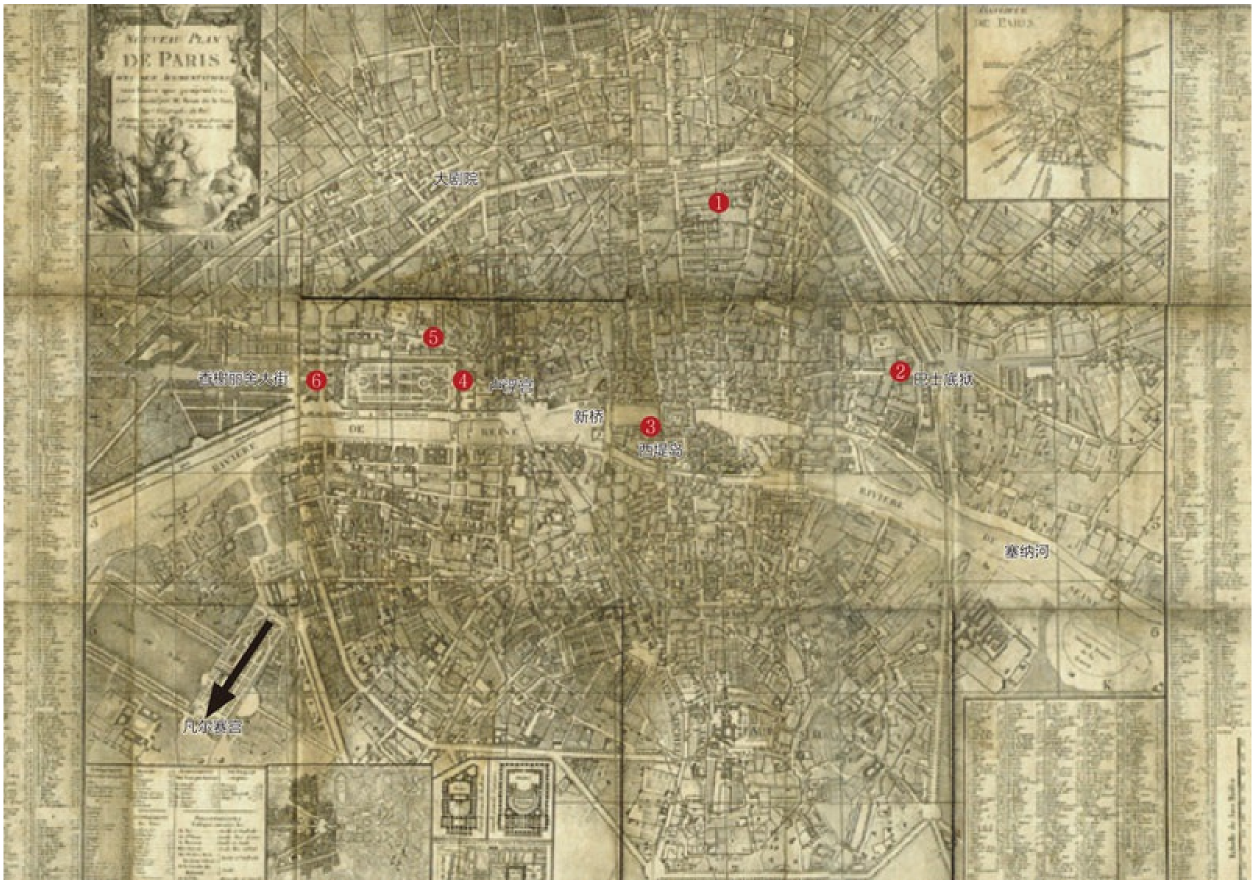
作者不详，《路易十六与家人在圣殿塔中用晚餐》（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他们每天的日子过得十分规律。路易十六教儿子拉丁语、地理、历史，和女儿玩卡牌游戏，晚上则沉迷于读书。安托瓦内特教女儿羽管键琴，做做针线活儿，和伊丽莎白聊聊天。手艺不错的大厨做的一桌子菜，都是五个人一块儿享用，之前家人们从未如此亲密无间。然而，如此稀松平常的日子突然被“推倒”后，他们才发觉原来自己有那么不适应，一下子没了精神头儿。而且，塔里面湿气重，冬天尤其阴冷，家人们相继病倒。虽然有医生过来看，就像之前提过的，也是因为怕他们死在塔里不好交代罢了。希望与绝望、期待与恐惧不断交织缠绕，他们都焦急地等待着被救出。

路易十六世的处刑

12月中旬，路易十六被起诉后，被从家人身边带离，从此杳无音信，到了圣诞节也没有回来。第二年1793年1月终于返回圣殿塔时，以一票之差被判处死刑，定于第二天傍晚正式处刑。他仍像往常一样神色平静，说着法庭上的情形，告诉大家他不怨恨任何一个人。安托瓦内特提出希望当晚能和自己的丈夫待在一块儿，但是路易十六却表示想单独待着，闷在自己房间里，第二天早上也没见家人，就默默走向了刑场。听到从远处隐隐传来的连连敲鼓声、“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家人们才真切明白，处刑已变成现实。

这是一对不幸的夫妇，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共同经历人世动荡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姻，并不是以常有的冷漠关系结束的。路易十六的遗书中也对这段关系有过明确的描述：“因为我的关系，我给妻子造成的不幸，以及在我们共同度过的日子里可能给她带去的痛苦，我真心乞求上帝的宽恕。”——读完这段话的安托瓦内特变得有多坚强，在一旁的女儿玛丽·泰蕾兹之后也给出了证言。



1787年的巴黎城市地图
大革命，在此地发生

1. 圣殿塔。后被拿破仑毁坏

2. 巴士底狱。此处为革命发端点

3. 巴黎古监狱。可参观监禁安托瓦内特的房间

4. 杜伊勒里宫。被巴黎公社烧毁，现在是庭园

5. 圣奥诺雷大街。雅克·路易·大卫就是在这附近，画下被送上断头台的安托瓦内特最后一幅肖像画

6. 现在的协和广场。安托瓦内特等人被处刑时，叫作革命广场。再早以前为路易十五广场

路易十六所受到的屈辱，若非国王之身无法想象。举个例子吧，如果地位较高的骑士与同等水平的对手堂堂正正对战而亡的话，名誉尚犹存。但如果是来历不明的杂牌兵猛追出战场之外而被殴打致死的话，落得这样的结局基本上接近于万念俱灰。身为欧洲少数名门之族的波旁家族，却留下家族史上最不光彩的个人命运。我想，路易十六也一定深深地这样觉得。

话虽如此，但也应了那句话："早死早超生。"路易十六读过无数遍《英国史》（大卫·休谟著）中关于查理一世的章节。对于这位在清教徒革命中被斩首的英国国王，路易十六深觉自己的命运与其是有交汇点的，相信总有一天自己的牺牲将会得到回报，王冠一定会戴到太子的头上。他抱着这样的信念死去。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我要给我的儿子一个忠告。如果不幸当上了国王，希望你一定要为同胞们的幸福而全力以赴。"

这种乐观主义与优柔寡断性格的结合，正是路易十六最大的弱点。查理一世在很早的时候就携妻带子开始走上亡命之途。也正因如此，他的儿子才能在王政复辟之时坐上王位。而这一边，一直待在自己身边从未离开过的路易·夏尔，之后受了多大的苦呢？可以这么说，幸亏他爹死得早，不知道最好。

移送至巴黎古监狱

国王被处刑之后，剩下的家族成员就没有了被释放的可能性。安托瓦内特继续把希望寄托于她的祖国。虽然有菲尔森帮自己，但是关系冷淡的侄子弗朗茨二世却没有做出任何相关外交政策的动作。法国这边接连向英国、荷兰、西班牙宣战，革命政府内部分裂的形势也愈演愈烈。由于战争、动乱导致国内物资缺乏，比起之前，人们更加人心惶惶。

救援行动虽尝试过几次，但都未能离开个人希望的领域之外。这些计划都粗糙得很，都是些不可能成功的行动。

这时候，又传出了令人担忧的传闻：王党派图谋夺回路易·夏尔，扶持其戴冠为王，成为路易十七。政府似乎认为现在时机到了，决定把这个8岁男孩从安托瓦内特身边带离。孩子哭着紧紧抱住妈妈，而妈妈和前来的官员们纠缠抵抗了一个小时都没有用。1793年7月，路易·夏尔并没有成为王位继承者。为了使其作为庶民之子长大成人，他被寄养在连字都不识的鞋匠夫妇家，从小被灌输革命歌曲。传言有一次他喝廉价葡萄酒醉了，被母亲和姑姑近亲相奸。

与儿子的分别，给安托瓦内特的身心造成了巨大打击。她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惨的事了。一个月之后的某天，凌晨两点——对于特地选这种时间过来打扰的人，除了厌恶以外无话可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官员，她显得十分冷静。他们下达了通知：只有她要被移送至巴黎古监狱。这座监狱有个别称：断头台等候室。被扔进去的重犯基本上已经确定会被判死刑。

被催促着赶紧出发的安托瓦内特，收拾打包了随身物品，与国王妹

妹伊丽莎白和14岁的女儿玛丽·泰蕾兹紧紧拥抱。三人可能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经此一别后会无期。这次的分别与路易·夏尔被带走时不同，气氛肃静。

被送进的巴黎古监狱的单人牢房，仅13平方米，几乎见不到阳光。只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张皮革窄床和一个小小的屏风。全天24小时有看守人监视着一举一动，还不得不忍受那些专门付钱过来“观赏”这个“奥地利女人”的人们好奇的目光。然而在这个地方，安托瓦内特展现出自己的王者之尊。从小她就一直被人“看着”长大，她始终牢记自己的身份不管怎样都会被人围观，无论处于多么恶劣的环境中，在他人面前她依然挺直腰板、高昂着头，一脸正色。



约瑟夫-玛丽·维恩（Joseph-Mary Wien，1716—1809，法国画家），《1793年，幽禁于圣殿塔中的路易十七》（巴黎，卡纳瓦雷美术馆馆藏）

发表于19世纪末，至今在全世界被广泛阅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小公主》（伯内特夫人著）中，借主人公萨拉之口，赞颂了安托瓦内特：身为王后坐进牢房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仅穿着一件黑色衣服，头发花白，被人们瞧不起，叫她“寡妇卡佩”（Widow Capet）。在那种环境中，比起原先身为王后过着奢华生活的时代，现在的她更有王后范儿。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牢房中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人们如何奚落起哄，玛丽始终不动声色。即便在断头台上被斩首之时，还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一方赢了。

正如书中所写，安托瓦内特始终身着黑色衣服，也就是丧服，头发也已全都变白。卡佩是波旁家族祖先的姓氏。革命派在裁决路易十六的时候，把已非国王身份的他叫作路易·卡佩（当然是为了羞辱他），同样地，就称呼安托瓦内特为寡妇卡佩。但是，她在法庭上自述时还是自称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洛林·道特利（Lorraine d'Autriche，奥地利以及洛林家族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意思），法国国王的遗孀”，坚决不叫自己“卡佩”。

COLUMN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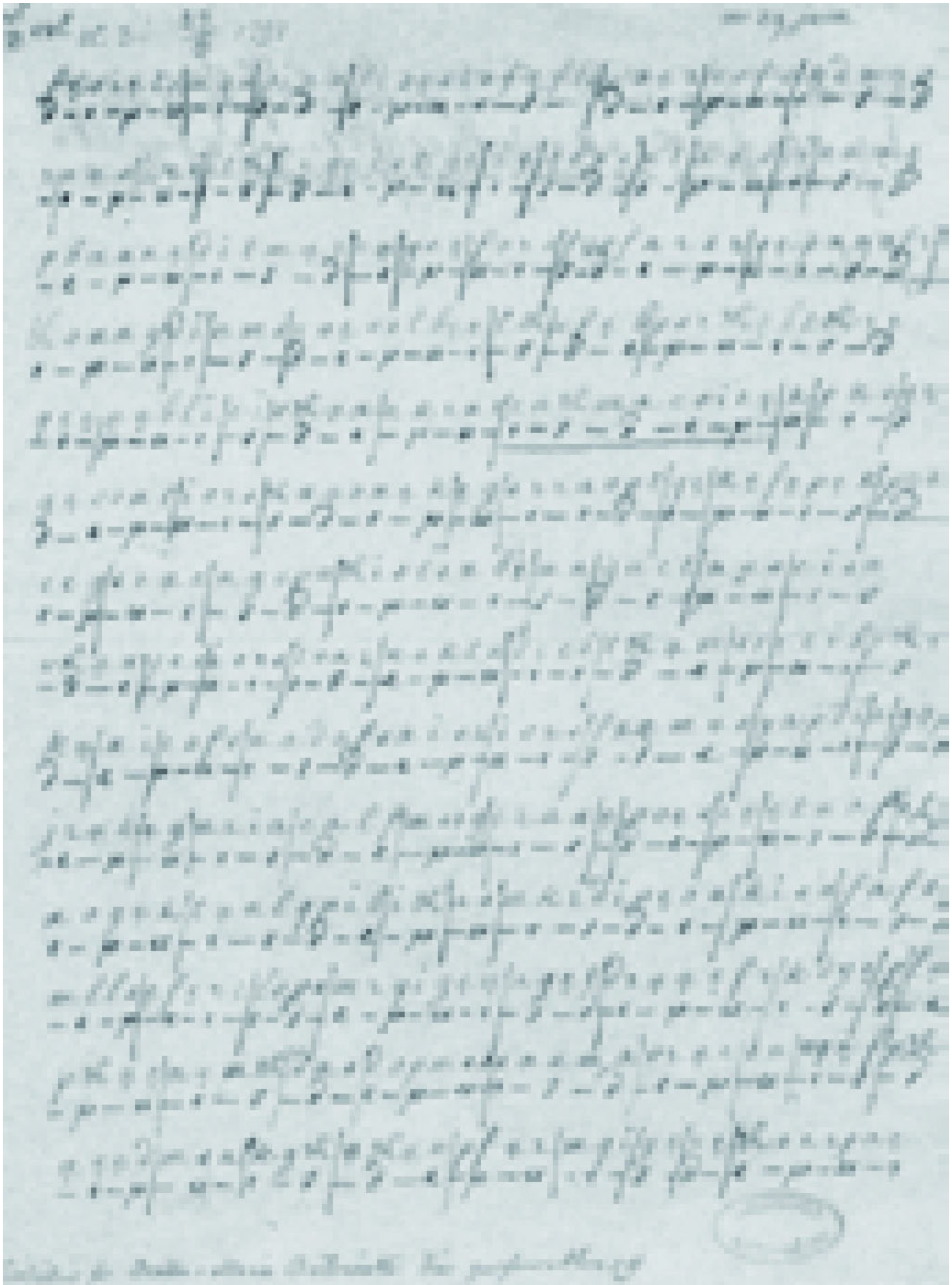
偶然·剧变·预料之外

接连的不利

被老天爷抛弃，指的就是遇到这种事吧。能够帮到安托瓦内特的人，在她需要他们的时候不知为何，一个个相继去世。不仅是当初奉劝国王逃命的米拉波伯爵，通过菲尔森帮助过王室家族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也在一次假面舞会上被政敌暗杀。

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最不走运的，就是在大革命爆发时，母亲玛丽亚·特蕾西亚就已经去世了，她所仰仗的兄弟约瑟夫二世也因结核病而卧床不起。自此之后，娘家哈布斯堡家族，当家人更新换代的频率之快，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约瑟夫在1790年初春病亡，他的弟弟（安托瓦内特的另一个哥哥）虽然接任王位成为利奥波德二世，但也不到两年就突然去世。利奥波德的死，曾被人怀疑是毒杀（至今死因不明）。随即继承王位的他的儿子弗朗茨二世，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只是个指望不上的侄子。

命运轮盘如此运转，简直让人无言以对。



玛丽·安托瓦内特给菲尔森的信（密码文）。落款日期为1791年6月29日（复制品）

第11章 无法被忘却的王后

The Unforgettable Queen

法庭上的毅然身影/没有送达的最后一封信/留下传说

法庭上的毅然身影

法庭审判方面，在安托瓦内特被关入巴黎古监狱大约两个月后的1793年10月12日，首先以非公开聆讯的形式开庭。根据记录存档可以知道，当时的安托瓦内特非常坦荡，并且进行了有逻辑的反驳。面对抓着语言用词上的漏洞，意图使其承认罪过的法官的诱导，她坚决不上当。她一直强调自己毕竟是国王的妻子，只是遵从国王的意见罢了，始终采取不贬损国王的谨慎措辞。关于瓦雷讷逃亡事件，她回答说国王从没想过要逃离法国。当被问到旅行的目的时则回答：“既然已经获得了不再会被人围观的自由，为了法国的幸福，聚集团结国内各党派就是我们的目的。”关于与外国力量串通的事情，她坚决否认，像是陷阱的提问她一概表示毫不知情。

“又笨又蠢，好好学习多读书！”从小被母亲和哥哥训斥的安托瓦内特，历经他们都无法想象到的壮烈经历，重新认识到自己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公主、波旁家族的王后，以及下一任法国国王的母亲的身份，完成了华丽变身。虽然觉悟来得确实太晚，但是她无疑已经成为政治女性、一名战斗女性。当然，这是一场保卫王权神授的战役。她的贵族本性深入骨髓，对于平民阶层从不放在眼里。在国民意识已经觉醒的民众看来，这个女人单纯为了能继续过奢侈的生活，才那么坚持君主王权，自私得很。所以她遭人恨也是没办法的事。

两天后的10月14日，举行第一次公开法庭审判（第二次时间是翌日）。旁听席挤满了好多巴黎民众。身着丧服的安托瓦内特，由于长时间没有晒过太阳，一直有便血症状，因此脸色苍白，虽然年纪还不到40岁，看上去却如老妇一般。因被判死刑深受打击而一夜白头的传说，由此诞生。她头戴扑了发粉的夸张假发，身穿镶着璀璨宝石的华服形象实

在太深入人心，大家见到她现在的模样，一片哗然。这种震惊，与其说是同情，更包含了一层畅快意味。这个将法国拖入混乱局面的大恶人，此时只能坐在为她准备的木头硬椅子上——起码还给路易十六的椅子上加了坐垫。

持续两天的审理与非公开聆讯时一样，检方大多数都是白忙一场。法庭审理原本就是为了在民众面前声讨安托瓦内特，羞辱她，来达到社会制裁的目的。然而，“寡妇卡佩”毫不动摇。况且，可以证明提诉罪状的与敌国同谋、威胁国家安全阴谋的任何证据，检方什么都没有掌握。

这次公开审理过程中，有一件事十分怪诞滑稽，流传到现在：法官为了满足大众而提交的路易·夏尔的证言记录。法官得意地陈述说，有一项告发，说安托瓦内特为了操控未来的国王，对年幼的儿子进行过性虐待。然而旁听席听完一片沉默，法官才发觉自己这么做是个败笔。在场的人们不仅没有表现出对原王后的怒不可遏，任谁都不相信这样的假话。不仅如此，法官还催促安托瓦内特赶紧回答。她以下面这段话进行反击后，更令法官蒙羞：“我回答不上来，对于这种针对我作为母亲身份的诽谤，我当然可以拒绝做出任何回应。我想问问在场所有做母亲的人，我应该如何回答呢？”

安托瓦内特的心里，除了对卑劣的革命方竟然逼孩子说出这种话的愤怒，此时一定也为儿子路易·夏尔感到难受。但是，她也和自己母亲一样，“早死早超生”。因为太子后来立即如动物一般被关进圣殿塔中的狭小牢房里，度过了两年极度孤独的时光，受身体病痛与精神折磨的双重影响，年仅10岁就夭亡了（对小孩子不可能会采取如此非人道的行径，很长一段时间都说这个凄惨的小孩儿不是他。然而2000年通过DNA鉴定技术，确认就是太子本人）。

没有送达的最后一封信

两天的审理，安托瓦内特唯一认罪的，就是关于小特里亚农宫的建设费用。预算不断超支的情况，由于呈堂证供无法否认，但再怎么说都不可能成为被判死刑的理由。即使如此，判决却还是死刑（因为之前早就做出决定了）。宣判时间为1793年10月16日凌晨4点，当天中午正式处刑。听到宣判时，她面无表情。

安托瓦内特昂首挺胸地在旁听席前面走过，但一出法庭，一个踉跄站都站不稳，被宪兵扶了起来。有相关研究者解释道，当时安托瓦内特是因为出乎她意料的死刑宣判而受到了打击。我觉得并非如此。在贫血、身体状况极差的前提下，连续两天超过12小时在法庭上坚持，所以一走到昏暗的走廊，头晕眼花就站不稳了。她自己也是这么和宪兵说的。原本一开始被关进古监狱的时候，她就做好了被判死刑的准备。


1
2
3
4
5

《法庭上的安托瓦内特》
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1797—1856，法国画家），纽约，福布斯收藏馆
我，接受自己的命运

1.19世纪法国学院派画家德拉罗什所作的历史画。如其一以贯之的风格，一边详细调查记录一边创作的作品

2.头发并没有处理为全白，而是展现了她原来的年轻样貌

3.各式各样的旁听者，有高举拳头的人，也有流露同情目光的人

4.只在安托瓦内特一个人身上打光

5.极其自然的站姿，使人感受到她的气度。此时，她已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回到单人牢房，作为最后的愿望，她被允许拿到了笔和纸。于是她给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刚才收到了判决结果，不是不光彩的死法。那种结果，一般犯罪的人接受也就接受了。对我来说，却意味着终于可以再见到你哥哥了。""与良心不受谴责的人一样，我也相当平静。"信以这样沉着的叙述开头，写到后面，却如泣血哭诉一般："永别了，我善良温柔的妹妹！希望这封信你能收到！请一定不要忘记我！你，还有我可怜的孩子们，我想紧紧拥入怀中！上帝啊，与孩子们永远分离，是多么撕心裂肺的痛啊！永别了！永别了！"

正如她担心的那样，这封信并没有送到伊丽莎白手里。而且，伊丽莎白也在第二年被送上了断头台（只有女儿玛丽·泰蕾兹幸存了下来）。

留下传说

反王派对安托瓦内特恨之入骨。国王在受刑前一天还可以见到家人，以保持着对国王应有的敬意；送往刑场的路上，所乘坐的马车，窗帘也是拉下来的。而对于安托瓦内特，反王派想着法子让她受屈辱。

首先，禁止她穿上丧服，指示她换上平时穿的白色衣服，而且要在男宪兵的面前更衣。接着，为了使断头台上的刀刃不滑位，把她的头发剪到短到不能再短的程度（照现在的说法，等于是剃光头），双手也被绑在身后。国王处刑时应该没被绑住，安托瓦内特也进行过反抗，但反王派哪会同意呢，甚至还故意绑得更紧了。

让她乘坐的也是脏脏的货运马车，而且为了使围观人群能清楚地看到，还让她背向坐着。被如此过分地对待，她依然一脸坚毅。大卫把当时的场景，生动地画入了素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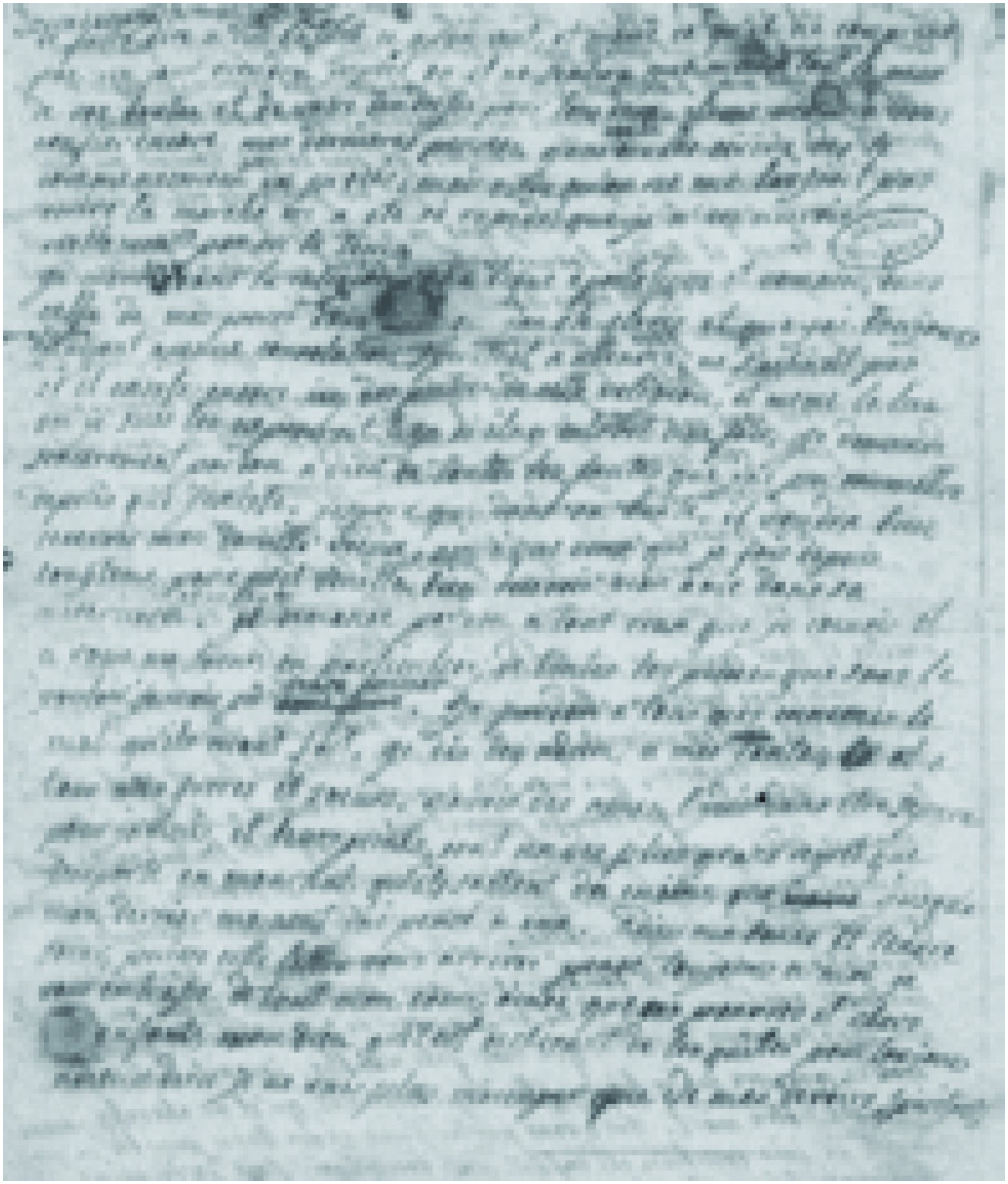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束发带和衬衫（右）（巴黎，卡纳瓦雷美术馆馆藏）

由女儿玛丽·泰蕾兹保管着

为了延长给安托瓦内特带去的痛苦，马车慢慢悠悠地在市内绕着远路前行。当时的她，对于几百年来受到虐待的民众来说，就是用来发泄怒火的出口。她既是来自敌国的间谍，同时也是波旁王朝统治的象征。谁都看得出来，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她才会被惩罚。然而，当复仇之火燃烧过旺，民众的丑陋本性，也已经暴露到不堪入目。

大约15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个巴黎女人做了纳粹高官的情妇并生下私生子，她被剃了光头后，把婴儿紧紧抱在怀中，在民众的辱骂声中穿行于街道。当时的样子，被人拍下了照片。她，究竟是因何才会生下敌国德国人的孩子呢？为了钱，还是出于爱？不得而知。但是，就好像是她一个人挑起战争事端，将纳粹引入法国似的，受尽欺

负，遭人勒索，被人侮辱。有安托瓦内特的“历史重演”般遭遇的人，实在太多太多。



1793年10月16日凌晨4点，玛丽·安托瓦内特给国王妹妹伊丽莎白写的信（复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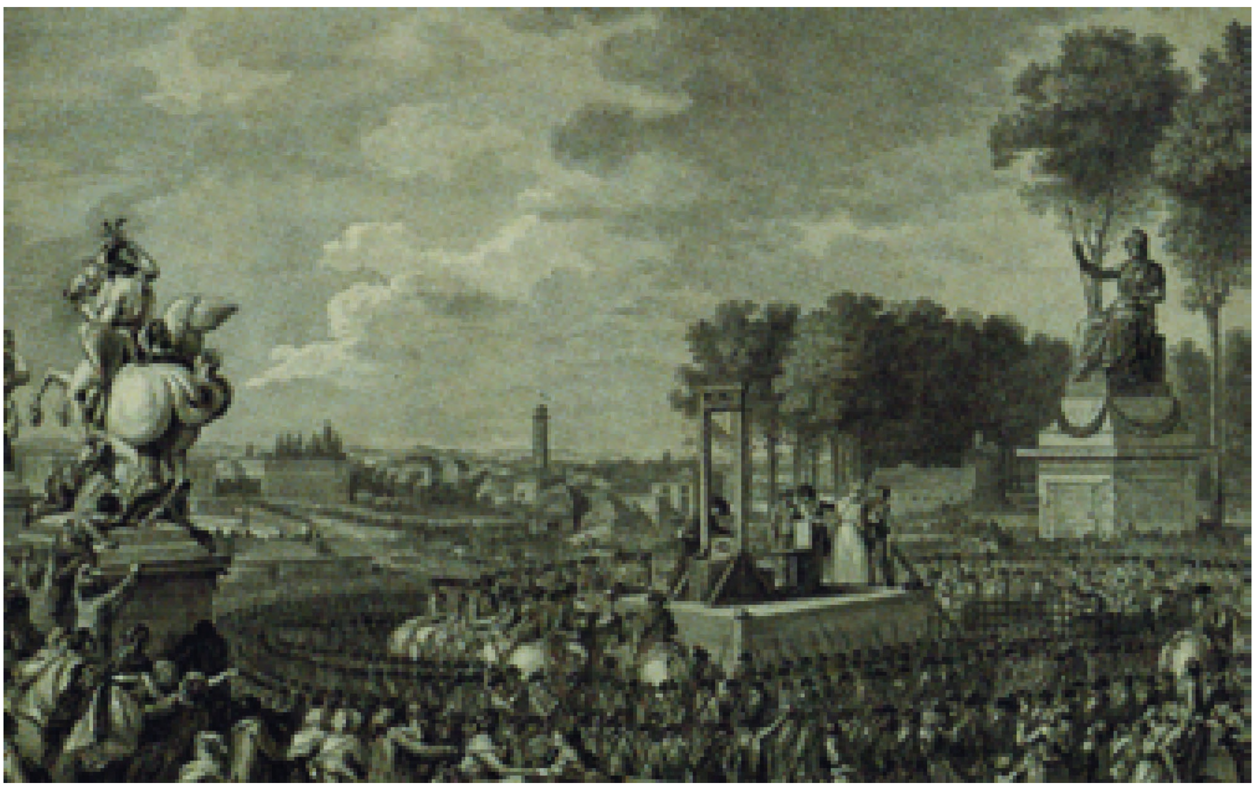
马车终于抵达了协和广场。断头台周围，聚集有一万多名围观群众。安托瓦内特踩着掷地有声的步伐登上台阶，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还说了句“对不起”。可能是她突然暴瘦的关系，据说当时一只鞋子松脱了，一只脚光着，就像掉了一只鞋的灰姑娘。



雅克·路易·大卫，《玛丽·安托瓦内特最后的肖像》（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

直到最后的最后，都留下了传说。对这个玛丽·安托瓦内特，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呢？

对于《小公主》的作者那样，处在实行等级制时代的人，安托瓦内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殉教者；对于与安托瓦内特同时代的革命派来说，她就是不折不扣的国家敌人；对于后世的女权主义者，安托瓦内特因其为女性，才成了替罪羊式的受害者。而对于生在“人生来平等”的社会中的我们来说，理所当然地行使所谓神授之权，所持信念、所有言行都觉得自己与平民的价值是不同的，这样的想法着实无法理解。应该支持还是否定她呢？应该只把她看作是个奢侈豪游的愚蠢女人，还是同情她作为悲剧王后的角色呢？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处刑，1793年10月16日》（凡尔赛宫美术馆馆藏）

这些问题，我希望各位也思考一下。在世界史上成为特大话题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没有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人，会发生什么……

她被称为“洛可可玫瑰”，身为凡尔赛宫女主人而君临这个美丽世界

之后，形势突然扭转，彻底沦为被人侮辱的角色，甚至被送上断头台斩首。真是明暗强烈的落差。同一个人身上经历了如此鲜明相悖的世界，这样的王后空前绝后。被人爱过、为人憎恨，被视为殉教者，法国大革命真正的敌人，这，就是安托瓦内特。然而，正是这样的她，也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华丽点缀。正如茨威格所言，一个平凡女性经过命运的历练，变成了一名“伟大”人物。

没有安托瓦内特的法国大革命如同没有龙马的幕府末期，将会多么缺乏魅力啊。本是位普通的公主，却被百姓比拟为哈耳庇厄。燃情于浪漫之恋，被朋友背叛，出卖国家，然后接受注定失败的命运。38年的人生，最后在一摊血泊中终结。

这，就是她成为超于善恶、令人无法忘却的王后的理由吧。



王后登上断头台时脱落的鞋子（卡昂美术馆馆藏）鞋垫



鞋垫

上面写着“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上死刑台的不祥之日所穿的鞋子。这只鞋子被王后穿着穿着脱落了之后，正巧被某人捡到，立刻被盖尔农-朗维尔伯爵买下”



凡尔赛宫中王后的居室

镜子前面放着普瓦索所作的安托瓦内特胸像



装有玛丽·安托瓦内特与路易·夏尔头发的挂饰（巴黎，卡纳瓦雷美术馆馆藏）

玛丽·安托瓦内特年谱略表

公历	事项
1755 年	
11 月 2 日	玛丽、安托瓦内特出生
1769 年	
6 月 7 日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正式向奥地利提出孙子太子与安托瓦内特的婚约
1770 年	
4 月 19 日	在维也纳由代理人举办结婚仪式
5 月 7 日	安托瓦内特前往法国的“交接仪式”
5 月 14 日	与法国太子及王室成员们的初次见面
5 月 16 日	凡尔赛宫举行结婚典礼，歌剧院举办庆祝宴会

公历	事项
1773 年	
6 月 8 日	太子与太子妃入驻巴黎
1774 年	
5 月 10 日	路易十五去世
5 月 24 日	新国王赠予安托瓦内特小特里亚农宫领属地。其间，菲尔森在凡尔赛登场
1775 年	
6 月 11 日	路易十六加冕大典
1777 年	
4 月	哥哥约瑟夫二世访问凡尔赛。此时，他对这对夫妇的关系给予了忠告
1778 年	
8 月 25 日	菲尔森再访凡尔赛，由安托瓦内特亲自迎接入宫
12 月 20 日	大女儿玛丽・泰蕾兹出生
1780 年	
8 月 1 日	在小特里亚农宫剧场初次登台
11 月 29 日	母亲玛丽亚・特蕾西亚逝世
1781 年	
10 月 22 日	太子路易・约瑟夫出生
1785 年	
2 月 1 日	罗昂枢机主教将“王后的项链”交给德拉莫特伯爵夫人

公历	事项
3 月 27 日	二儿子路易 · 夏尔出生
8 月 15 日	罗昂枢机主教因“项链事件”被逮捕
8 月 19 日	在小特里亚农宫上演《塞维勒的理发师》。这是该剧场最后一次演出
1786 年	
5 月 31 日	“项链事件”做出判决
7 月 9 日	二女儿玛丽 · 苏菲出生
1787 年	
6 月 18 日	玛丽 · 苏菲夭折
1788 年	这段时间，与菲尔森关系密切
1789 年	
5 月 5 日	在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
6 月 4 日	第一任太子路易 · 约瑟夫去世
6 月 17 日	以第三者身份在国民议会上发言
6 月 20 日	“网球场誓言”
7 月 14 日	攻占巴士底狱
10 月 5 日	巴黎民众为了要面包，上凡尔赛游行
10 月 6 日	国王一家被带到巴黎，住进杜伊勒里宫
1790 年	
2 月 20 日	哥哥约瑟夫二世去世

公历	事项
1791 年	
4 月 2 日	米拉波伯爵去世
6 月 20 日	国王一家逃亡到瓦雷讷，以失败告终
9 月 14 日	国王向宪法宣誓
10 月 1 日	开设立法议会
1792 年	
2 月 13 日	菲尔森最后一次访问杜伊勒里宫
3 月 1 日	哥哥利奥波德二世去世
4 月 20 日	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8 月 13 日	君主王权废止，国王一家被移送至圣殿塔
9 月 3 日	好朋友、原女官房长官朗巴勒公爵夫人被杀害
9 月 21 日	国民公会召开；废止君主政体，发布共和国宣言
12 月 11 日	开始审判路易十六
1793 年	
1 月 21 日	路易十六被处决
3 月 10 日	设置革命法庭
7 月 3 日	太子路易・夏尔从安托瓦内特身边被带走
8 月 2 日	安托瓦内特被移送至巴黎古监狱
10 月 12 日	预审安托瓦内特
10 月 14 日	公开审判
10 月 16 日	在革命法庭做出判决后，执行死刑

本书登场人物介绍

■法国公主玛丽·阿德莱达（Marie Adélaïde de France，1732—1800）

路易十五与王后玛丽·列辛斯基（Marie Leszczyńska）的四公主。和五公主维克图瓦（Marie-Louise-ThérèseVictoire de France，1733—1799）、六公主苏菲（1734—1782）一样终生未婚，一直住在凡尔赛宫。父王驾崩后，三姐妹搬到贝尔维尤居住。大革命爆发，亡命至罗马（苏菲在大革命发生前已病逝）。

■阿图瓦伯爵（Comtes d'Artois，1757—1836）

路易十六、路易十八的弟弟。大革命一开始便逃往国外。作为第一名亡命贵族反抗革命，支持《皮尔尼茨宣言》，前往支援王党派叛乱（“旺代叛乱”）但遭遇失败。王权复辟之际回到法国，对路易十八钦定的《宪章》表示反对，成为激进王党派的首领。路易十八死后即上位，成为夏尔十世（在位时间：1824—1830）。七月革命时被逐下王座。

■女沙皇伊丽莎白（Елизавéта I Петрóвна，1709—1761）

俄国女沙皇（在位时间：1741—1761）。彼得大帝的三女儿。她受近卫兵支持，通过武装政变成功即位。恢复元老院，确定官僚制，推进商业，强化农奴制。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中与奥地利结盟参战。

■奥地利伊丽莎白皇后（Elisabeth Amalie Eugenie，1837—1898）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和巴伐利亚公主卢德维卡的二女儿。她的表哥、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对其一见钟情，遂成婚。身为美貌皇后虽然声名在外，但由于不习惯宫廷生活，总是借称生病疗养四处旅行，逃离维也纳。她非常喜欢当时奥地利帝国隶属地之一的匈牙利并前往访问，也受到匈牙利人的欢迎、崇拜。于是她正式承认匈牙利独立并促成了奥匈帝国的建立。身兼奥地利皇后和匈牙利王后双重角色，她反而受到外界欢迎。后在旅行时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身亡。

■伊丽莎白·波旁夫人（Élisabeth of France，1764—1794）

路易十五的太子路易·斐迪南的小女儿，路易十六的妹妹。热爱法国，羡慕哥嫂，拒绝所有他国的提亲而坚持单身，25岁时就卷入了法国大革命。但她并没有选择逃命，而是和哥哥一家一起被幽禁于圣殿塔，照顾一家人，教孩子们学习。1794年，她在革命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即日行刑。

■考尼茨-里特贝格亲王（Wenzel Anton Furst Von Kaunitz-Rietberg，1711—1794）

奥地利政治家。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担任外交官，曾在亚琛和平谈判上掌权，为了制压普鲁士，想出联同俄国以及15世纪以来处于传统敌对关系的法国结为同盟的对策。此举获得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承认，1750年亲任巴黎大使。这次外交革命以《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为标志，奥地利与其宿敌法国结盟，改变了欧洲政治格局。内政方面，支持诸项启蒙性改革，帮助充实国力，培育文化。

■查理六世（Karl VI，1685—1740）

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711—1740）。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与波旁家族的菲利普争夺过王位。哥哥约瑟夫一世死后，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而放弃西班牙王位。通过

《乌得勒支条约》获得南尼德兰和那不勒斯属地。由于没有男性子嗣，宣布了让大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奥地利王位的《国事诏书》（Pragmatische Sanktion）。虽然获得了列强的承认，但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消耗太多国力，后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败北，连新领土那不勒斯王国也一并割与波旁家族。他嗜好音乐、艺术，是巴洛克时代最后一代君主。

■卡洛斯二世（Carlos Ⅱ，1661—1700）

哈布斯堡家族最后的西班牙国王（在位时间：1665—1700）。腓力四世的儿子。4岁即登上王位，由母后实际主政。长大后由于身心状态都无法亲政，无能亲信致使政治局面一片混乱，使国力越来越弱。因此，成了颇有领土扩张野心的法国路易十四的牺牲品，接连失去领土。而且他是在没有继承人的前提下去世的，引发导致欧洲分裂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爆发，这也是西班牙王朝没落的决定性原因。

■卡洛斯四世（Carlos IV，1748—1819）

西班牙国王（在位时间：1788—1808）。卡洛斯三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那不勒斯，与帕尔马公爵的女儿玛丽亚·路易莎结婚。法国大革命爆发期间，由于缺乏统整国内混乱局面的政治能力，把国政要务交给臣下处理。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西班牙海军全员被歼灭，签订了允许拿破仑军队入侵伊比利亚半岛的密约，使国民众怒，引发阿兰胡埃斯暴动。在拿破仑施压下退出王位。

■卡洛纳子爵（Vicomte de Calonne，1734—1802）

1783年接任内克尔就任财政总监。一开始认为消除财政赤字而增税不可能实现，采取散漫的公债政策后失败。1786年设立了以向特权阶级课税为目的的十八条财政改革计划，却由于此举会明显贬损特权身份的利益，未得到承认而被孤立。1787年4月辞职。大革命一爆发便迅速逃

往英国。

■乔治二世（George II of Great Britain，1683—1760）

英国汉诺威王朝第二代国王（在位时间：1727—1760）。在位时，英国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特别针对法国积极作战，增强了国力，但实际施行政策的是首相等重要大臣。治理期间，内阁、议会组织壮大，王权逐步萎缩。其妹妹索菲·多罗西娅成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王后，生下了腓特烈二世。

■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在位时间：1625—1649）。詹姆士一世与丹麦公主安妮之子。与父王一样信奉君权神授，无视议会，一意孤行实行专制政治。因此招致议会的反抗，造成内战，最后成为人民公敌而被处死。

■杜巴利夫人（Comtesse du Barry，1743—1793）

本名玛丽·让娜·贝库。19岁起跟随在名为让·巴蒂斯特·杜巴利的贵族身边，后被黎塞留公爵发掘，成为路易十五的情妇。想要变成正式的情妇，必须与贵族成婚。于是她与杜巴利的兄弟成为名义上的夫妻，以杜巴利伯爵夫人的身份进入宫廷。路易十五一去世，她就被逐出凡尔赛宫。大革命期间她被怀疑为反革命，被逮捕后处死。

■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1732—1804）

出生于西班牙，活跃于巴黎的金融家、政治家。日内瓦新教徒家庭出身，到巴黎后成功发迹，成为银行家。1777年晋升为财政总监。为了填补财政赤字，采取公债政策，也尝试过改革课税方式，但由于法国向美国独立战争增援等原因，财政状况恶化。陷入僵局的最后，内克尔公开发表了当时的国家财政实情，于1781年辞任。由于愈演愈烈的财政困

局，又再次被国王召回继续聘用，1788年8月成为国王的首席顾问。对于第二年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计划修正对第三等级在规定人数以及表决方式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却遭到贵族、宫廷反对，1789年7月被罢免。此举引发民众强烈愤怒，成为攻占巴士底狱的导火索。于是，国王不久便又让他复职，而此时法国的财政状况已无可挽救，内克尔在1790年退出公职。

■法里内利（Farinelli，1705—1782）

意大利阉伶歌手。出生于博洛尼亚，原名卡洛尔·玛利亚·布罗斯基（Carlo Maria Broschi）。被誉为音乐史上最著名的阉人歌唱家。师从名师尼科拉·波波拉，1720年正式出道。超群的歌唱技艺和美貌使他一举成名，主要在维也纳和伦敦演出。1737年被邀请到马德里，成为腓力五世（Felipe V）的王室御用歌手，据说为国王夜夜笙歌。1771年回到博洛尼亚，教授羽管键琴。亦有歌剧作品。

■菲尔森（Hans Axel von Fersen，1755—1810）

全名：汉斯·阿克塞尔·冯·菲尔森。瑞典名门望族，王室顾问官的儿子。他遵从当时贵族社会的习惯，为了拓宽见识，花三年时间游历欧洲各地，掌握了作为国际人士的素养。巴黎社交界活动期间，在1774年1月30日的歌剧院假面舞会上，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相遇。1780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作为法国派遣军团副官参战。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也参与了国王一家的瓦雷讷逃亡计划、王后亡命计划，为救出安托瓦内特尽心尽力，却都未获成功，在失意沮丧中回到瑞典。1810年，瑞典太子突然死亡，菲尔森身背暗杀嫌疑，被群众虐杀。

■弗朗茨一世（即位前名为弗朗茨·斯蒂芬，FranzⅠ，1708—1765）

洛林公爵利奥波德·约瑟夫的次子。由于自己的哥哥夭折，随即成

为王位继承者。母亲是路易十四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菲利普的女儿伊丽莎白·夏洛特。父亲这边的曾祖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多三世。他与玛丽亚·特蕾西亚是姑表兄妹关系。与玛丽亚·特蕾西亚成婚后，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弗朗茨一世（在位时间：1745—1765），但却不得不将家族领地洛林公国割让给法国。政治、军事事务全权交给玛丽亚·特蕾西亚掌管，他自己善于理财，成功还清了奥地利帝国的欠债。

■弗朗茨二世（FranzⅡ，1768—1835）

最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792—1806）。作为奥地利帝国第一位皇帝，称为弗朗茨一世（在位时间：1804—1835）。由于父亲利奥波德二世发表的《皮尔尼茨宣言》，即位后不久，1792年4月，法国大革命政府向奥地利宣战。自此，法国大革命战争爆发。之后在拿破仑战争中败北。1804年，将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隶属地合并为奥地利帝国。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他把女儿玛丽·路易丝嫁给拿破仑，以和亲方式意图保住自己的帝国。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也作腓特烈二世1712—1786）

普鲁士国王（在位时间：1740—1786）。一方面在内政上，减轻赋役、保护农民，改善裁判司法，整修道路设施，振兴产业；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中与各列强战斗，还参与了“第一次瓜分波兰”行动，努力振兴普鲁士帝国。他是开明专制君主的典型人物。在学问、艺术领域也非常开明，在柏林郊外建造了凝萃洛可可格调精髓的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并邀请伏尔泰前往休憩。

■普罗旺斯伯爵（Comte de Provence，1755—1824）

路易十六的二弟。大革命初期采取的是容许革命的态度，哥哥瓦雷讷逃亡事件发生后，他也逃亡国外。他和弟弟阿图瓦伯爵会合后辗转欧

洲各地，集结王党派势力，开展反革命运动。1814年王政复辟期间使波旁家族复活，并即位为路易十八（在位时间：1814—1824）。与英、普、奥等国签署《巴黎条约》，发布钦定宪法的《宪章》，建立君主立宪制。

■博马舍（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1732—1799）

法国剧作家。他充满才气，以讽刺风格描写贵族阶级的蛮横。代表作有《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后者由莫扎特改编为歌剧。

■勃利伯爵夫人（Comtesse de Polignac，1749—1793）

她18岁与勃利伯爵结婚。所在家族自古以来一直服侍着波旁家族。由于家门衰落、生活贫穷，因此很懂得讨安托瓦内特的欢心，获得独宠。她外表美丽，加上社交能力强，在宫廷中很有权势，一年获得的赏赐金约为50万里弗。包括丈夫在内，她给整个家族都谋得了官职，从此家门兴旺。她的阶位也从伯爵升至公爵。她是少数被安托瓦内特邀请至小特里亚农宫的人之一。大革命爆发后，她立刻逃亡奥地利。安托瓦内特被处刑的同一年，她在维也纳病逝。

■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

出身于巴黎中产阶级家庭。她因其聪明才智和美貌纤柔的形象，在社交界非常出名。23岁成为路易十五的情妇。原名为珍妮-安托瓦内特·普瓦松（Jeanne-Antoinette Poisson）。她代替政治上无能的国王介入国政，之后实现了被称作“外交革命”的与奥地利的结盟。她为国王深深信赖与爱护，拥有多处宅邸、领地，获得了大量金钱，将优雅的洛可可风潮发扬光大。与启蒙思想家交往颇深，庇护了许多文化人，奖励文化艺术，并建议创建国立塞夫勒瓷器厂。

■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女王（在位时间：1740—178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长女。父亲死后，根据哈布斯堡家族家训即《国事诏书》，她一并继承了所有家族领地。后因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入侵领土以及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伯特提出的继任要求，她不得不直面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她通过承认匈牙利贵族的特权而接受援助，获得英国和荷兰的支持，缔结和平条约，确保了除西里西亚之外的全部世袭领地，以及丈夫弗朗茨一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她战后在国内推行改革，外交方面则成功与长年以来的宿敌法国结为同盟，转而把矛头对准英国。她育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内的16个子女。丈夫死后，她与长子约瑟夫二世携手统治国家的过程中，通过减轻赋役，推出了农民保护、教育制度、法制改革、产业培育等方面的启蒙性政策，为近代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玛丽·路易莎（Maria Luise von Österreich，1751—1819）

帕尔马公爵菲利普一世（路易十四的曾孙）与路易十五的女儿路易丝·伊丽莎白所生的二女儿。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王后。她13岁嫁人的时候，在位的王太后婆婆已经去世，因此她立刻站上了马德里宫廷女主人的位置。她把身为国王的丈夫玩弄于鼓掌之间，让自己的宠臣戈多伊升为宰相执掌国政。她所推崇的亲法外交政策，使西班牙陷入末路。由于其长相丑陋、品质恶劣，以“粗野王后”的形象留名后世。

■玛丽·泰蕾兹（Marie Thérèse Charlotte de France，1778—1851）

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长女。10岁时遭遇法国大革命，与家人一同被幽禁于圣殿塔。1795年，与作为奥地利俘虏的5名法国要员做交换，才被释放。之后她受到哈布斯堡家族的保护。1799年，她与昂古列姆公爵（阿图瓦伯爵的儿子）结婚。拿破仑战败后，她和路易十八

（普罗旺斯伯爵）一起回国，却在七月革命中不得不再次逃命，辗转于诸国，居无定所，度过余生。

■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重农主义经济学者。他是作家、记者、政治家。他是贵族出身，作为自由主义贵族收获了很高的人气，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其雄辩之姿令其成为国民议会领头羊之一。他反对革命激进化，支持君主立宪制。1790年年末开始，他私通宫廷，从国王那里收受津贴，以偿还自己的欠债。最后他因生活放荡和过度疲劳而突然死亡。

■梅西伯爵（le Comte de Mercy，1727—1794）

他的全名是弗洛里蒙·克劳德·德·梅西-阿让托（Florimond Claude de Mercy-Argenteau）。他在奥地利的领地尼德兰出生，是英国大使的儿子。为了巩固奥德的同盟关系，他促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法国太子的婚事。他深受玛丽亚·特蕾西亚信任。安托瓦内特与法国太子成婚后，他依然待在法国，以扶持安托瓦内特，在背后默默支持她。安托瓦内特被处刑后，他作为英国大使前往伦敦，在当地没待多久便去世。

■约瑟夫二世（JosephⅡ，1741—1790）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765—1790）。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长子。作为开明专制君主，他努力推进奥地利近代化。他不顾母亲反对，接近崇拜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进行“第一次瓜分波兰”行动，增加了领土面积。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中，他遭弗里德里希二世反对。母亲死后，他发布宗教容许令、农奴解放令，改革土地征税制度等，尝试推出积极的政策，但招致诸领属联邦贵族们的反对。他在外交方面也总是状况频发，如比利时叛乱、匈牙利反抗。对法国大革命，他一直是反对的。最后病逝。

■拉斐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1757—1834）

法国军人、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英雄。作为自由主义贵族，他赞成法国大革命，起草了《人权宣言》。但他到底还是君主制支持者，目的在于建立君主立宪制。他率领斐扬派与雅各宾派对立，逃亡到奥地利。之后他帮助路易·菲利普，积极参与七月革命。

■德拉莫特伯爵夫人（Comtesse de la Motte-Valois，1756—1791）

项链事件主谋。她自称是法国旧王族瓦卢瓦家族的后裔，全名为珍妮·德拉莫特-瓦卢瓦（Jeanne de la Motte-Valois）。她不仅欺骗罗昂枢机主教让其购买项链，还私吞了这条项链和购置款。要求付款的宝石商人起诉后东窗事发。但那时项链已被拆解，并被欺诈团伙分了赃，早已消失。虽然法庭裁决其有罪、惩罚鞭刑，并且判处她终身监禁，但之后由于民众们的同情呼吁，她逃往了英国。

■朗巴勒公爵夫人（Duchesse de Lamballe，1749—1792）

出身于意大利都灵的萨伏依贵族。17岁与朗巴勒公爵路易·亚历山大结婚，婚后第二年，两人生死相别。这位年轻漂亮的寡妇，比玛丽·安托瓦内特年长6岁，在宫中受宠并被任命为宫廷女官房长官。她深受王后信赖，虽然15年间每年都能得到15万里弗的赏赐，但她的社交能力欠缺，后来还是被拉下了马。大革命爆发后，她对国王一家鞠躬尽瘁，入狱后拒绝签署肯定大革命的文书，在“九月大屠杀”事件中，她被群众残忍杀害，下场凄惨。

■路易·夏尔（Louis XVII，Louis-Charles de France，1785—1795）

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次子。哥哥路易·约瑟夫病逝后，成

为太子。大革命爆发后，他与家人一同被幽禁在圣殿塔。1793年1月21日，父亲路易十六被处刑，因此他在7岁10个月时被宣布成为路易十七。之后按照国民公会的命令，为了让他变为激进的共和主义者，被带到雅各宾派的鞋店老板西蒙那里接受再教育。母亲安托瓦内特被处刑之后，夏尔被单独关在房间受人监视、被人虐待，最后病死。

■路易·约瑟夫（Louis Joseph Xavier François de Boubon，1781—1789）

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第二个孩子，也是长子、太子。因患脊椎骨疠，他在三级会议期间去世，年仅7岁半。

■路易十四（Louis-Dieudonne，1638—1715）

4岁登基（在位时间：1643—1715），法国宰相马扎然死后，从23岁开始亲政，在许多对外侵略战争中不断扩张领土。内政方面，他建造了凡尔赛宫，推行财务长官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政策，完成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被世人称为“太阳王”。第一位妻子玛丽·泰蕾兹，是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长女。1700年，他认为如果无子嗣的卡洛斯二世（玛丽·泰蕾兹同父异母的弟弟）去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就会灭亡。他主张赋予自己孙子腓力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并使其即位为腓力五世。但是，对此并不认可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和英国、荷兰组建同盟，引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

■路易十五（1710—1774）

路易十四的曾孙。5岁便继承王位（在位时间：1715—1774），但对政治并不热心。即便由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主持的摄政时代结束，他还是把政务交托大臣操持，还允许情妇介入政治。七年战争中败给英国，失去了印度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宫廷里洛可可文化盛行，但国家财政开始出现状况，导致自己的王权越来越弱。

■路易十六（Louis-Auguste，1754—1793）

路易·奥古斯特，路易十五的孙子。由于两个哥哥和父亲早早去世，他便成为太子。他15岁时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19岁登基（在位时间：1774—1792）后施行仁政，但不擅长应对革命形势。因罢免财政长官内克尔一事，诱发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事件。又因瓦雷讷逃亡事件，彻底失去国民支持，被追究谋反罪而受刑。

■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Ⅱ，1747—1792）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三儿子。父亲弗朗茨一世去世后，他继承托斯卡纳大公之位。无子嗣的哥哥约瑟夫二世去世后，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790—1792）。法国瓦雷讷逃亡事件发生后，他通过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会面，并发出了牵制法国大革命的《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以求欧洲诸国共同行动。这份共同宣言，谴责革命政权的非正统性，刺激到了法国国民，成为诱发第二年革命战争的主因。

■罗昂枢机主教（1734—1803）

比起做好身为圣职者的义务，他的放荡生活更为出名。他还抱有想做宰相的野心，而正是这一点被德拉莫特伯爵夫人利用，卷入了“项链事件”之中。他通过垫付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项链购置金才得以改善和王后之间的关系，坚信自己可以就任财政总监了。他在法庭上被判无罪并且获得大众支持，却被路易十六流放到国外。

主要参考文献（日文图书）

- 《玛丽·安托瓦内特》［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著，中野京子译，角川文库］

-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伊夫琳·利弗（Evelyne Lever）著，由加里译，创元社］

- 《玛丽·安托瓦内特》［埃莱娜·德拉莱克斯（Hélène Delalex）等著，岩泽雅利译，原书房］

- 《玛丽·安托瓦内特》［安东尼娅·弗拉泽（Antonia Fraser）著，野中邦子译，早川文库］

- 《图说法国大革命》（芝生瑞和福编，河出书房新社）

- 《凡尔赛宫的历史》［克莱尔·康斯坦斯（Claire Constans）著，远藤由加里译，创元社］

- 《住在凡尔赛宫》［威廉·里奇·牛顿（William Ritchey Newton）著，北浦春香译，白水社］

- 《卢浮宫美术馆展览》（展览会图录，朝日报社）

- 《18世纪巴黎生活杂志》［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著，原宏编译，岩波文库］

- 《凡尔赛宫春秋》［雅克·勒夫龙（Jacques Levron）著，金泽诚编译，白水社］

- 《名画之谜：哈布斯堡家族的12个故事》（中野京子著，光文社新书）
- 《名画之谜：波旁王朝的12个故事》（中野京子著，光文社新书）
- 《瓦雷讷逃亡》（中野京子著，文春文库）
- 《看画了解法国大革命》（多木浩二著，岩波新书）
- 《看画了解巴黎时尚史》［阿尔贝·罗比达（Albert Robida）著，北泽真木译，讲谈社学术文库］
- 《哈布斯堡家族》（菊池良生著，NATSUME社）
- 《哈布斯堡家族的光芒》（菊池良生著，筑摩文库）
- 《哈布斯堡帝国衰亡史》［阿郎·斯基德（Alan Sked）著，铃木淑美、别宫贞德译，原书房］
- 《世界遗产之法国历史巡旅》（松本慎二著，朝日新闻出版）
-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悲运王子》（川岛留美子著，讲谈社+α文库）
- 《罗斯·贝尔坦》［米歇尔·萨波里（Michelle Sapori）著，北浦春香译，白水社］
-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宫廷画家》（石井美树子著，河出书房新社）
- 《路易十六》［让-克里斯蒂安·珀蒂菲斯（JeanChristian Petitfils）著，小仓孝诚监修，玉田敦子等译，中央公论新社］

- 《账簿世界史》［雅各布·索尔（Jacob Soll）著，村井章子译，文艺春秋］

- 《恋爱、奢华与资本主义》［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著，金森诚也译，讲谈社学术文库］